

釋宗金書



禪宗全書

史傳部十二

(12)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禪宗全書 / 藍吉富主編.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I. 禪… II. 藍… III. 禪宗—文獻—匯編 IV. 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 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 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9 787501 326020 >

本書原名為《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 (全 101 冊)

著者 藍吉富 主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指月錄 下

卷二十三～三十二

明・瞿汝稷
集

目次

指月錄（卷二十三—卷三十二）

卷二十三……………一五三七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古賢院謹禪師

卷二十四……………一六一九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廬山棲賢澄湜禪師

卷二十五……………一七三一

隆興黃龍慧南禪師——杭州淨土惟正禪師

卷二十六……………一八〇一

隆興黃龍祖心禪師——吉州隆慶慶閑禪師

卷二十七……………一八四一

潭州泐潭洪英禪師——清獻趙公

卷二十八……………一八六七

隆興黃龍悟新禪師——臨安廣福惟尚禪師

卷二十九……………一九五五

吉州禾山慧方禪師——舒州投子道宣禪師

卷三十……………二〇四五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無爲冶父道川禪師

卷三十一……………二〇九七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卷三十二……………二二三一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指月錄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腳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也。師作五位偈呈之曰。五位叅尋。

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惟有那吒第一機。舉曰。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鋟失卻威。徹拊手稱善。然師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簾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師擇之。而居。師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太守劉公昌言憾見之晚。時

洞山谷隱皆虛席。太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腳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又問。

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又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芝云。先師謂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大眾。子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師論三平三要語。皆具臨濟章。此則亦已見彼以大愚之妙喜拈語。故復列之此。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個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卻是你心行。問。大慈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

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鄭工部到。茶話次。鄭呈師偈曰。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曰。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云。擔枷過狀。師云。更不再勘。鄭云。兩重公案。師云。知卽得。鄭良久。師噓一聲。鄭云。文寶文寶。師云。在甚所在。鄭云。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噓他道淹滯。長老在此。師曰。是何言歟。鄭云。實。師云。也不得放過。鄭云。請師一偈。師云。不閑紙墨。隨示偈云。荒草尋幽徑。巖松迴布陰。幾多平學客。失卻本來心。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

何挂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卻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個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縉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

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
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
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八。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八。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
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叅。
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
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
見在。不可久立。珍重。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個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頌云。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寂音頌。十智同真面

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肇破三平作兩
 邊人天眼目載師與僧問答語僧問如何是一同一質
 師云綿州附子漢州薑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火官頭上
 風車子如何是三總同參師云萬象森羅齊稽首如何是
 四同真智師云鬼家活計如何是五同徧普師云石頭土
 塊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乞兒籬易滿如何是七同得失
 師云披毛戴角銜鐵負鞍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放汝命
 通汝氣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驢鳴犬吠啟團通如何是
 十同得入師云且居門外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鬼爭漆
 桶與誰同音吼師云風吹石白念摩訶作麼生同生殺師
 云猛虎入羊羣甚麼物同得失師云牛頭沒馬頭回阿那
 個同具足師云上座更欠個甚麼是甚麼同徧普師云孤
 奴白牯放毫光何人同真智師云認著依然還不是孰與
 總同參師云識得木上座也未那個同大事師云穿過關
 骸何物同一質師云舍元殿裏問長安幻寄曰梵音和雅
 令人樂聞人天眼目載師十八問汾陽云大意除實同
 默問難辨須識來意餘者總有時節言說淺深相度祇應
 不得妄生穿鑿彼此無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切須于細

省言錄

卷二十三 汾陽師

五

請益問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卽佛趙州云殿裏
底呈解問僧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道
者合如是察辨問僧問臨濟學人有一問在和尙處時如
何濟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便打投機問僧問天皇疑情
未息時如何皇云守一非眞偏辟問僧問芭蕉盡大地是
個眼睛乞師指示蕉云貧兒遇餓飯心行問僧問興化學
人卓白未分乞師方便化隨聲便打探援問僧問風穴不
會底人爲甚麼不疑穴云靈龜行陸地爭免拽泥蹤不會
問僧問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沙云汝聞偃溪水
聲麼僧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拈擔問僧問老宿世智辨聰
總不要拈出還我話頭來宿便打置問僧問雲門瞪目
不見邊際時如何門曰鑑故問問僧問首山一切眾生皆
有佛性爲甚麼不識山云識借問問僧問風穴大海有珠
如何取得穴云象罔到時光璨離婁行處浪滔天實問
問僧問二祖學人只見和尚是僧如何是佛是法祖云是
佛是法汝知之乎假問問僧問徑山者個是殿裏底那個
是佛山云者個是殿裏底審問問僧問老宿一切諸法本
來是有那個是無老宿云汝問甚分明何勞更問吾微問

問僧問睦州祖師西來當爲何事。州云：你道爲何事？僧無語。州便打。明問：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默問：問外道到佛處，無言而立。世尊云：甚多外道道云：世尊大慈大悲，令我得入。師復云：凡有學者，偏僻之間，或蓋覆將來，辨師家眼目，或呈知見，擎頭戴角，一一識之，盡皆打得，只爲當面識破，或貶或剝，明鏡當臺，是何精魅之敢現？何有妖狐能隱本形者也。幻寄曰：汾陽老人抽籠刺拔，顛頂楔一時間，畫彩虛空，設當時有聞其說，便出來問：如何是佛？且道是擎擔問，不會問，十八問中，那一問不該？莫是不可喚作借問問麼？方便呼爲佛響，莫是下可喚作偏僻問麼？你道佛外有甚麼響？一大藏教，詮不出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說，不到乃拈以問師家，豈特阜白未分，乞師方便，是心行問？若道不是，無言而立之默問，試道如何？是佛說了個甚麼？不可世尊良久，答外道：不問無言，不得也。學者須是自悟始得，不見汾陽老人道：莫祇恁麼詆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

并汾苦寒，師暫罷夜參，有異比。止振錫而至，謂

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師密
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
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
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
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
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
饌俶裝。告眾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口。某甲隨得。
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
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口。某甲

隨得。但和尚到處即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即立化於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

化跡出續燈及師語錄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禪師。

或稱唐明

叅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

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平偈曰。要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真無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

耶。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師辭首山。山以拄杖送師。師接得。有偈曰。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風。落在我掌。山云。莫相帶累。師打山一坐具。山曰。果然帶累。師云。今日捉敗這老漢。山云。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鄭工部入院。見法座。便問。是甚麼人位次。師云。老僧。部云。自家爭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爲賤。部云。真個。師云。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部云。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長老還有也。

無師以袖拂工部面部云。與麼則今日得清涼也。師云。且與後人作榜樣。茶話次。部云。汾陽有個昭禪師。愛看讀某甲酉一偈。師云。畧請見示。部舉云。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除。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部云。者賊師云。更不再勘。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腳。廣南廝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卻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楊侍郎李駙馬。與師問答。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達摩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

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
立命。師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泥剃頭。不復生子。師
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嶺。
師云。騎牛不著靴。廣慧璉云。進象倒戈。汾陽昭云。端身
裂面破。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
問。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叅知識。五十三員。慧遠
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峯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遮
大個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師云。水急魚
行。澀峯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師云。土上加泥。更一重。
李云。舌上覆金錢。師云。半夜歌樂動。誰是得知音。廣慧璉
云。歌謠。

滿路人皆望汾陽昭云看壁畫人笑妙喜云野干鳴師子吼

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

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

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師云不入蓮池浴嬾向雪山遊楊云

清涼山裏萬菩薩師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

遭野火師云口是禍門廣慧璉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昭云告天手捺地噓噓妙喜曰猢猻

背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

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

袖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楊云

狸奴白牯卻知有師云淹殺豕頭蒿李云月裏煮油鎗師

云石人腰帶。

廣慧璉云陳蒲鞋周金剛經陽昭云直撥又逢胡釘鉸妙喜曰小出犬遇

問尾

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卽喪身失命。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個消息來。師云。百雜碎。楊云。平生邪妄語。師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兔遭罾。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璉云。振錫下泥梨。汾陽昭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妙喜曰。自作自受。師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楊答云。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貼藥胡蘆拖鼠尾。穴門小窄轉難藏。師又答。千年桃核未聞。

香。幾度逢春難得嘗。靈龜曳尾除蹤跡。沙中抱子更難藏。
楊又答。五臺山裏有文殊。羅漢天台洞裏居。爲問子湖一
隻狗。何如興化一頭驢。師又答。忽聞師子吼。引出象王威。
把定聖凡路。誰人敢揚眉。擬議塵沙劫。動念隔千岐。瞬目
他方去。早已著灰泥。楊再答。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
夜三更雪。百鳥盡遭餓。果熟樹枝垂。鶯肥甌箪破。借問末
山尼。何如劉鐵磨。師再答。山高人難上。深海不見底。樵夫
漫踢鞋。漁父休誇水。言卻超百億。收來維摩詰。若覓同道
人。曠劫不相識。師作宗本頌。左顧右覷黃昏莽。鹵展手

回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楊云。正殺人時。努出頭。師云。兩腳捎空手。又胸。李云。左鬚右髮。隱文章。師云。名利已彰。天下去了頭。女子倒騎牛。師復云。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麼處。楊云。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師云。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李云。似犢牛兒。未用角時。師云。忙屈拳打令。師復云。教有明文。佛身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卽今在什麼處。楊云。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蓋子。師云。寬口布袴三尺杖。李云。河水一擔直三文。師云。只見

鼻頭津。不見頂後濕。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叅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問己事未明。以

何爲驗。師曰。開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
鐙。問。聞鐘聲。只有這個聲。爲復別有。師曰。腦後三斤。
師勘一僧曰。近離什麼處。僧曰。東京。師曰。你因甚口上破。
僧曰。和尚也須子細。師曰。七棒對十三。庫下喫茶去。師
與僧行路次。因見死人。僧便問。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師
曰。你斃。僧行。僧云。牛又無。行個甚麼。師云。你旣無牛。因甚
踏破腳。僧云。恁麼。卽親從葉縣來也。師云。莫亂走。師因
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
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

臥長空僧曰。唧便脫去。上堂良久曰。夫行腳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師到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山云。三番羯磨。師云。恁麼。卽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不和底事。作麼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山云。你因什麼眉鬚墮落。師便禮拜。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辨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飭筴菜入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

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有僧自汾州來。傳是舉道者。師倚拄杖曰。一朵峯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澗遶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同互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眾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師曰。鷲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總上路。作麼。僧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師曰。不要上座答話。試說看。

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紅。卽拂衣去。師曰。弄巧成拙。師住神鼎。以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

大陽。平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眾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僧侍立次。師問甚麼處坐。曰。後架裏坐。師曰。你向甚麼處舉話。曰。與主人公舉話。師曰。主人公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恁麼則不識主人公也。僧便喝。師不對。幻寄曰。石門不對。是肯伊不肯伊。僧問。若

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師曰。我向汝道。汝還信麼。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曰。這漆桶。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挂天下挂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語錄

作師問直歲。清涼堰從汝堰。忽遇洪水滔天時。堰得麼。曰。在裏頭。師曰。與誰同伴。歲無語。卻請師代。師曰。透過新羅。歲復問。和尚忽遇。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卻有洪水云云。與上同。

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

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猶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卽是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師住石門時。太守以私意管辱之。旣歸。眾僧迎於道左。首座趨前問訊曰。太守

無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削去。復湧如初。後太守全家死於襄州。又僧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無盡居士愛其語。而石門錄獨不載。二事皆妙喜親見無盡居士說。深山巖崖語。今載會元矣。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初依招慶真覺禪師。日事炊爨。有間誦經。真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真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師茫然無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漢。

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謁閩中尊宿。歷五十餘員。不能契旨。遂趨河南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個麼。師曰。這個是甚麼。盪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欄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妙云。你道念和尚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

處。師曰敲。甄打瓦。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蟇吞大蟲。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師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稱宗師。卻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示眾。佛法本來無事。

從上諸聖盡是捏怪強生節目。壓良爲賤。理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這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這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卻毛衫。做個灑灑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舉未了。師云。你若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云。未審作麼生會。師便打僧。擬議。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山僧

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爲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妙喜舉了。咄曰。好人。不肯倣。須要屎裏臥。景祐三年。歲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示寂。景德間。宗師爲高名士大夫所尊服。而又富有高壽。預知報謝師其冠也。

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垛。

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

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智門罕迴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鶻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卻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盃。

永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廬州圓通緣德禪師。混跡南昌上藍寺。宋齊止至僧眾趨迎。師閱經自若。止問看甚麼經。師舉經以示止。異之。遂知名。後主延至金陵。後居廬山之圓通。曹翰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汝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因警悚增歎。翰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因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師每領諸刹。無所事。去留惟頽然默坐。而學者自成規矩。平生著一

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著木屐。畱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來也。泊然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三夏。幻寄曰。德師說法。如雲如雨。世人不聞。以有耳聽也。無耳者。至今聞其雷音不絕也。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旋棄去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

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歛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可興洞上之宗。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乎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嚙呻。二句道得。師子返躑。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個消息。若不通得個消息。來朝便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

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乎。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塗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嘖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躑。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鑪燄上。絛絲縷。飄飄雲中。不點頭。師神觀奇偉。從兒稚中。卽日一食。住大陽。足不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

年。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辭眾。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畧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師初會下。有永割兩衲子。號稱奇傑。皆先師卒。及年八十時。歎無可繼洞宗者。乃以頂相及偈寄浮山遠公。使爲求法器。遠得投子青。俾續洞宗。語在浮山章中。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甯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乎。詰問鋒馳。機辯無敵。首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

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畱止五年。盡得其道。乃復徧叅。洞山聰禪師。每新到叅。便問。滙山水牯牛意作麼生。對者多不契。山旨。師到亦如前問。師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山曰。且來上座。師曰。未叅堂。師到大龍。爲知客。一日問曰。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卻。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師曰。這老漢。瓦解冰消。龍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眾。龍卻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冰消。師曰。轉

見敗闕龍作色曰。耐耐耐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
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腳。問羅
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曰。大
眾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眾。林下堂。卻令侍者請師至方
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
肯。林曰。你爲甚拂衣歸眾。師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
曰。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叅大愚。芝與雲峯悅遊最久。
後出世燒香。法嗣北塔。即智門有大龍。小師曰。何不與先師
燒香。師曰。昔僧問先師。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曰。山花開。

似錦澗水湛如藍。我頌此因緣。報他恩了也。雲峯悅知師。不嗣芝特過勘師。一日與遊山。次驀曰。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師拈起一莖禾示之。悅不肯曰。夢也未夢見在。師曰。你。不肯卽休。僧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六人新到相看。便問叅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嚮翠巖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棒。僧約住拄杖。拍師一拍。師云。未到翠

峯與你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曰：且在一邊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曰：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茶頭適來公案這裏。卽與麼堂中作麼生舉。僧無語。師打一坐具推出。師問新到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曰：蝦跳不出斗。僧曰：踔跳。師便打僧曰：更踔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作禮曰：觸忤和尚。師曰：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甚麼。僧曰：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棒。僧曰：有諸方在。師曰：你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僧曰：鼎州人。師曰：敗也。僧曰：青天白日。師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師以拄杖指

曰你擬踣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叅頭曰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曰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曰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眾者。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踣跳作甚麼者。云也不得放過師。云眞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者。擬議被師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問僧名甚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云某甲受戒來十

年也。師云。行腳費卻多少草鞋。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汝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旣在心目之間。爲甚麼不覩其相。師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曰。與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毘婆尸。佛早畱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曰。不得放過。僧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曰。夾山猶在。曰。和尚如何。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卻問如何。是翠峯境。曰。春至桃花亦滿溪。僧禮拜。師

曰。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檢得出。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
便下座。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旣知信之韜畧。
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劒刃未施。賊身已露。
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
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問聰道者。久叅事。
作麼生。道者曰。青天白日。師曰。亂走作麼者。便喝。師曰。喫。
棒者。擬舉手。師打一坐具。曰。你看這瞎漢亂與。師一日。
見僧來。拈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
師云。爲甚麼捧上不成龍。云。三十年後。恐孤負和尚。師放。

下拄杖云。吽吽。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作甚麼。僧云。怕和尚穿卻。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因燒亡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曰。將得來。師曰。弄假像真。問僧甚處來。曰。浴來。師曰。三身中那一身浴。曰。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曰。飽叢林。又一日。問僧你浴未。曰。某甲此生不浴。師曰。你不浴圖個甚麼。曰。今日被和尚勘破。師曰。賊不打貧兒家。首座寫真。師曰。既是首座。爲甚麼卻有兩個。曰。爭之不足。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座擬問。師曰。雪竇門下。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曰。瞌睡漢。僧

便喝師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
量眾生。或沒。或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時四禪
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眾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
汝卻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師曰。十方
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
許汝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
擡腳不起。神通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腳不得。直
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又云。槌擊妙喜世界
百雜碎底人。爲甚麼處
處解持鉢。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上
失卻眼。又云。一花開天下春。古佛爲甚麼不著便。你若透

旨目錄

卷二十三雪竇顯

三十一

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個衲僧出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師子。又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麼生辨損益？又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卓脾於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投子因甚麼腳下五色索透？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撩天出世。關底試辨看。後爲甚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復問僧：賊不打貧兒家，因甚麼卻打？代云：須到如此。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麼？代云：一箭兩垛。又云：一箭兩垛，爲甚麼卻敗闕？代云：善來文殊，或云：上來則擾擾，端坐則昏昏，脫灑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又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衲僧晒卻何時了？代云：某甲看。或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峯起佛見法見，誰敢覷著？代云：秤尺在手，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麼處藏身？代云：咦。又問：摘茶僧云：茶叢列作鼻孔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師云：一問。

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異

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乃釜高低

普應。前後無差。徑山杲云。假使大地盡未爲塵。一一塵有

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

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

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

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中作無量無

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

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開熱門庭。卽

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

用不著。幻寄曰。摩醯首羅三眼雪竇。但見右眼。妙喜。但

見左眼。若是正眼。二

師夢也未夢見在。

戲靠安巖呈雙溪大師頌。陝府鐵

牛卻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作二如來。黑白不分

辨香臭。疏黑白無從。天地不仁。萬物蠢蠢。若謂非緣。竹
何從筍。髮兮髮兮。黑白是準。革轍二門頌。劫火曾洞然。
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間古錐。幾
下妙峯頂。喚他癡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振
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真金休
百鍊。喪卻毘耶離。無人解看箭。虛堂愚頌。迦葉聆箏起舞。
危坐半窗。凍日熙熙。葛蘆覃頌。風捲浮雲。悲學者尋
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流失源。作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早二過。靈臺一點不
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無禪才云。雪竇
老漢。顚顚顚。顚顚顚。

龍龍侗侗更參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
試聽下個註腳乃頌云瞎卻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
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且菴仁緣生
頌云鋸解秤錘油煎石礫兩手擎來有功者賞緣生
義頌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過雷門金剛鐵券諸方
問報到三千海嶽昏名實無當偈玉轉珠迴佛祖言精
通猶是汗心田老盧只解長舂米何得風流萬古傳迷
悟相反頌霏霏梅雨灑高層五月山房冷似冰莫道乾坤
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道貴如愚頌雨過寒雲曉半
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大功不宰頌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

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晦跡自怡頌圖畫當年
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
石屏。與時寡合頌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巖石且相宜。
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皇祐四年六月十
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本
山。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
聖。近日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麼卻
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花峯

省月錄

卷二十三 洞山聰

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僧問達摩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腳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眾忉忉珍重。師嘗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向山下擔柴。師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石林輩頌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外滿地難
收刀斧痕

發供養主。示眾云。住持之道。勞他十方高人。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爲清眾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一胡餅。天下人盡得喫。惟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將蒺藜杖打一棒。瓦解冰消。師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師拄鐮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卻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氣喘殺人。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

是老僧親栽。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
道俗曰。法席當令白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話。說偈
曰。叅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厓羸甚。
見人無力得商量。惟有鉏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
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

洞山白寶禪師作達摩讚云。師真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

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真。乾坤廓落。正法眼藏

自此上作叙師相兮世所希。師睂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

此下乃讚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

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懔懔卻
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瑯瑯
覺和尚觀此讚乃述頌云、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
師舌兮快、師身兮黑、師心兮戴、手攜隻履返流沙、熊耳石
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妙
喜曰、戴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師少卽持戒甚
嚴。行腳時嘗旅宿爲娼所窘。師坐達旦。及發娼索宿錢。仍
與之自焚被褥而去。娼媿告父母。謂師眞佛子。請致齋自
懺。後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值縣尉過。呵令避路。師側立
道左。尉馬見師。忽跪伏不行。尉廉知是師。再拜而去。繼遷
雲居山。神一夕以輿舁師遶山行。師呵令舁致方丈。神如

教昇致焉。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

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安巖自嚴尊者。依雲豁五年。密契心法。自後頗著異跡。除懷仁江蛟害。馴武平黃石巖蛇虎。至可使令。驅南安江眠槎。民有禱者。輒得如願。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眾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卽舟倡偈。而舟爲動。萬眾歎呼。至五年。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繹。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

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伊吾上口。師示人多。以偈率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初西竺尊者。至南康盤古山。曰。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至是師以隣僧亡。遵教荼毘。而未聞官。迺吏。遂白衣適遊此山。樂而棲息。三年竟成叢林。符波利所記云。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眾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而化。林間錄集眾曰。下有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二十字。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族陳氏。母葉。夢白光觸體覺。

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十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投子菴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甚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師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師後於通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也。時疎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齧鏃機。師問。百帀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

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個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畱。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剝。窮極隱秘。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契之。師以徧涉叢林。但隨眾而已。無所咨參。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師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師大悟于座下。平生疑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

矣無自滯。洪覺範曰。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
韶。如何是古佛心。曰。此問不弱。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
肉還母。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間。不
令意根椿立。蓋當日大凡言教。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
趨微妙之域。欲見佛祖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水。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
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
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
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
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
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

曰。汝卻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
 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
 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
 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
 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
 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
 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旣見般若。爲甚麼。
 卻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
 縛。師曰。你道般若。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

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示眾真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

機交馳激電掣。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卻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人立珍重。上堂。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

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已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為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師有偈曰通予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曰即此一頌可起吾宗妙喜曰滅卻法眼宗只緣這一頌師以涅槃四種聞示學者諸

方目為韶國師四料揀云聞聞

按百丈端頌云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島良哉觀世

音全身聞不聞收百丈端頌云解語非干舌能言不聞聞入荒草聞不聞豈是聲不知常顯露剛道有虧盈不聞聞明百丈端頌云波生元是水空性不聞不聞逐方圓除御方圓罷胡孫夜籊錢不聞不聞理云理事兩俱

忘誰人敢度量。渾崙無縫罅。徧界不曾藏。

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

振一境。六月有星隕於峯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眾告別而化。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在眾日。性豪逸。不事事。眾易之。法眼獨契重。眼一日問眾。虎項金鈴是誰解得。眾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師曰。繫者解得。眼曰。汝輩輕渠不得。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卻成不委。上堂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

卻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
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聞此問師曰先師有甚
麼不了底公案師曰現分析次翠巖芝云爲眾竭力禍出私門天童覺云這僧若
是個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
禰不了殃及兒孫圓悟舉云山僧卑至本亦如斯今日
出來祇爲五祖先師有個現成公案對眾舉揚有不惜性
命底試出來挨拶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察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
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上堂曰

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卻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誅源卒難曉悟。

洪州百丈道愐禪師。蔡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

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上堂。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識自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

渠自代好珍重。上堂眾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眾集。便

曰。珍重。或時眾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

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眾。只如恆和尙。作此一頌。

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失否。要會麼。據他三度上堂。時節

恰似個好人。後來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

人達士。舉起便知。後學初機。難為揀辨。老僧與汝從頭注

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賊物出來。直下便

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贓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須具

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顛預。佛性更須博

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永明道潛禪師。謁法眼。眼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

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古

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眼曰。汝問我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眾士女入院。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聞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個八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後於衢州古寺。覽閣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云。按傳記云。

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師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閒然。俄見舍利在懸鐘之外。蠢瞶而行。師悲喜交集。又光文大師自爲檀越。請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舉眾皆見。閻維舍利不可勝紀。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須臾獲七顆。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一日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間。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

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僧

無對。

妙喜代曰。和尚謾某甲不得。某甲亦謾和尚不得。復曰。卽今莫有道得相謾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跳得。

金剛圈吞得栗棘蓬。

師問朋彥上座曰。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

不悟者無彥曰。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

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隕。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銷隕去。

彥無對。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

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

雲居清錫禪師。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真。乃問曰。眞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廖曰。既是假果子。何以將供養。

眞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

漳州羅漢智依禪師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餌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餌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眾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

我言訖告寂。

金陵報慈文邃禪師嘗究首楞嚴爲之節解句釋自謂深符經旨。謁法眼。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眼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眼曰。日輪還甚麼。師懵然。眼戒令焚所注文。師始依眼請益。

金陵報恩院。予則禪師問青峯。如何是學人白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

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眾。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眼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吐光而終。

歸宗策真禪師，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

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

圓悟勤云。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道慧超便是佛。所

以法眼。怎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怎麼會。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圖悟云。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頌汝是慧超。這個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頌諸方商量。浩浩似鷓鴣啼。在深花裏。有甚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這向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何啻浪高。魚化龍。若作情解。便是癡人。猶戽夜塘水。昔端師翁亦有。一偈云。三文大光錢。買得個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饑此頌甚好。只是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不如雪竇措詞好。

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

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

同安紹顯禪師。因雲蓋山乞瓦造殿。有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觀音從顯禪師上堂。眾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眾作麼生會。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個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因宮師李繼勲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

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怎麼。卽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指月錄卷之二十三終

指月錄

卷二十三

棲倫

古賢

卷二十三（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古賢院謹禪師

四二

指月錄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係全州清湘李氏之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

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川。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訴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夫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烏知識。敢稗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謁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

真個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真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掛燈。

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三腳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蹕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證智。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

去也。師曰：「腳頭腳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嚙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

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踢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柳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歸筠州。依洞山聰禪師。聰令首眾。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

師髮長不翦。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眾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示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到大愚芝和尚處。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鑪中燒。師指曰。訝耶。當漢又恁麼去也。問。閤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

逐人興。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磨礮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眾。師曰。了。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挂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還會夢見興化脚跟麼。問僧近離甚處。曰。雲過千山碧。師曰。著忙作麼。曰。雁過水聲淒。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曰。你看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

曰和尙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碗茶與汝濕口。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鑪深夜。師以火筯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乃指永曰。訝。耶當漢又恁麼去也。永乃豁然。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眾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

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

北俱瀘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也示
眾。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
那個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平生以
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
旁置草鞋。使來叅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又作示徒偈
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又冬日。勝僧堂壁作
此字。三三三三八。諷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
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叅。師聞而笑之。寶
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每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

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乃以書抵潭帥。敦邀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倦甚。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

化。與師問答嘉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眾。跣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志其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師初在汾陽時。陽一日托以夢亡父母。命庫堂設酒肉爲祀。祀畢。集僧眾令食。咸不聽。陽因獨自飲啖。眾曰。酒肉僧。豈堪師法。盡散去。惟師與大愚六七人存。陽翌

日上堂云。許多閑神野鬼。祇消一盤酒肉。斷送去了也。法

華經云。此眾無枝葉。惟有諸真實。下座。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畏之。浮

山遠。天衣懷往來之方。寒雪時省呵罵驅逐。至以水潑其

它僧皆怒而去。惟遠懷整濕衣安坐。省曰。你更不去我打

你。遠曰。某二人數千里來。特參和尚。豈以一杓水潑便去

即打殺也不去。省乃令挂搭續命。遠充典座。眾苦枯淡。遠

乘省出竊取油麵為眾僧造五味粥。省歸知之。笞所直罰

遠。估衣鉢還訖。打趁出遠。因寄居廊房。省出見之。復索租

錢。遠持鉢于市化錢還之。無難色。省乃曰。遠真有意參禪。乃呼之歸。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師拈

拄杖。僧擬議。師便打曰。道僧曰。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僧

曰。三界諸佛。不出於此。師又打。尋時趁出。乃曰。教中道以

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上堂
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廻轉善成門。又釋曰。
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
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
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
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個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
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
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

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戀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個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

目録

卷二十四 大愚芝

七

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個是印。那個是光。這個是光。那個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個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拄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爲如此。兩段不同。妙喜曰。無後語。泊合被狸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此。也未免秤錘蘸醋。升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有僧曰。誦金剛經百遍。師聞之。召謂曰。汝日誦經。

究竟經義否。曰未曾。師曰。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驀然有悟。遂以白師。師遽指牀前狗子云。狗子。呌。僧無語。師便打出。僧傳云。有僧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臥繩牀前。師遽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師曰。若解。卽成法相。與此所載雖有不。同。應是一人。傳者互有詳畧耳。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元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師趨出。隻履示之。善退身而立。師俯取履。善輒踏倒。師起。

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僧寶傳。芝譏呵爲足。曰。汾陽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應作椎。今時禪者。資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舉汾陽章中十智同真語。至要識是非。面目現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裏。貪著義味。如驢舐屎處。棒打不同。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嚙唾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穩。當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不說有高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減。妙峰高聳總擎持。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本是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上。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卽心

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卽此真心是我心。我心猶是
 機權，出芝曰：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
 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叙洞
 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器量，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
 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
 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
 謗，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闕聰明。舒
 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
 妙，一圓空，際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叙仰宗派也。或全
 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飛，隱隱當臺
 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霜藥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
 崇壽照無缺，因公致問，指歸源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
 叙雪峰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
 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
 空易開口，不識仙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
 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唱，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管
 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
 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

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月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鑊勸同
袍莫強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脉莫顛預永劫長沈
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
山臨濟宗派也幻寄曰大塊噫氣求怒者不可得若以激
謫叱吸之出於鼻口耳研爲怒者是人不能不識怒者亦
不識鼻口耳研矣善乎汾陽此歌云我心猶是機權出而
大愚師亦云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喂嬰孩一朝好
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今之人因汾陽此歌便謂宗
風有十五家之異是索怒者於鼻口耳研也可不謂大哀乎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得法汾陽徧歷諸方首謁荆南福昌
善禪師善問曰回互不同互師曰總不與麼曰爲甚麼已
喫福昌棒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謾語師曰調琴
淦太古琢句體全真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是伽

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
師曰。青松蓋不雨。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師曰。少年翫盡。
天邊月。老到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
師曰。照破祖師關。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亡。作麼。
生。師曰。毒蛇不咬人。曰。爲何如此。師曰。風引溪雲斷。泉衝。
石徑斜。謁夾山真首座。真曰。還見麼。師曰。萬事全無。曰。
還不見麼。師曰。千般皆在手。師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
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師曰。卻共首。
座一般耶。曰。打草驚蛇。師曰。終不捏怪。到神鼎問。一朵。

峰巒上獨樹不成林。作麼生。師曰。水分紅樹淺。澗繞碧泉深。鼎曰。作麼生。是同互之機。師曰。盲人却無眼。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師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女溪邊更不迷。師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病尋常事。龍鍾莫好時。承問。融卽不問。如何是圓。師曰。法界廣無邊。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師曰。虛空無背面。鳥道絕東西。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師曰。二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峰麼。師曰。有甚麼掩處。曰。道什麼。師曰。今日觸忤和尚。慈明便打。師曰。作什麼。曰。將謂是。

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師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遮個作麼生。師曰。市中拾得寶。比隣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絕羈絆底人。師曰。反手把龍頭。曰。却是作家。師曰。背鞭打不著。曰。爲什麼上來下去。師曰。甚處見上來下去。戒便

打師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一謁翠峰素禪師。素曰。
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師曰。翻
身。獅子生獐。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師曰。七
顛八倒。曰。收。師曰。了一謁雪竇顯禪師。竇問牛喫草。草喫
牛。師曰。回頭欲就尾。已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
現前。師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一到琅琊。覺和尚處。瑯
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
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搯一
搯。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

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耶？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僧寶傳：慈明道過琅邪，覺師因語舉公到時話。且曰：在汾州時，尙少舉。陸沈眾中不及識之。明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汝墮負何以爲人？覺屏息汗下，明爲作牧童歌曰：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蓑，雙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間如何？牛未渴，回面看平田，濶四方放去，休攔，邊八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索頭撥，小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峰四蹄脫。日已高，伏喫草，揜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笑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五

無一寶覺默得其游戲三昧一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
始終主二大士蔞劉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
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也
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祇對琅邪末後不合作佛法
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琅邪被舉公道個杜撰心中疑惑
卽時倒戈卸甲遂挽畱舉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叅一大吠
虛千獠哩實蓋由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悞後人
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決非跛驢盲
者之事井蛙醯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耶予嘗室中舉此
話問學者你還肯琅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
作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在
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
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
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異你爲甚肯一不
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
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我也是個瞎漢其僧便禮拜曰
今日方知琅邪與舉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這瞎漢亂
統又打喝出幻寄曰妙喜不獨爲法華琅邪雪屈石霜藉

此亦得吐氣不然石霜被埋沒無已時

示眾。釋迦不出世。達摩不西來。佛

法徧天下。談立口不閑

妙喜曰作賊人心虛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性耐垢汙。撥置戒律。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師不以介意。造汾陽謁善昭禪師。獨奇之。密授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師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山有湫。毒龍所蟄。

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師與明暮歸。時秋暑。捉明衣曰。可同浴。明掣肘徑去。於是師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明蹲草中。意師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明嘗遣南公謁師。師與語驚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區頭道人耶。及南公住法輪。師復以偈招之。南公以師坦蕩。忽繩墨。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後住保真庵。蓋衡湘最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峰下。有大蟒盤繞之。師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

蓋松妖也。倚遇上座來叅。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攆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扭住。曰。我這裡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

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胡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師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師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閑走南山與北山。

醉卧山路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誅師坐。清曾經由菴中。決杖配彬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作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壅。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闇維舍利不可勝數。彬人塔之。至今祠焉。洪覺範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避其避。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真。吾不知其偽。將質之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高。一有指目。重爲愧耻。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不苟然。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瑯琊。瑯琊問理兵掉鬪。未是作家匹。

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尙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瑯曰。且坐喫茶。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僧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

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歐陽文忠公詣師室與客某。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師因某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某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生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腸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从曰。從前十九路迷悞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旣老。退休於會聖岩。因

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同印証。其一日。佛正法眼藏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事理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垂帶。七曰。妙叶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去。一佛正法眼藏帶。夫真實之理。証成法身。照用之功。

作爲報土諸佛之本源既爾諸祖之洪範亦然五部分宗
 萬派之精藍基布一燈分焰十方之法席鱗差又華嚴經
 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昔靈山會上世尊以青蓮目
 瞬視四眾無能領其密意惟大迦葉獨領解佛旨經云佛
 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汝當流
 布勿令斷絕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告
 優波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
 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何會法於是大迦葉持
 佛袈裟於雞足山中入寂滅定待慈氏下生兩手分付古
 德著語云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枝又四海波濤靜一輪
 明月天大圓智頌云佛正法眼迦葉親聞祖禪不了殃及
 兒孫大慧頌云迢迢空劫不能拘佛眼何曾識得渠體妙
 本來無位次正因那得有規模太虛寥廓塵埃淨智鑑圓
 明物象殊從此華山千古秀任他潘閬倒騎驢二佛法藏
 帶夫三乘教外諸祖別傳萬象之中迴然獨露纖塵未泯
 阻隔關山擬議差殊干生萬劫三賢不曉十聖那知截斷
 衆流如何湊泊聖人曲成萬物而不已刻彫衆形而無功
 而況如來藏乎所謂藏者該括三世過現未來諸佛法藏

旨司錄

卷二十一 浮山遠

七

其間有大乘小乘小乘謂聲聞緣覺大乘謂菩薩於中支
分爲入謂三藏五乘其三藏謂經律論五乘謂聲聞緣覺
菩薩而兼攝人天然則教分名數依根所立而不離一乘
法華經云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又曰尙無二乘何況有三
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此明依根立權如華嚴說
如來藏以法界爲體如來藏無前後際無成壞法無修證
位絕對待義所以文殊偈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
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聖人說了義
不了義並是依根安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三藏五
乘各有宗旨於一乘道論圓頓半滿並是權立惟華嚴一
經以法界爲體量佛與衆生同一體性本無修証本無得
失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古德著
語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又古澗寒泉湧青松雪後
凋大圓頌云吾佛法藏撈攬衆生百千三昧彈指圓成大
慧頌云十方通攝了無遺三際全超在此時聖號凡名同
一舌劣形殊相漫多歧家家門外長安路處處窟中師子
兒打破鏡來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三理貫帶夫聲色
不到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間以言顯道曲爲今時

豎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土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鉤頭
取則投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躊躇轉加鈍置理貫帶者
理卽正位也其正位中自無一法空同實際其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古德著語云眾角雖多一麟足矣又動容揚古
路不墮悄然機大圓頌云理貫全收萬派同流毘盧華藏
物物頭頭大慧頌云真理何曾立一塵呼爲正位早疏親
烏雞半夜鳴何處枯木花開劫外春信手垂慈常利物擬
心執著已乖眞君看鶴樹泥洹日會舉雙手垂慈常利物擬
貫帶夫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却火壞時彼常安
萬法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開常甯一道圓光阿誰無
分華嚴經云利說眾生說三世國土一時說古德著語云
覓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又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大
圓頌云事貫有無纖塵不漏萬象森羅全機無咎大慧頌
云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求羣生造化乘斯力
一道靈光觸處周卽事卽眞無剩法全心全佛有來由填
溝塞壑無人會可笑騎牛更覓牛五理事縱橫帶夫觸目
是道絕跡無愁佛事門中通貫實際圓融事理運用變行
器量堪任隨機赴感門風露布各在當人建立宗乘強生

枝節出門問路指東劃西。慙刼頑嚚舊作頑臣。如何扣發古德著語云。針鋒頭上翻筋斗。紅鑪焰裡碧波生。又猿抱子歸青障裡。鳥啣花落碧岩前。大圓頌云。塵塵實際本和融。舉齊行者邊那邊。日午三更大慧頌云。塵塵實際本和融。舉體全該理事同。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理絕羅籠。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觸祖翁。出沒縱橫全體用。夕陽西去水流東。六屈曲垂帶夫垂者。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也。同安云。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珍御。名不出世垢衣名出世。僧問石門徹和尚。雲光法師爲什麼却作牛去。徹云。隨巷不騎金色馬。回塗却著破欄衫。聖人成佛後却爲菩薩導利眾生。是名不住無爲。不盡有爲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云。菩薩行於非道。是名通達。佛道。古德著語云。慈雲普覆無邊際。枯木無花爭奈何。又宛轉是非從曲直。過時消息解通風。大圓頌云。屈曲垂慈棒。喝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大慧頌云。不裝珍御示初機。出世權披弊垢衣。細露屈盤連夜過。故鄉迢遞幾時歸。垂絲千尺鉤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休戀長安風物好。得便宜處落便宜。

七妙叶兼帶汝州風穴和尚示眾云夫參學眼目臨機直
 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
 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
 他作解明昧兩歧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
 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
 古德著語云一句曲含千古韻萬山雲散月來初又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大圓頌云擡擲由來作者知箇中一字兩頭垂
 無欠無餘大慧頌云擡擲由來作者知箇中一字兩頭垂
 同生同死何時曉雙放雙收舉世疑照膽蟾光沉碧漢拍
 天滄海浸須彌聞韶忘味有餘樂方識詩人句外奇入金
 針雙鎖帶夫雞足分燈之後少林傳芳以來各闡玄風互
 興佛事若憑言詮爲據斷滅法門更或造作修功平沉干
 聖頭頭顯露物物明眞不用躊躇直截便道古德著語云
 風吹南岸柳雨打北池蓮又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
 一枝花大圓頌云金針雙鎖全心印可有句無句千花萬
 朶大慧頌云突出全機理事玄東村王老夜燒錢等閒得
 路明如日舉步回頭直似弦玄要並行無別語機緣纔兆
 不堪傳從來大道無拘束信手拈來百事全九平懷常寶

七言詩

卷二十四 浮山堂

三

帶洛浦和尚示眾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
凡聖尋常向汝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何故
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擬趨霄漢以何期直
須旨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
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
平常心是道如達平常道也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信
手拈來草無可無不可設使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邊方寧
靜君臣道合何必麒麟出現鳳凰來儀方顯祥瑞哉但得
理歸其道事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可舍內外平懷民然
自盡所以諸聖語言不離世諦隨順世間會則塗中受用
不會則世諦流布古德著語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又東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大圓頌云常懷平實事圓理
畢露柱燈籠無得無失大慧頌云更無回互本圓成覲面
無私一體平水上東山行不住火中木馬夜嘶鳴人間但
見浮雲白天外常看列岫橫若謂平常心是道擬心已在
鐵圍城

師初謁汾陽既謁汝海皆受記莚後過大陽與明

安語甚相契。明安以皮履直裰示之。師曰。某甲已自有師。當持此衣履。求人付之。俾續洞上宗風如何。明安遂以付師。且授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復書其尾曰。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師拜受。辭去。後得投子青。乃授之。俾嗣明安焉。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語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

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甯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旨意。智識所

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死生。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眾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生平。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謾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蹣跳入你鼻孔裡去也。又卓一下。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李公問曰。人死識歸何所。師曰。未知生焉知死。李曰。生則端愿已知。師曰。生

從何來。李擬對。師搥其胸曰。祇在這裡。思量箇甚麼。李曰。會也。只知貪程。不知蹉路。師托開曰。百年一夢。李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裡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李曰。心如何了。師曰。善惡都莫思量。李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師曰。且請太尉歸宅。

會元以此則列問人死後識歸何所。前此從僧寶傳傳不錄李偈。

上堂。山僧

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馳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持書船將及岸。師欣然遣追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勤修勿怠。下座讀刁書畢。大眾擁步上方丈。師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口也。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

宗嘉賞。令編次入藏。賜號明教。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頂耳舌童真。及常所持數珠。頂骨出舍利。紅白精潔。狀如大蒜。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師藤州潭津李氏子。奉律甚嚴。苦硬清約之風。足以配鍾山僧遠。嘗有書與月禪師曰。數年來欲製紙被一具。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聞之大笑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爲人常瞋。蓋以瞋爲佛事云。

太守許式得法於洞山。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溥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

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語。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師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製

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纔罷。泊然而終。語具慈明章中。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

語具洞山章中。

後嗣廣慧。有乘侍

者。來自大陽。師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明安嘗問曰。有一人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火繞周帀。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對曰。適來無左右。祇對和尚。安曰。相隨來也。卽禮拜退。師曰。

若果如此。冷如毛栗。細如冰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後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叙。如百味珍饈。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乘曰。藝不辜人。僧誦璉公答上問佛偈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眾人同。師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偈。虛空釘橛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學解。安著佛階梯。師初至景德寺。

夜卧寺門下。仁宗夢至寺。見龍蟠於地。覺令中使物色得師。夜卧狀大喜。因召對。甚見眷遇。未幾。師竟薦璉公而退。隱華嚴。歿時年八十餘。方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如生。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了可入。公應。

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岩諒監寺。兩箇大虫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我這裡卽不然。公曰。請和尙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公問廣慧曰。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况南閩浮提眾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蟠竿尖上鐵籠頭。

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碗。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裡賣。

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非常。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菩薩偈曰。卽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甯可講乎。卽棄去遊方。至於浮山。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岩。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師屈旦至。鑑以爲吉。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

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叨叨。我卽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師悉妙契。遂付以大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無留此間。復令見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問。惟嗜睡而已。執事白通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床呵曰。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

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師平生不蓄長物。敝衲楮衾而已。初投子大同大師。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塔。作瑤瑤色。未幾而師領院事。山中素無水。眾苦之。忽有泉出山石間。甘香清潔。郡守賀公遂名之爲再來泉。元豐六年五月四日。盥沐陞堂。別眾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而化。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

契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契也。無曰汝還識
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僧問娑竭出
海。乾坤震。覲面相逢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
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
不信。觸髅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
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幻寄曰剖公著
賊不知更授之
太阿可
悲可痛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
個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個泡幻。作麼生。師
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市地紅輪秀海。

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會踏著麼。曰不會。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裡。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家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於屋。已而有

娠兒稚時坐船尾得魚輒放去父呵咎之不爲介意長遊京師遂依景德寺薙染有言法華者異僧也於市井中見師忽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師遂謁金鑾善不契復謁葉縣省又不契東遊至翠峰謁明覺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謾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

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
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
詰。覺聞拊几稱善。示衆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
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
拈云。旣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大遠在何故。
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
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
檢點得分明。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妙喜曰。天衣
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
衲僧試張別看。

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

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本覺一頌云。諸相非相。孰能諸見。與不見。要明。忝兩處負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見瞿曇。
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鳬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樂樂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文錢。叅雪竇舉此以爲類已也。上堂。觸體常千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

六十三收。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個甚麼。晚年以疾居湯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

宗道者。見雪竇後。超放自如。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一日方入浴。有送

榼者至。乃裸而出。接酒竟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忤。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裏草鞋。旨意如何。曰。赤足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問曰。瑾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得。退夫竟以第三名上第。而時彥者作魁。

修撰會。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於景德寺。公遂以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個尙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

指月錄

卷二十四 修撰 舜美

三

領旨。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請開疏。若不相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師慙懼而歸。洞山問其故。師述前語。山曰。汝問我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師嘗議天衣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遁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

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如前訶罵。秀出眾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師遠曰。久立大眾。伏維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翠巖真點胸常罵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師聞之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床眠。冬瓜直儻侗。瓢子曲彎彎。永和尙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床眠。枕头撲落地。打破常住磚。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裡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

間脫鞵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蔑縛起。

師問秀圓通曰。你見懷和尚有何言句。秀舉懷投機頌。

師曰不好。別有甚言句。秀曰。一日有長老來參懷。舉拂子。

云會麼。云不會。懷云。耳朵兩片皮。牙齒一具骨。師歎曰。真。

善知識。

幻寄曰。秀鐵面看風使帆。舜老夫。喫毒不知。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帶觀世音菩薩。

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

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者畏服。後。

居永安南菴。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

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怎麼則好時節也
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
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
鑪火盡不添柴

景清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
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

駙馬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
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
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宗門武庫云李公會
得心要於石門聰禪

師嘗作二句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爲淮漕朱以李頌示許請賡之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云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之山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煨鉏麈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偈大敬之李復續末二句今所傳惟李一頌而已公一

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屈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鵬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臨終時膈胃燥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

獺鼻視。書列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視。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子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一日衆集。師問曰。作什麼。曰。入室。師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廁來。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一日爲張無盡舉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舉洞山頌曰。五台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

頭上煎餿子。三個獼猴夜簸錢。此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張曰。請和尚頌。師曰。昨夜雨霧烹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明州青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修撰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其畧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迫我釋迦。入中土。純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

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醕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

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幻寄日璉公如相如指璧叔孫譽秦惟取濟世非本

然語

師持律嚴甚。仁廟嘗賜以龍腦鉢。孟師對使者焚之。

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仁廟益嘉歎。舜老夫爲郡吏橫。民其衣。走依師。師館之正寢。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貴人過師。見咸怪之。師曰。吾少嘗問道焉。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居棲賢。師自京師乞還山時。英宗賜手詔。有經過菴院。任性住持語。師藏之。不以示人。東坡爲師撰宸奎閣記。欲一見之。師終

不出示寂後始得之筭中示寂之時年已八十二無疾而化。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初以義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來。以祖道相策發。因出蜀放浪荆楚。久之無所得復。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勞。

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歎曰。石叢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住圓通時。仁宗聞其名。詔住淨因院。將親召對。師稱目疾不赴。舉大覺璉以自代。臨眾簡嚴。不妄言笑。常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當南公盛化時。荆湖衲子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爲盜劫。師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風。比化去。闍維收舍利。兩目

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因併塔焉。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謁淨山遠。遠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既謁衡嶽谷泉。三至三逐。語具谷泉章。謁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會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

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事北禪最久。慈明過北禪。師侍立。禪曰汾陽師子可煞威。明曰不道來者。齧殺。禪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明舉拂子曰。這個因甚。到今日。禪未及對。師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禪兩目。汝具甚眼目。乃敢爾。師曰。若是齧人。師子終不與麼。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問師曰。誰像。師曰龍牙像。明曰。既是龍牙像。胡爲在北。

禪師曰。兩彩一賽。明曰。像在此。龍牙在甚處。師擬對。明掌之曰。莫道不能蔽人。師曰。乞兒見小利。明呵逐之。遊廬山。寓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辭眾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迴。師問曰。如何是此事。曰。薦取。師曰。頭上是天。足下是地。薦個甚麼。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師曰。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眾。師在雙嶺。受法昌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個卽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

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澣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個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住後。英勝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裡作活計。師曰。打草只要驚蛇。英曰。莫糊塗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

和尚見個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鑊不及拖犁。師曰：還會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又問二人：我欲來這裡起法堂。且道作得個甚麼向當。曰：賊是小人。師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英曰：曾經霜雪苦。師曰：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間打雀兒。英曰：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師却指勝曰：你且道合作得個

甚麼向當。勝曰。本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師曰。你這驢漢。安向甚處著。勝曰。一任敲磚打瓦。師曰。也只是個杜撰。邵官英曰。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師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英曰。路見不平。師因黃龍南公舉程大卿看生緣話。師曰。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曰。也曾爲蛇畫足。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爲他。南曰。敲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呵師。又恁麼去。南曰。和尚意作麼生。師拈起拂子。便打。南曰。這老漢。也是無人情。師又舉在湖南時問興化。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曰。善財拄杖子。我又問。不問善。

財拄杖子。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曰。或則登山。或則臨水。我又曰。和尚只要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曰。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南曰。和尚當時作麼生。師曰。我錯怪興化。南曰。而今知也。且道從甚麼處去。師曰。你問阿誰。南曰。佯聾詐啞。作甚麼。師曰。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栽松次。南公至。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曰。這裡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師指石上松曰。從何處得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

華巾離少室。手携雪帽出長安。驚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原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師。師和曰。葫蘆棚上挂冬瓜。麥浪推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又作偈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溪。又畫此。相示師。師復和偈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彩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復畫此。相答之。大寧寬禪師至。師畫地作此。相便曳鑊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畫此。相便抹撒之。師曰。寬禪頭名。

不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蝦蟇依然努眼睛。寶覺心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尚偈耶。師曰。是覺曰。也大奇。師曰。汝道祖師前段爲人後段爲人。曰。祖師終不妄語。師曰。意作麼生。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師以拂子搖之曰。也是爲蛇畫足。師曰。亂統作麼。曰。須是和尙始得。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師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至不堪。

其枯淡多棄去。開爐日以一刀搗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
爐。行脚僧無一個。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是規
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錘。未免燈籠勘破。不
知道絕功勲。安用修因証果。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同心。卽
脫二乘羈鎖。垂語云。我要一個不會禪底。作國師。妙喜云。且
道是醍醐龍圖徐公禧與師爲布衣交。師將化前一日。
句毒藥句。以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
明朝吉。徐覽偈悚然。因要靈源叟馳往。則見師方坐寢室。
誠眾以愛惜常住。精進叅求。語畢。舉拄杖曰。且道這個分

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擲拄杖投床。枕臂而化。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幼稱神童。長慕空宗。遂薙染。謁開先得法。蘇子瞻與師善。師居金山時。蘇以書抵師。期相過晤言。且曰。不必出山。當如趙州。上等接人。師得書。徑來。蘇迎笑問之。師答以偈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繩牀。蘇拊掌稱善。師入室次。蘇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師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

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西塞帥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爲澡雪。請說法上藍。師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眾稱善。韶亦悠然意消。李公麟爲師寫照。師令作笑容。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颺。枯木無端雪裡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贊之。非

苟然也。有鄭夷甫者。吳人也。少年登第。術者推其壽不過三十五。心甚憂之。既聞師於談笑間。化去曰。吾不得壽。得如元公。復何憾哉。乃與禪者遊。讀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既而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灑掃園亭。又焚香擇時。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手猶作指畫狀。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也。兒稚知敬重佛乘。及冠。日一食。持法華經六句而悉成誦。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悉易以投之江。依翠巖叅公學出世法。吳越文穆王聞而嘉之。聽師羅染持頭陀行。精進無上。嘗習定天台天柱峰下者九旬。有鳥類斥鷃。巢衣襴中。既謁韶國師受心印。初住雪竇。屢

旨司錄

卷二十四

永明

署

遷至永明。眾至二千。時號慈氏下生。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二僧來。叅乃問。叅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僧問。適來二僧。未審那個得那個失。師曰。汝曾識這二僧也無。曰。不曾識。師曰。同坑無異上。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

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性本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從生之旨也。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耶。師曰。如來世。

尊於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皆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師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要旨折中。

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惟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答曰。此心不從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法。卽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卽是從。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卽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尙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尙不許言生。況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

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
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
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
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
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師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
應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
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
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
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

則二交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忘。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曰。此亦強言。隨他意轉矣。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如何得形跡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忙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擔荷。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

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

應作漫

疲神思借曰

之又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則眞唯實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証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

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眾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善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床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

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眾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証知。故

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師乘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五百人。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眾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日夕修持百八事。寒暑無替。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受師印記者三十六人。其國王投書叙門弟子之禮。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眾。跏趺而化。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

夏塔全身於大慈山。

洪覺範曰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狀必枯瘁羸劣及

觀其畫像凜然豐碩爲善陰騭載師用官資放生罪當斬臨刑而樂曰吾活數萬命而死死何憾官司聞而異之乃得釋遂爲僧此必爲鎮將時放生事然傳與燈錄皆無臨刑語未詳彼書何據也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生惡薰血。體膚香潔。受具後

常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

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

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及得法於

國師。一日入普賢殿中晏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

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

曰師有何罪。惟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出。燈錄上堂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道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還信得及麼。

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師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開寶七年。示寂。告眾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師事天台。閱首楞嚴經。到知見

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法嗣蘊仁侍立。師說偈示之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入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啟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眾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呵責垂誡。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幻寄曰。安師不但讀楞嚴破句。示寂也破句。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參天台。導以風幡話得悟。後住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晏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眾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響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

上堂。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個也無。且如佛身
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地
獄畜生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太煞聲訛。尋常說諸法所
生。唯心所現。且道。卽今六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
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
佛法不是等閑。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
人眾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
水院舍人眾現在。擬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上堂。天台
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

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個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學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

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個甚人。參個甚麼話。到這裡。須自有個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個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個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

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麼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個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

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個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畫稟命即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如畫。師曰。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你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洪覺範曰。

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弭光泯氣。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溫州雁蕩願齊禪師。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惟弄影。兼乃怖頭。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從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住後。中丞王公隨。一日過師。師擁麈。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擁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贖師曰。此一眾所仰。奈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正曰。何不如前日。

相見師曰。中丞卽得。奈知事。嗔何。王益重之。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意。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正法眼藏同此洪覺範曰。吾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孤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孤負汝。而昧者勦之。使古

人之意不完
爲害甚矣

大梅煦來。叅師。問汝從甚處來。若從僧堂

來。卽是謾語。不從僧堂來。又是自瞞。汝從甚處來。梅於言

下頓悟。謂門弟子曰。達摩言此方經。惟楞伽可以印心。

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

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

恩德。如恒河沙。或謂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師曰。非

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

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祇今目前

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

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
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師曰。祖師
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
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忝。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
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忝。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
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至道三年九月示疾。八日申時。
令擊鐘集眾。笑叙出家本末。揖謝輔佐叢席者。且曰。老僧
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甚麼處見。向四大五陰
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請問。

者是誰。若眞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剏院事。累契瓊乃化。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個甚麼。師曰。如今又見個甚麼。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遊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人天中來。叢林標表也。

指月錄卷之二十四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玉山章氏之子。童齒時。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十九受具足戒。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眾坐。師卻倚。寶時時眴之。師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及依泐潭澄禪師。令分坐接物。名振諸方。雲峯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

徒可玩。八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然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遂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師心喜。且欲觀其人。以驗雲峯之言。明旣至。貶剥諸方。件件數爲邪解。而泐潭密付之旨。皆在所斥中。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記已領徒遊方。借

使有疑。可坐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卽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裡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次日又詣明。詰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明。明以手指沒字。師爲易有字。明領之。

圓悟勤云黃龍老南禪師

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痼病不假驢馱藥。緊要處。豈有如許多佛法也。林間錄云。師辭明曰。大事畢竟如何。明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

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泐潭聞之不懌。俄聞嗣石霜。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聾便下座。時翠巖真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

腮莫與

往來。

師問翠巖。承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巖曰。無師曰。奢而不儉。儉而不奢。爲甚。道無巖曰。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他鹽醬不得。師卻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煮白粥。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人之請。時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師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卽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趨出。明日各還山。師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師曰。奇人。永退問待者。汝隨和尚見

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曰。疑殺天下人。有僧侍立。師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卽趨入。師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師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堅住不往。師又咄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覺範曰。門風壁立。佛祖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舜老夫暮年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師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

謂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座主德普講席有聲。兩川稱爲義虎。因禪者激勸。乃造師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普後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辨祭。眾以其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卽行。於是幃寢室。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

絕。日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

示眾。舉永嘉禪師道。游江

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諸上座。那個是遊底山川。那個是尋底師。那個是參底禪。那個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外馳求。名爲外道。若以毘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求。若外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瞥然與麼去兮。月落西山。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師室

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卻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卻復垂脚曰。我腳何似驢腳。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酬者。師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南州潘興嗣嘗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腳驢腳並行。步步踏著無。

生直待雲開日現。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
 腳。驢腳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清隱清源云。先師初侍棲賢湜。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
 奧。經論。平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
 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湛堂準頌云。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我
 腳驢腳。放過一著。龐老筵籬。清平木杓。人人生緣。北律南
 禪。道吾舞筭。華亭撐船。張無盡頌云。我手何似佛手。天
 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裡走。諱不得。我腳
 何似驢腳。又被藕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
 鼠藥。吐不得。人人在個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
 四禪天。這漢猶自在。旁邊殺得工夫。林間錄云。雲蓋智
 禪師。嘗謂予言曰。昔吾再入黃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
 來。因問三關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云。有語甚妙。可以
 見意。我手何似佛手。日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擎空鉢。我
 腳何似驢腳。曰。驚鶩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踢落花。如何。

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或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肚
饑。時戲之曰。前途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腳生緣意
旨。汝將遠道擎空鉢對之耶。汝將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
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擇對。則機事偏枯。其僧直
視無所言。吾謂之曰。雪峯道底。師住歸宗時。一夕火起。大眾譁動山谷
而師安坐如平時。僧洪準欲掖之走。師叱之。準曰。和尚縱
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整衣起。而火已及榻。坐抵
獄。爲吏者拷掠百至。師怡然引咎。不以累人。惟不食而已。
兩月而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在。真點胸迎於中途。見
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師叱之曰。這俗漢。真不
覺下拜。智証傳曰。下獄不食六十日。旣釋放。菴於石門之南塔。嘗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証法華經。菩薩游戲

三昧。經曰。菩薩游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眾生耳。弟子請聞其說。黃龍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偽。必痛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中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迄情枯。故也。今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煨之。何由而釋。故其平生。止以三種語。驗天下衲子。予少年聞老宿夜語及之。今二十年也。其說有補叢林。故錄焉。師風度凝遠。叢林中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居積翠時。一夕燕坐間。光燭室。戒侍者令勿言。熙甯二年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法嗣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

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個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前山。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研。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叅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日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旣見。遂擲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

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裡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恆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闕其出未遠。卽搥鼓集眾。慈明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參也。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白雲端禪師示眾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獻一切羣生前。隨緣。

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眾作麼生說過隨緣赴
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
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
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眾相別去宿松縣裡
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
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
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
切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裡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
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
之路不瞎卻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蕈頭底不惟瞎卻學
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傷鋒犯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
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舉至師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
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卻在千峯頂上握手千峯頂上
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
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處大都緇素要
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
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一日慈明問

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卻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卽

易。要迷卽難。

團悟頌云。要悟卽易。要迷卽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

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

後住楊岐。受請日。拈法衣示眾云。會麼。

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裡去也。還知麼。筠陽

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

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眾。師曰。消得龍王

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

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

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腳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

曰湖南長老。

徑山杲禪師頌云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腳潘聞倒騎歸擲殺黃幡綽

乃曰更

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裡。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眾決擇。莫背地裡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眾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個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曰。九峯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慈明忌辰。設齋。眾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

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妙喜曰楊岐老船麻卻來漢犬似溺卻一問僧秋衲依依朝離何處。曰去夏在上藍。師曰不涉程塗一句作麼生。道曰兩重公案。師曰謝上座答話。僧喝。師曰那裡學得這虛頭來。曰明眼尊宿難瞞。師曰恁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

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叅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叅頭。上座喚這個作甚麼。曰。座具。師曰。真個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左右曰。叅頭卻具眼。問第二人欲行。

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裡。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曰。作家僧又打。師曰。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曰。你道楊岐話頭。落在甚處。僧指面前曰。在這裡。師曰。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好。且坐喫茶。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

照顧話頭師曰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掌一下。師曰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曰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楊岐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個甚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曰甚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楊曰卻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曰這個卻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曰。這一個尙自不要。豈況乾爆爆底禪。楊擬議。師呈頌曰。示作王

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曰。和尚爲甚麼就身打劫。師曰。元來是我家裡人。楊大笑。師曰。山僧罪過。皇

祐改元示寂。塔於雲蓋。

洪覺範云。爲積翠南一爲楊岐會

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墜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璫璣。硤硤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質本也。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蔡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慈明高弟。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裡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

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腳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因首座不安。遣侍者往問訊。座晚間自來陳謝。師曰。法身不安。色身不安。座曰。早來承侍者相問。師曰。泥裡洗土塊。座曰。和尚常用此機。

師曰。夜來天帝釋冠子。爲甚落地座無對。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喝出。師因黃國博問百丈華長老。既是百丈。爲甚卻短小。華曰。今日好天晴。黃不契。卻請師代語。師曰。但問將來。黃再問。師曰。須彌南畔。把手同行。黃伫思。卻問意旨如何。師曰。蚊子上鐵牛。黃又伫思曰。不會。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離卻妻子來。老僧爲你說。黃曰。祇如和尚還行得麼。師曰。上藍寺裡送客。一日行百千遭。師語南禪師曰。我他日十字街頭。作個粥飯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勘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師

便問近離甚處。曰黃檗。師曰。見說堂頭老子。腳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師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卻是汝腳跟不點地。師亦大笑而去。好問僧。魯祖常見僧來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卻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師將八滅示疾甚勞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誦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金陵蔣山贊元禪師。傳大士遠孫。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十

五遊方。謁慈明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日。眞法器耳。俾爲侍者。助春破薪。泯泯者十年。明歿。葬於石霜。師種植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乃繼其席。王荆公與師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師不答。公益扣之。師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師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濟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尙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

甘淡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師未嘗發視。公罷政府。舟至石頭。八寺已二鼓。師出迎。一揖而退。公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座。公環視。問師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公結屋定林。往來山中。稍覺煩動。卽造師相向默坐。終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縱。見師卽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師亦不答。平甫固請爲說。師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

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師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況出世間法乎。每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卽斂目如入定。嘗饌僧。俄報廚庫火。且及潮音堂。眾吐飯倉惶。師啜啖自若。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殺一僧。卽自剄。屍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師歸過屍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職事側立。冀師有所處分。師斂目如平日。竟不得請而去。師提綱宗要。

機鋒迅敏。僧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剥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元祐元年。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

洪州大甯道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橫火鑪上。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款。尾不剩。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在同安見僧遷化。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麼病僧遷化。師曰。布施不如還債。問。飲光正見。爲甚麼拈花卻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這箇。○不得。師曰。往往如斯。僧問。

教中云。始知眾生本來成佛。爲甚麼有煩惱菩提。師曰。甘草甜。黃連苦。曰。卻成兩個去也。師曰。你不妨會得好。問。既是一真法界。爲甚麼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盛。曰。未審還出得這個也。無。師曰。弄巧成拙。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示眾。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矢天。幡竿頭上煎餛飩。三個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腳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

跳八跳。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丁甯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如何是常照。曰。針鋒上須彌。如何是寂照。曰。眉毛裡海水。如何是本來照。曰。草鞋裡踣跳。問者退。師曰。常照寂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僧甚麼處來。曰。僧堂裡來。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曰。萬里崖州。上堂。拘折秤衡。將甚麼定斤兩。拈卻鉢盂。匙箸將甚麼喫飯。不如向三家村裡。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

卻鼻孔。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濕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像。長得髭鬚多少。還有道得者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不道得。土宿拽脫你鼻孔。師問僧。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擬提坐具。師指曰。離卻坐具作麼生道。僧曰。和尚那裡得這消息來。師便打。僧擬提起坐具。師又打。曰。瞎漢。僧擬議。師又打。曰。且坐。喫茶。僧便坐。師曰。甚處來。曰。石霜。師曰。怪得。師臥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椎。數人新到禮拜。師

曰。總是浙裡師。僧曰。猢猻向火。師曰。踣跳作麼。僧曰。今日得見和尚。師曰。伏惟尚饗。僧無語。師便打。師在慈明會裡。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行云。賣螺螄。令眾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卧。師放籃子便行。蘇州定慧超信禪師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何商量。僧曰。諸方皆云六根互用。師曰。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僧擬議。師劈脊便打。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

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正作二則透過下另一則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罽毼裡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鷄頭鳳尾。曰。諸方泥裡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爲銀工。淬礪瓶罏次。有省。卽出家。叅瑯

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舉住興教。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與打雪竇。宗禮拜。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叅瑯邪。一語頓契。後住歸宗時。

郭功甫任南昌尉。相與甚厚。而爲郡守所摭。寄書功甫曰。某世緣尙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托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以夢告。功甫笑取書以示。果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三歲白雲端過。功甫始見。卽曰。吾好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

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尙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塗。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直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

顧眾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杖策徧遊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令問佛法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諠諠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宗者。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乃扣大愚。值愚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莖若喚作一莖。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曰。求心法。愚

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眾乞食。我
忽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
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汝不念乍住。屋壁疏漏。又
寒雪。宜爲眾乞炭。師亦奉命。事罷。復造丈室。巖曰。佛法不
怕爛卻。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頗不樂。巖一日地坐。
後架桶籬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
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
吐一辭而出。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眾出迎。問
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

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眾歸去。一眾畏服。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巖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妙喜曰。人若信受奉。行。一生叅學事畢。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便喝。僧茫然。師便問趙州。道甚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僧問。佛不化本國。和尚爲甚麼歸鄉住持。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打。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卽不生。知諸法惟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個捨底道理。於此明得。正在半途。須

知向上更有一竅在。便下座。解夏上堂。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和尚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學人無用功處也。師曰。學語之流。上堂。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此事若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大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況被人喚去。方丈裡塗糊指注。舉楞嚴肇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東答西。以爲格外之句。將此狂解。遞相沿習。從此混傷宗教。誑惑後生。苦

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是刀。總似與麼行腳。清風林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下座。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眾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禹谿之北。

安吉州西余端師子。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受印可。遂歸里中。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到華亭。眾請上堂。師陞座曰。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便下座。章丞相請說法。吳山開堂日。

僧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
漁父先聞。同頭和尚以左道惑眾與潤守呂公方食肉師
無以對師捏其頭推倒而去妖人不托說法秀州聽者傾
城師擲住問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趯之而去常頌法華
經好歌漁父詞故云師命止宣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
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眾雜然稱善。師顧笑曰。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子厚與師對坐。方食
次。言欲請師住墳寺。師瞋目對之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
我卻喫素。你卻喫葷。子厚爲大笑。問羶羊未挂角時如何。
師曰。怕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卻怕。師曰。不曾見恁差異。

畜生偶病牙。謂眾僧曰。明日遷化去。眾以爲戲語。請說偈。師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眾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

東京天甯芙蓉道楷禪師。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試法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

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
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
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
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
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
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不盡。
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
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
兒婢子。誰家屋裡無。師曰。和尚年尊。缺他不得。子曰。得恁

慇懃師曰。報恩有分。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勅賜紫。及定照師號。師力陳昔誓。不受利名。具表辭。上不允。令孝壽躬往。諭天子旌善之意。師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憐其無罪。問長老枯瘁有疾乎。言有疾。卽於法免刑。師曰。已悉厚意。乃不敢妄言。寔無疾也。恬然受刑。編管淄州。從之者愈眾。明年冬。勅自便。菴於芙蓉湖。示眾畧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

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
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
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
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平泰上座
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
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
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
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又云。山僧今日向諸人說。
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拂。張眉努

目東棒西喝。如癩病發相似。不見達摩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摩不曾措一辭。二祖不會問著一句。喚達摩作不爲人得麼。喚二祖作不求師得麼。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刹刹塵塵處處談。不參禪處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銜。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裡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閻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觸髅吟一曲。冰河紅燄卻清涼。四曰鐵鋸和

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
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個中那許悟
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政和八年五
月十四日。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
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
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
舉方畧。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
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卽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

宜自護持。與張無盡友善。張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
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
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
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
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
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
有欲以觀其竅。無欲則常有竅。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
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

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師答之。畧曰。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見無見。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白心。無以明白心。則不能知正道矣。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觀之。邪正異塗。正由見悟殊致故也。夫三界惟心。

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皆是假名。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之。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無錫管氏子。謁天衣。衣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証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個法。如何是這個法。師久而開悟。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白於衣。衣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

汝輩他日當依賴之。毋多談。衣一日室中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名。遂藉甚。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於朝。聞師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曰。法身說。師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眾。何處蹲立。義茫然無對。李端愿居士。世以佛學名。師問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旣曰無爲。作麼生學。李無對。神宗最重師。嘗召對。師翛然自如。無所加損。出都日。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

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動。出世於瑞光開堂日。集眾擊鼓。鼓旋於地。圓轉震響。眾驚。卻有僧出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眾恆五百。住淨慈時。民張氏有女子死。母夢女以罪報爲蛇。覺得蛇棺下。持詣師爲說法。令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亡。母祝曰。果我女入我籠。更持汝詣淨慈。果入師復爲說法。其夕夢女曰。二報幸解脫矣。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强起安坐。師熟視曰。癡子。我

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個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臥。撼之已去矣。師老隱於蘇之靈巖。門弟子遂塔全身焉。洪覺範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顒華嚴誦本語。作偈寄之曰。因見顒師悟入深。資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証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眾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証。則其大願真慈之力。無媿紹隆之職者。

東京法雲寺法秀禪師。秦州辛氏子。母夢老僧托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謂魯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

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旣往視之。兒爲一笑。三歲。願從魯歸。遂承魯姓。十九試經。圓具。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而頗疑禪宗。至隨州護國。讀淨果山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師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聞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焉。懷貌寒危坐。垂涕沾衣。師初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

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
大悟。住真州長蘆。眾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眾目笑
之。無出問者。師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椒笑曰。秀鐵
面。乃不識自己乎。師曰。當局者迷。一眾服其荷法心。長
蘆福長老。道眼不明。常將所得施利。舟載往上海。齋僧。師
聞之。往驗其虛實。適至。見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額
預信手拈來草。猶較些子。便下座。師大驚曰。說禪如此。誰
道不會。乃謂諸方生滅也。遂躬造方丈。禮謁。具說前事。仍
請益提唱之語。福爲依文解義。師曰。若如此。諸方不漫道。

你不會禪。福不肯。師曰。請打鐘集眾。有法秀上座在。與和尚理會。福休去。李伯時善畫馬。師呵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遂絕筆。師勸畫觀音。贖過黃魯直工豔詞。師亦詆呵之。魯直笑曰。又當置我馬腹耶。師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耳。黃竦然悔謝。遂勵精求道。元祐五年八月。示寂。將入滅。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延恩法安禪師。亦天衣嗣。至黃山如意院。見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浙。上天臺。沂淮汶。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晚居武甯延恩寺。草屋數楹。敗牀不簣。師殊安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師與秀師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僧問其故。師笑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語。

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瞋視久之曰。何哉。師曰。比正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旣不能爾。乃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焚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參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初鳴。觀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老龐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寄衣。衣稱善。會芙蓉楷禪師。

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眾曰。赴智海。畱蔣山。去住孰是。眾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大梅法英禪師。宣和初。勅天下僧尼爲德士。師肆筆解。

老子詣進上稱善人。以爲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眾。陞座。召大眾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物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眾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照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慙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

官擲之提朱履曰。達摩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腳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鷗。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得法報本。歸里落魄。多嗜酒。呼盧醉則唱柳詞數闋。人呼爲醉和尚。一日謂寺眾曰。吾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眾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眾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裡顛蹶。醉裡卻有分別。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初於佛法未之信。會東林總禪師。啟迪之。因醉心祖道。既而謁慧林冲。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峯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謁韶山杲。將去任。辭韶。韶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限歡喜。宜急收拾。收拾得。卽成佛器。收拾不得。或致失心。未幾復謁智海。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疏轉

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語。問公不能對。疑甚。歸寢。至五鼓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裡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廻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因憶韶山所囑。遂抑之。及明。趨智海。以所得告海。爲証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履踐否。海厲聲曰。這個是甚麼事。卻說履踐。公默契。遂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

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惟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

妙心傳於迦葉達摩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
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楊眉擎拳舉指或
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輓毬舞笏或拽石搬土
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噓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
切爲人然祇爲太親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
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
真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
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
貫之故曰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

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視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幻寄曰。簽判不能於千峯寒色。瞥地遂帶累波羅提尊者。入無尾巴。猢猻隊中。

輪轉流
浪悲夫

杭州淨土院惟政禪師。律身精嚴。蔣侍郎堂與師爲方外交。蔣一日謂師曰。明日有客集。願師來灑以甘露。師諾之矣。明日遣人要之。師以一偈授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竟不往。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日夜煩萬象。敷演耳。言語有閒。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師恆騎黃犢。故俗呼政黃牛。指月錄法眼宗止於師

指月錄卷之二十五終

指月錄

卷之二十五 惟政

指月錄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府黃龍祖心晦堂寶覺禪師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
目盲。父母許以出家。遂復明。叅雲峰悅三年。難其孤硬。告
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
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正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如
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
莖曲。師於此頓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
公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

教人看話。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僧寶傳曰。師從容游泳。陸沈眾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回地轉哉。復謁翠巖真。真大奇之。依止三年。而真歿。乃還黃檗。南公使分座。接納南公。遷黃龍。師復謁泐潭月公。月以經論入。平聞或笑。師政不自歇去。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師與夏倚公立談。至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桌下。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桌。曰。狗有情。卽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己哉。嘗與

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八毘耶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斂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居士吳敦夫。自謂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忽疑之。曰。彼化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師。師曰。汝今衣順垂於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師笑曰。此旣無疑。則

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開解。

蘿湖野錄
辨是吳德

天。九江守彭器資問曰。人臨命終時。有旨訣乎。師曰。有之。曰。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卽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和尚始得。師過法昌遇禪師。遇問曰。承聞和尚造草堂已畢。工否。師曰。已畢。工曰。幾工。師曰。止用數百工。遇素曰。大好草堂。師拊掌笑曰。且要天下人疑著。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旣在胸。不安之象。常在目前。旣在目前。觸塗成滯。作麼

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

無去住。

幻寄曰。好個赤梢鯉魚。可惜向蘆花裏淹殺。

師於南公圓寂之日。作

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

往。白雲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

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師

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

作甚麼。

蘿湖野錄云。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

耳。乃潛奉書於晦堂曰。

無盡居士。世智辨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未幾。無盡遊黃

龍。訪晦堂於西園。

先以偈默書菴壁曰。亂雲堆裏數峯高。絕俗高人此遁逃。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猱。徐

扣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
 易之。遂有偈曰。久向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
 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時爲侍者。尋題晦堂
 肖像曰。三問逆推。超名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
 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
 翁。黃太史魯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嘉苴
 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嗟乎
 無盡於宗門。可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鑒
 裁安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奈狹中媚忌。爲叢林口
 實也。幻寄曰。兜率謂晦堂此老。只一拳頭。可謂妙得其髓
 其移書晦堂。赤心片片。無盡稱晦堂爲住山翁。蓋尊于十
 號靈源作頌。順水行船。魯直一笑。因風縱火。而仲溫云云
 變率無盡且笑破鼻孔。將入滅。命門人黃魯直廷堅主
 何能使晦堂點頭也。
 後事。茶毘曰。鄰峰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
 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

秉炬召眾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
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
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熱。空靈骨於普覺塔之東。答侍郎韓
宗古悟後
治習氣書
見圭峰章

隆興府寶峰克文雲菴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瀋聞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
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
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
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

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上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初勝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教講。講令參問。遂造黃龍。僧寶傳載師悟緣。無往見黃龍不契。已下語。稱師初學經論。奪京洛講席。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因幡然自失。南遊徧參。所至辯論傾坐。人目爲飽參。後於大滙聞僧誦雲門語。而悟。謂師天縱之資。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宗旨于黃龍而已。按大慧宗門武庫載。師恒對南禪師真。以手加額云。不是這老和尚。豈能如此。輒顰蹙良久。又宗門統要載。師侍龍龍舉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人稱賞之。師曰。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龍曰。汝作麼生會。師擬開口。

龍喝曰。端會汝不會。則龍于師語後。尙相切。剿如。石霜之於楊岐。武庫似有所承。傳悟或失真也。遂回

見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怎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買得。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異之。一日龍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日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

旨曰錄

卷二十六 眞淨文

未夢見龍大笑。

師初遊方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

無語師立下肩應聲便喝薛堅拳作相撲勢師曰不勞再勘薛拽拄杖趁出薛見石門慈照禪師

師居

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眾生皆自有之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淵深絕難曉達師曰此最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地呼之回首師指曰不是不動智却問如何是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師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卽今成佛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世間虛

空。是否。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師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知。師亦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居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茶毘。時雨新霽。道方滑。忽蹶倒。大眾爭掖而起。師舉火把曰。法眼茶毘。歸宗遭擲。呈似大眾。更無可說。劉宜翁嘗參佛印。頗自負。一日見師。便問長老。寫戲來得幾年。師曰。專候樂官來。曰。我不入這保社。師曰。爭奈。卽今在這場子裏。劉擬議。師拍手曰。蝦蟇禪。祇跳得一跳。又坐次。劉指禪衣曰。喚作甚麼。師曰。禪衣曰。如何是禪。師乃抖擻曰。抖擻不下。劉無語。師打

一下曰。你伎倆如此。敢勘老僧耶。錢弋郎中訪師。談久。
錢如廁。師令侍者引從西邊去。錢遽曰。既是東司。爲甚麼
向西去。師曰。多少人向東邊討。後大慧述此云。噫。便是趙
須到。亦不師報謁錢。有蔡逸出。師避之。錢戲曰。禪者教誨
如此。語好。龍虎乃畏狗乎。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歎
賞之。南康諸山相會。佛印後至。師問曰。雲居來何遲。曰。
爲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曰。却被歸宗吞了。曰。
爭奈吐不出。師曰。吐不出。卽屙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

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眾。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個在先。師曰。多少人疑著。曰。不許夜行。師曰。蚊子錐鐵牛。曰。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雁下平沙。師曰。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曰。春日華山青。師曰。這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僧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掃堆裏罾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曰。且

莫造次。曰和尚坐斷廬山。爲甚麼不識某甲這話。師曰三十棒。曰關。師曰點。曰劄。師曰念汝做街坊。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甚麼聲。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甚麼。僧云屏風。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舒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眾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

時處。又問經曰。一切眾生皆證圓覺。而圭峰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蘊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眾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示眾。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腳頭脚尾。橫三豎四。比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個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手。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上堂。視

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子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因甚不知。只爲甚深有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首座三昧。大眾不知。因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大眾三昧。各不相知。因甚不知。復拈拄杖橫案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便下座。上堂。舉古人云。如珠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眾開單展鉢。拈匙把筯。一切時中所作所爲。又何假人。

撥而後轉。乃至雲門胡餅。趙州栢樹。德山棒。臨濟喝。又何
假人撥而後轉。自是你諸人不悟。却錯會。又干他胡餅栢
樹棒喝甚麼事。豈不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
己。靈。光。常。顯。現。示眾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
自己佛事。惟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
法門。動卽背覺合塵。粘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
遞相印授。不惟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
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
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

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又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示眾。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真宗。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惟有佛菩提。是真歸依。

處復喝一喝云。猶作這個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這個去就在。且道意作麼生。還知落處麼。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冤家。况更有歸仗處。故遭悟本大師點檢。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恁麼匹配。又何曾夢見他。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個大事。須子細。不可粗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塗。惟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潔淨毬子。把索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誰無分。若

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上堂。昔有五百羅漢。以六神通降一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眾謂曰。我等盡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者可能降之。尊者乃彈指一下。其龍便伏。諸禪德據此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眾盡其神力。皆曰不能。此尊者一彈指。而毒龍便伏。既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個出格道人。動靜去來。五眼不能睹。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養羅漢。且隨隊長連牀上。開單展鉢下座。

幻寄曰。若作象罔獲玄珠。曾被毒龍噉却。

小

參示眾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云。泊合放過。乃喝。復舉拂子云。耶耶。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曰。知恩者少。所以此個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個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鑪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

或有執個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尙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尙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個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

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使用。立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瞪眼。

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爲侶者。烜赫底丈夫。
漢。齟齬齟齬。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驀
口。搥下椅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眾。豈不快哉。還有麼。
良久云。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
八倒。訶佛罵祖去也。喝。一喝。下座。宗門武庫云。照覺禪師。自泐潭移虎谿。乃赴王
子純觀文所請。開堂後。舊廢並舉。陞堂小參。入室無虛日。
嘗言。晦堂真淨同門諸老。祇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師
曰。蓋照覺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爲道。更不求妙悟。
却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真實頓悟。見性法門。
爲建立。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
物。爲隔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元說妙。爲禪誣罔。先聖
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顛倒。恬然不覺
真可憐。憫圓覺經云。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

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眾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爲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眾。生咎豈虛語哉。所以真淨和尚小叅云。舉執個一切平常。至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曰。你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去。而今子孫門。如死灰。良可歎也。

朱顯謨世英問佛法大意。師以書答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天真。一一明妙。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眾生。悟自心。故成佛。而眾生卽佛。佛卽眾生。由迷悟故有。

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洪覺範曰。雲菴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旨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法界三觀六頌。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象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差萬怪。火裏蜚螻。吞却螃蟹。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

旨司錄

卷三十一、眞淨文

四

出娼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佛果禪師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張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張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張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張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張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故眞淨偈云云。卽舉此偈。張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刹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事事不知。色空誰

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鎢錐。魔軍膽碎。崇甯元年十月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辭眾。眾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將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誠諸徒眾畢。泊然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塔於泐潭洞山。大慧云。老南下尊宿。五祖只肯晦堂真淨。二老而已。自餘不肯他也。五祖爲人如綿裏一柄刀。相似纔挨著。便將咽喉一刺。刺殺你去也。若是眞淨。脚上著也。卽脚上殺你。手上著也。卽手上殺你。燕喉上著也。卽燕喉上殺你。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遊方至雙嶺寺。謁法昌遇禪師。遇方附

火師揭簾遇詬曰。誰故出我烟師反走。遇呼曰。來。汝何所來。曰。大甯。遇曰。三門夜來倒。知否。師愕然曰。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會得見。師惘然。卽展拜。遇使謁翠巖真久之。無省。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政和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嘴。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

吉州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古田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而孕。及生。白光滿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出家。二十遠遊。貌豐碩。寡言語。惟道是究。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卽之

者。一舉手而去。父事黃龍。龍甚重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師。師橫機無所讓。順謂龍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龍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師嘗問龍。文首座如何在黃檗時。龍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邇來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旣龍過雙嶺。師謁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龍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

隨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龍曰：旣無事。何須剃髮。師曰：若不剃髮。爭知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便喝。師拍一拍。龍又喝。師便出。復侍次。龍曰：此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麼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

展兩手。龍喝。師便出。齋後又侍立。龍問。懽懽鬆鬆。兩人共
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個須彌山。撮來
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
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英邵武在同安。師將往謁。故云。師曰。渠也須到這
個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鑪。曰。這個是黑漆火鑪。那個
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
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
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
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

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尙始得。便出龍出堂外曰。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師曰。若與麼。何曾得安樂處。師上方丈問訊。龍曰。據汝知見。祇得上梢不得下梢。師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曰。如何是上梢。師曰。風過樹頭搖。曰。如何是下梢。師曰。刀斫斧鑿。龍曰。老僧卽不然。師曰。如何是上梢。曰。頭鬚鬢。耳卓朔。曰。如何是下梢。曰。緊峭草鞋。師曰。謝師答話。龍便喝。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

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師室中每垂問。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八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眾將入滅。說偈曰。露質浮世。奄忽八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鑪優鉢。說偈畢。乃入浴。浴出。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復出。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太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日。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

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病。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銘。覺復疏之。中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洪覺範爲師傳。贊曰。潛菴爲子言。閑爲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其坐而假寐。夢語滾滾。而領略識之。皆古衲機緣。初以爲適然。已而每每連楊。莫不爾。蓋其欸誠於道精一如此。唐道氤譏明皇。曩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著

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薰不一者也。張無垢問

大慧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無垢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又慧答問。伯恭侍郎書曰。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惟夢乃全妄想也。而眾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為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為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眾生。住邪定者。八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眾生。以目前實在底境界為安定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某三十六歲之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癢處。亦嘗以

旨司錄

卷三十六 隆慶閑

七

此問圓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某復曰
如某未睡著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
從前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却得受用及
乎上牀半醒半覺時已做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
歡喜無量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
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
火風分散眾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
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
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恒一是妄語如何
敢開大日說禪除非佛說寤寐分明作兩段則我此病不
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
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
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
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寐時便是寤時底
寤時便是寐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
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
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
通子細讀來教數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語故不免以

昔時所疑慮吐露願居士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
 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莫兩極
 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莫兩極
 決不是夢矣高峰妙禪師初參斷橋無所省既參雪巖
 欽令看無字初每詰其日用所做工夫如何久之不問做
 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痛拳打
 出未幾巖遷南明峰過徑山忽於夢中憶斷橋和尚室中
 所舉萬法歸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寢食俱忘東西不
 辨至第六日在堂下行見眾僧堂內出不覺輒於隊中至
 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見演和尚真讚有云百年三萬六
 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頓悟巖巖所問拖死屍語如放下百
 二十斤擔子乃過南明謁巖巖屢加煅煉峰於古人公案
 雖不受瞞及開口則又覺有礙於日用中向不得自由如
 欠人債相似巖遷天甯峰又隨侍巖問日間浩浩時還作
 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巖云睡夢中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
 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峰茫然
 不能答巖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
 古窮今你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

指月錄卷之二十六終

我這一覺畢竟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峰稟教即自
誓云拚了一生作個癡漢定要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
一日寓菴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
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誦訛
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
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團悟禪師和靈源睦睡
歌云懣懣懂懂無巴鼻兀兀陶陶絕忌諱信任流光動地
遷不論冬夏惟瞋睡個中滋味佛不知空咄蚌蛤與螺師
放身不管卧水底興發長捱布袋兒鼻息如雷誰顧得尋
常少見有醒時沒醒時良有以要明瞋睡中宗旨從來一
覺到天明佛來不解擡身起纔使舒光徧大千終來換我
無憂底校疏親渾打失瞋睡根靈莫窮詰有人契會便叅
同睡著須知更綿密

指月錄

卷二十一

三

指月錄卷之二十七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眞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眞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卽日造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又往見翠巖眞點胸。方入室。

真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引手招真。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真自是知其機。辯脫卻窠臼。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烟息。弓弣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個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

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喜妙

曰可貴
可賤

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

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
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
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
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
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個甚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
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
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

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金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尤峰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利說。眾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會以光明與之。居士推牀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

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
吾答話得腰褪。玄沙開書是白紙。順公屈服。熙甯二年
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眾曰。領眾不肅。正坐
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鐘集眾。敘行腳始末。曰。吾滅
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眾也。言卒而逝。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受賢首宗於太三藏。成名見同學法亮
者。參南宗。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我
死後。爲汝敷說。師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卽趨
去。師因棄講。謁南禪師。每造室。南公必斂目良久。乃語師。

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
 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閉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
 亦可在師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
 以經論有聲師常侍坐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
 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
 何事曰來親近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
 僧未有酬者韋曰若言見爭奈驢若言不見今禮觀誰以
 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稱善師亦以
 爲然南公獨曰漚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師日夜究

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菴嵩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坐。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公顧香鑪。僧卽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此是陀羅尼。師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不解。爭能與麼。師方有省。師律身甚嚴。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謝絕交遊。有過師者。虛己坐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太絕物。非和光同塵義。面戒之。師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惟粥飯二

時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矧行偉根器日劫。相倍者。甯暇囿世情。事清談。誤悅人。增我相。乎南公賢之。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連。塔於寺之東。

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訪法昌遇和尚。遇問曰。見說你要爲黃龍燒香。是否。曰。不敢。遇曰。龍生龍子。須是解興雲吐霧。始得。師曰。隨家豐儉。遇曰。你未拈香。早鈍置黃龍了也。師曰。且莫多口。遇曰。你且道。黃龍寶頭處。作麼生。師提起坐具。遇喚行者討坐具來。行者提在手中。遇便打云。你三

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師後住衡之華光。乃有坦率之風。罹有司。民其衣華光。旣遭回祿。而師語錄於灰燼中。字畫無損。餘紙悉盡。信般若之明驗矣。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叅黃龍。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甯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一日爲達上座咨問入室。龍曰。旣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師曰。事不厭細。龍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師曰。不得一句。龍遂行入方丈。師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龍笑而已。師脅不至席三十年。

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元祐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

景福順禪師得心印於老黃龍。嘗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鑪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曠劫無明當下消。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顏貌如生。素與潘延之善。臨終使人要延之敘別。延之至而師去矣。

黃檗積翠菴主。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師曰。舉似我。奇敘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

奇莫測。以語偉偉曰。汝非永不非。奇走積翠質之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作偈曰。明暗相叅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錘。

延慶洪準禪師得法黃龍。天資純至。聞人之善。喜見眉宇。聞人之惡。合掌扣空。暮年不領院事。寓跡於寒溪寺。年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所營爲。眠食之餘。惟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寂。弟子皆赴供。惟一僕夫在。安坐讀孔雀經一周。瞑目而逝。三日不傾。鄉人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狀。良久視之。寂

然去矣。顏色如生。道俗塑而龕之。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儼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師遊廬山。圓通訥以院事讓師。而訥處東堂。未幾。訥厭閑寂。

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曰師師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眾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眾大驚挽之不可示眾明明知道只是這個爲甚麼透不過只爲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又道動展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墮在塗中隱隱猶懷近日嫌豈不見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三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餞

頭又不見山僧在法華時。嘗示眾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眾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取參。示眾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也。擲拄杖下座。示眾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末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妙喜曰。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

若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他熱瞞徑山。恁麼道爲已得。一回汗出者說。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著。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師曰。確擣磨磨。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曰。恰是。僧吐舌。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曰。放過一著。金陵保甯仁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著。上堂。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唧阿唧。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

鳴呼。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
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
三片。示眾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
優波鞠多丈室盈簍。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
不住曹溪。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眾云。且喜得天下
太平。

北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訪。值視斷次。士曰。某爲王事所牽。何
由免難。岐指曰。委悉得麼。士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北
部。宏願深廣。利濟羣生。士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

官身廣宏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士於此有省。
潭州大滬慕詰真如禪師上堂。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屈。月
生二。東西南北沒把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
放行則怛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
良久云。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師室中問學者。趙州
洗鉢孟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則師以手托之。曰。歇去。自
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師律身精嚴。放參罷。輒自
作務。使令者在側如路人。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
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眾。

趨寂。闍維舍利斛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分塔於京潭。福州聖泉紹燈禪師。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觀諸經論如宿習。一日索浴更衣陞座。四方檀信湊至。師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兩日後聞鐘聲。忽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守孫公請師祈雨。甘澤大沛。後凡有所禱。輒應。不著所終。又有慧力善周禪師者。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亦玉泉

祠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上堂舉德山示眾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怎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洪州寶峰闍提惟照禪師嘗夜坐闍道時風雪震薄聞警道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鰲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示聰藏主法語五則。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脉透得過。

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要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個是得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見

無情無語無拽住。便問他。你是何人。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
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
說。個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謂之心空耶。
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名宗。泯性相而
歸法界。謂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
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
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鼓鐵錐。

雖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眾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復曰。丹霞有個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個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幾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遊方至蘇州瑞光。謁圓照。坐定。照

特顧之。師便契旨。僧問寶塔原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師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蔬名者不食。其真誠應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屆期而化。與圓照齊名。時號大小本。

投子修頤禪師。參慧林。因喫麵。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富

鄭公因趙清獻公警發。不捨晝夜。力進此道。謁師於投子。會師方爲眾登座。富見師左右顧視。忽有省。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八室。師見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富聞汗流浹背。卽大悟。隨以頌寄圓照。頌見圓照章中。

清獻公趙抃。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

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衫耳。公嘗自題偈齋中曰。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終遺書佛慧有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

指月錄卷之二十七終

旨司錄

卷二十七 清獻公

指月錄卷之二十八

六祖下第十四世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

王傳作

生有紫肉幕

左肩。右袒如僧伽黎。比壯魁岸。黑面如梵僧。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師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師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師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師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師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師無留意。至黃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

指月錄

卷二十八 死心新

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
尙談辯無所牴牾。堂患之。俱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說食
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個
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
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
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卽大悟。趨見晦堂。忘納
其屨。卽自譽曰。天下人總_三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
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謁喆禪師於嶽
麓。喆問是凡是聖。師曰。非凡非聖。喆曰。是甚麼。師曰。高著

眼。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曰。且道是凡是聖。
詰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師仰屋作噓聲。詰曰。氣殺
人。師曰。恰是拂袖便出。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
師曰。某甲自黃龍來。遇曰。還見心禪師麼。師曰。見。遇曰。甚
麼處見。師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插火箸于鑪中曰。這個又
作麼生。師拽脫火箸便行。師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
色彩著於瞑中。令百人千萬人夜視其色。甯有辨其青黃
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個個是盲人。王正言問。嘗聞
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卽死卽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師曰。

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卽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住翠巖時。翠巖有淫祠。鄉人禳禱。酒馘無虛日。師誠知事。令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掇禍。師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師叱之。蟒遁。安寢無他。雪堂行和尚拾遺錄載此事。云是齊安王祠。乃李主景遠也。復云。師一夜夢神人。峨冠而前。告曰。弟子爲師所斥。不遑安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師夢中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滿其數。師後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否。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夫爲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眞淨會中。元首座至。師如前問。元云。甜瓜。連。蒂。甜。苦。瓠。連。根。苦。師大喜之。元乃辨才高弟也。

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

墓志。鑱於碑陰者。師罵曰。凌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志已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屬疾。退居晦堂。夜參。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甚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有乞末後句者。師示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平生愛罵人。只爲長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

說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十五日。泊然坐逝。茶毘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者。獲之尤甚。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於晦堂丈室之北。

龍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生南州武甯陳氏。方垂髻。日誦數千言。有異比。止見之。引手熟視。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令出家。年十七。爲大僧。見延安耆宿法安。安曰。汝苦海法航也。我尋常溝瀆耳。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師至黃龍。泯泯與眾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

誓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宏。大法。初聞。多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或致亂。令就侍者房熟寐。洪覺範與師爲法門昆仲。嘗聞師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効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

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掩房。遣呼以栖首座至。敘說決別。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真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而生。而了緣卽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是厠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真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證乃知。餘莫能測者。

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怎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汙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汙染緣。乖護念旨。埋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立。振大機大用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清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

家微派。斑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真。敘如上事。以投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向。乞空文於有位。求爲志銘。張飾說以浼吾。至囑至囑。因自應作目所敘曰。吾生常住真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漠清漢。歟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門弟子遵師遺誡。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

龍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迴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閑緣。歲餘。忽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祇是這個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宏道爲難。宏道猶在己。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平。一平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

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韓子蒼問大慧曰。清公如何。慧曰。向聞其拈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云。魚龍蝦蟹。向甚處著。若如此。亦浪得其名。子蒼持此語達師。師曰。公向他道。譬如一人船行。一人陸行。二人俱至。慧聞此語。乃曰。草堂得也。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

見老僧。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卽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尙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初謁秀圓通。語具圓通章。自是遂著
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惟朝粥午飯。銳志參求。既依晦堂。乞
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
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
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
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
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死心新禪師。
隨眾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
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

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瞞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參晦堂。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齧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

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祇爲走盤難看。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初首眾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卽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

得和尙指示。泊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密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事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道法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

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日。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師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如素所戒。師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其麼處去。

張無盡以頌答三問。其一日。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

對曾參問曾哲從來孝子諱翁名其二曰人間鬼使符來
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個轉身時節子莫教闍老等閑知
其三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
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元祐六年冬浴訖集眾說偈曰四
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
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
麼生。師曰。恩大難酬。圓通大稱賞之。後數日。舉立僧秉拂。
機思遲鈍。闕堂大笑。師有慚色。次日特爲大眾茶。安茶具
在案上。慙無以自處。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數跳。悟得

答語機鋒迅捷。無敢當者。復至真淨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出世時。上堂小參。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又言。和尚熙甯三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子瓠子。那裏得知。或曰。寶華王座上。爲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大慧宗門武庫云。法雲佛照杲禪師。嘗退居景德鐵羅漢院。殿中有木羅漢數尊。京師苦寒。杲取而燒之。擁鑪達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無數。諸座主輩皆謂之爲外道。蓋佛照乃丹霞輩流。非俗服所能驗也。又云。佛照杲和尚。初住歸宗。專精行道。未嘗少懈。深夜修敬。罷坐於僧堂地鑪中。忽見二僧入堂。一人龐眉雪頂。一人

少年皆丰姿頎然。杲心喜，自謂曰：我座中有如此僧，須臾二人出堂。杲襲其後，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鑪中尚有火，杲炷香禮佛。二僧復出，亦襲其後。至佛殿前，偶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扃鑰，遂喚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鑰匙開門，見鑪中香烟未斷，香匣在寶階上，自不論其故，妙喜親見佛照說時，守舜在旁猶指以爲證。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初謁梁山乘禪師，乘曰：驅鳥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既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滬。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

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個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十餘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必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走敘其事。淨詎曰。此乃敢爾。暮直耶。自此跡愈晦。名愈著。初雲巖虛席。郡牧命死心禪師舉所知。心曰。準山主住得。某未嘗識渠。見有洗鉢頌甚好。牧請舉。心

舉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牧奇之。因請至雲巖。死心舉師住雲巖。心謂寺丞張邦昌曰。這個長老極有鼻孔。一日會諸山于南昌。師後至。心指曰。這川僧唱喏也破句。便敢出來做長老。師喝一喝曰。何嘗破句來。心顧昌曰。向道有鼻孔。昌大悅。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廬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曰。叟。師曰。蝦蟆窟裏作活計。曰。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從歸宗來。曰。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曰。袁州。師曰。夏在甚處。曰。仰

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曰。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曰。話墮阿師。問僧。你來作甚麼。曰。特來問訊和尚。師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曰。和尚莫瞞人。師曰。馬大師爲甚麼從闍黎腳根下走過。僧無語。師曰。却是闍黎瞞老僧。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甚麼處去。座曰。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曰。便請。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師曰。爲甚麼拈起鞏縣茶瓶。却是饒州磁碗。曰。臨崖看許。眼特地一場愁。師叫屈。座吐舌而退。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隕。未審此理如何。師遂

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
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峰不打這
鼓笛。便下坐。上堂。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
轆轤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
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
拄杖起身云。大眾。寶峰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直得五老
峰頭。黑雲黶黶。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

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
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云。有甚麼交。
涉。復顧眾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師自浙回泐潭。
謁深禪師。亦真淨嗣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
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沒。
無時。眾憚之。師故於半夜登溷。方脫衣。悟卽提淨水至。師。
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
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
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參禪學道。

祇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枕头。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移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有聲。由是絕跡。師平生律身以約。雖領徒宏法。不異在眾時。晨興後架。祇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其他受用大率類此。放參罷。方丈侍者人力。便如路人。掃地煎茶。皆躬親爲之。政和五年夏。師卧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無。師曰。旣無自性。以

空納空。吾未嘗顛倒。首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跛驢上壁。自和尙也好喫一服藥。師曰。朽木搭橋。曰。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曰。你作麼生。座擬進語。師曰。你也好喫一服藥。七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晴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少孤。依三峰詭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從宣祕度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于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平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

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

白枝枝不著花。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攬魚蝦。淨見

為助喜。

智證傳曰。余昔菴於高安九峰之下。有僧問予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

座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

個是賓。那個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余方欲酬之。頓見三

元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為寂滅之幢也。雖百千

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況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

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路。細看卽是陷虎機。忽

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又蘿

湖野錄云。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參侍真淨和尚。而

寶峰一日有客問真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真淨曰。也有

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不自安。卽詣真淨求決所疑。

真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猶養來。堂上絕蟲行。分

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

便喝。真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

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刪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間拋出令人怕翻身跳躑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欄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元頌洊有所證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反以文華才辨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又按林間錄覺範自述云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即宗一章是覺範與僧談靈雲偈至元沙未徹語僧請益覺範因示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云云至臨川與朱世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遊疎山飯於逆旅上藍以手畫案謂師曰經軸之上必題火字是何義師即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

義也。上藍愕然。師爲作偈曰。以字不成。入不是。法身睡著。無遮蔽。衲僧對面。不知名。百眾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貌有些些。師問。世英曰。此偈又予字義之訓詁也。崇甯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敘悅末後句未卒。

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下。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師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覲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棗柏曰。華嚴第三會。於須彌山頂上說。十住表入理。棄智非生。滅心所得。至故如須彌山。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所及。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於

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成一切智山。
煩惱海便成性海。若起心思慮。有所攀緣。則塵勞山愈高。
煩惱海愈深。不可至其智頂。師曰。首楞嚴曰。汝但棄其生。
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故維摩大士。
現神力。卽時須彌燈王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
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
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寶覺禪師。
曰。以師子座之高廣。毘耶室之狹小。但思其間。卽成妨礙。
嘗問轉運判官夏倚。汝言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

桌下。乃以壓尺擊香桌。又擊狗曰。狗有情。卽去。香桌無情。卽住。如何得成一體。倚不能對。寶覺曰。纔入思。惟便成剩法。前聖所知。轉相傳授。皆此旨也。而學者莫能明。如言彈指而五百毒龍屈伏。女子之定亦出。尤昭著明白者也。滌山嘗語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而仰山曰。慧寂信位。亦不立。予恨仰山極力道不盡。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眾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師曰。滌山嘗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眾盲捫象。隨所得之爲是。故象偏

爲尾爲蹄爲腰爲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不變壞之常也。而解法華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越凡聖。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殆所謂隨語生解。謬矣乎。楞伽經曰。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名字故。大慧如爲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師曰。僧問九峰禪師曰。深山中。還有佛法也。無。答曰。有。僧曰。如何是深山中佛法。答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今學者聞舉。便欣然以爲。

解了。有詰之者則曰觸目全真頭頭顯現。嗟乎。此所謂觀指不得實義者也。子嘗與僧自逍遙山經亂石礪入五峰。休於樹陰。舉此因緣作偈曰。石頭若是佛法。法身應不靈。聖佛法若有大小。法身應分少剩。枯骨頭上沒汁。衲僧眼見不信。八萬四千法門。一句爲汝說盡。唐僧復禮有法辯。當時流輩推尊之。作真妄偈。問天下學者曰。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卽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懣茲理。願爲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清涼國師答曰。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卽止。能迷非所

迷。妄得長相似。從來未曾悟。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真。方是恒妙理。分別心未忘。何由出生死。圭峰禪師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真妄卽空。知空妄卽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夢幻。何終復何始。此是眾生源。窮之出生死。又曰。人多謂真能生妄。故妄不窮盡。爲決此理。重答前偈曰。不是真生妄。妄迷真而起。悟妄本自真。知真妄卽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皆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達此出生死。師謂二老所答之辭。皆未副復禮問意。彼問真法本淨。妄念何由而起。但曰。迷真不覺。

則孰不能答耶。因為明其意作偈曰。真法本無性。隨緣染。淨起不了號無明了之。全佛智無明。全妄情知覺。全真理。當念絕古今底處。尋終始。本自離言詮。分別即生死。徐六喻擔板。宗鏡錄曰。雖然心即是業。業即是心。既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答曰。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即是如來秘密之教。又凡作業。悉是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不自生。無法牽情。云何成業。師為作偈。釋其旨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

應念獲福。舉手操刃。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橫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沉生死。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心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師曰。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量同太虛。然則卽今現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曰。且亂想虛妄。如因夢中事。心力昧略。微劣故也。嗟乎。人

莫不有忠孝之心也。而王祥卧冰則魚躍。耿恭拜井則泉
冽。何也。蓋其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影響。○涅槃經。迦
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義
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惟有密語。無秘密藏。譬如幻王。機
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
爾。咸令眾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佛讚
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
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觀見。如來之言。
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

了達則不名藏。又曰。又無語者。猶如嬰孩。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卽秘密之言。雖有所說。眾生不解。故名無語。故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者。個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

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耶。師每曰。衲子於此。徹去。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斷頭船子下揚州。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辭呪句。雖復隱密。而當可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密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具壽善現。復告言。我會於此。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密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能解者。

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至江西馬祖南嶽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爲真吼馬祖爲全提其機鋒如火聚擬之則死學者乃欲以意思解不亦悞哉有僧謂師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答曰不落或答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答曰通身是有聞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徧身是或有問如何是佛或答曰臭肉等來蠅有聞之者曰我則不然破

驢脊上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或答曰。何必有聞之者。曰。何不道個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優劣。得達其旨。於法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拈來也耶。則彼皆輕重問答。錙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辨別也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疑不能釋也。師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茗帚二字。日夕誦之。言茗則已忘帚。言帚則又忘茗。每自剋責。係念不休。忽能言曰。茗帚。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子能如誦茗帚者。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爲

物之心。僧驚騰而去。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遺語如流。至曰。藏天下於天下。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眾。晦堂笑曰。汝善說道理。師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紛紛嗅跡但尋香。端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挂角羊。又問列子載兩小兒論曰。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答。其意何在。學者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無以說也。晦堂亦笑之。師作偈釋之曰。涼溫遠近轉增疑。不答當渠痛處。雖尙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師曰。靈源禪師。

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汙染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眾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卽誦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良可笑也。

師之著述最佳者。是臨濟宗旨一篇。自首至無盡。領之皆論三元三

要錄於臨濟章次述。十智同真錄於汾陽章次述。四賓主錄於臨濟章。龍山論賓主語錄。龍山章。洞山論賓主語錄。洞山章。次與朱世英上藍論經軸首八字語錄之本。章論法華經世尊廣長舌語錄於本章。獨論華嚴經語教乘常談不錄耳。建炎二年五月。示寂於同安。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預講席十二年。宿學爭下之。嘗欲會通諸宗異義。以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臺何義耶。師不能對。卽遊方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

指月錄

卷二十八 系南

慧日

后

不勝耳。師識其意。拜賜而行。諸方力挽出世。師不應。菴居於衡嶽石頭。二十年不與世接。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甯元年冬。徧辭山中之人。曳杖竟去。留之不可。曰。龍安照禪師。吾友也。偶念見之耳。龍安聞其肯來。使人自長沙迎之。居於最樂堂。明年六月晦。問侍者曰。蚤暮曰已夕矣。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卽是報佛恩德。言訖而寂。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臨示寂。陞座告眾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跡。乃歸方丈。跏趺而逝。信州永豐慧日菴主。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贖路者畢集。師笑不已。眾問其故。卽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

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紹興丙寅夏。辭眾檀歸。付院事。四眾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

成話。禰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打一圓相曰。噯。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闍維設利如霞而下。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界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契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自。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

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及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

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
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
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
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
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
遽指以問師曰。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而僧無
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
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
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

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雪堂和尚拾遺錄云。五祖在受業寺。逐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字。欲唱禮遽疑。乃白諸老宿曰。如何屎字亦稱爲法。某禮至此。疑不解。老宿曰。據汝所問。可以南詢。汝是正宗門中根器也。祖遂南遊。初抵興元府。經時逗留。隨房僧赴請。稍違初志。受業師聞之。寄信至祖。祖開緘。只見兩行字云。汝旣出得醋甕。又却淹在醬缸裏。祖讀罷。卽日登途。往浙西參圓照本。次見浮山遠。遠異其根器。指見白雲端。端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

旨司錄

卷二十八

五祖演

三

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情頓息。未幾令
充磨頭。下與燈錄同。豈拾遺所載禮經事是成都習唯識
已前事。迦葉不覆藏因緣。乃白雲所示。南泉摩尼珠因緣
乃師所請益記者。各述所聞。而拾遺所載固燈錄所刪棄
耶。拾遺錄又云。白雲一日室中舉雲門示眾。如許大栗子
喫得幾個。眾下語皆不契。問師。師曰。懸羊頭賣狗肉。雲駭
之。師嘗曰。我叅二十年。今方識羞。後靈源聞歎曰。好識羞
兩字。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有俗士投師出家。自曰捨緣。
師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師曰。我也有
個老婆。還信否。士默然。師乃頌曰。我有個老婆出世。無人
見。晝夜共一處。自然。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
有方便。并錄以博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
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瀉仰下事。
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
尚。師曰。巡人。

犯夜。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

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徑山杲云。此三轉語。一轉

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具一隻眼。圓悟

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師曰。也祇個程限。是甚麼閑

事。又云。我這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師謂圓悟曰。你

也儘好。只是有些病。悟再三請問。不知某有甚麼病。師云。

只是禪忒多。悟云。本爲參禪。因甚麼却嫌人說禪。師云。只

似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時有僧便問。因甚嫌人說禪。師云。

惡情。師一日問圓悟。無縫塔話。悟罔然。直從方丈至

三門方道得師云。你道得也。悟云。不然。暫時不在。便不堪也。三佛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祇是乾爆爆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師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圓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祇一兩句便了。分明是個老大蟲。師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

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耳。開聖覺初參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師法道經造席下。一日室中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鬚張三黑李四。師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爲座元。師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言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師云道甚麼。覺云鬚張三黑李四。師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師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往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

忽覺胸前如搥。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
而不愈。竟卒。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曰。紙撚
無油。洞山老漢。不是無。祇是太儉。或有人問。四面如何是
善知識眼。但向伊道。瞎。且要相稱。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
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月下騰騰信脚歸。示眾。
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
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
得。忽有個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
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示眾。舉德山。

答僧我宗無語句。雪峰聞之。有省。後峰云。我當時空手去。

空手歸。因緣。

語具雪峰章。

師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個

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小參。舉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眾。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

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個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個佛頭。金輪水際作個佛脚。四大洲作個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眾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個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個佛。南瞻部洲作一個佛。西瞿耶尼作一個佛。北鬱單越作一個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麼。又喚甚麼作眾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弗於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

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旣
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個漢出來道。白雲休
寐語。大眾記。這一轉。示眾。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
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
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麼有
麼。便下座。大眾散。師高聲云。侍者。者應諾。師曰。收取坐具
復問侍者云。收得坐具麼。者提起坐具。師曰。我早知汝恁
麼也。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八門便
棒。臨濟八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個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個甚麼。笑白雲萬里。謝街坊上堂。街坊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先見。衫袖一遮。並不妨事。今朝舉似大眾。不敢隱藏。何故。賞伊大膽。下得這個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爲什麼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爲能。然雖如是。賓主歷然。端和尚忌辰上堂。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

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劈胸趯。乃云。交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人。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

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眾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示眾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黎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眾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眾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響。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桺條若更問五祖老。響。自云。諾。惺惺著。師云。三乘人出三界獄。小果必藉方便。如穴。

地穿壁。及自天窓中出。惟得道菩薩。從初入地獄。先與獄子不相疑。一切如常。一日寄信去。覓得酒肉。與獄子喫。至大醉。取獄子衣服行纏。結束自身。却將自己破衣服與獄子著。移枷在獄子頂上。坐在牢裏。却自手捉獄子藤條。公然從大門出去。參禪人。須是怎麼始得。師云。我這裏禪。似個什麼。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却復鎖了。故於廳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

尋穿窬而去。其家人卽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却得一計。作鼠齧聲。其家遣婢點燈開櫃。櫃纔開了。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出。其家人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件意。爺云。你恁麼儘做得。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月林觀頌云。牛過窻櫺錯爲妄名。大唐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高峰妙頌云。等閑放尾巴尖上。會新羅鷄子過多時。師一日持錫遶廊曰。

莫有屬牛人問命麼。眾皆無語。師乃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常展手問。

僧曰。如何喚作手。室中常問僧。倩女離魂。那個是真底。

萬菴柔頌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熳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寂寂無人草自生。或菴體頌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普融藏主入室次。師舉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輪機絕。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崇甯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

辭眾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

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誠曰。汝等好作
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年八十
餘。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真身。吾手啓而舉。吾再
出矣。師住山時。塑手泥凍中裂。相去容匕。眾咸異之。師嘗
拜塔。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
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作禮。及將亡之夕。山摧石隕。四十
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個山
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

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惟謝功甫大
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
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
可知禮也。士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
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撩天。玉
兔趕他不著。羅湖野錄云。郭謁端端。端問曰。牛醅乎。對曰。醅
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醅乎。醅乎。於是為郭陞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
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止乙巳。化
三千。可知禮。當是一事。所記各有所詳耳。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熱向鑪中橫穿。

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眾白過始得。雲居老人
有個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
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
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遞
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甯初到五祖。請祖陞座。公趨
前拈香曰。此一瓣香。薰向鑪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
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
魚不食。一鑪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羅野。佉

麼。麼。麼。幾度。白雪。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麼。不。麼。
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
卽。向。汝。道。太。眾。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約。
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甯。亦。請。陞。座。
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顙。門。請。師。重。著。楔。
保。甯。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眾。證。明。又。卓。一。下。便。下。
座。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鷗。
吳。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子。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

眾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安吉州上方曰。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雕。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

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

潯州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辯自將。保甯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劍。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顯曰。漫效顰。亦提得一個勇。曰。何不呈似老僧。顯便舉云。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截斷。毘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搥。勇作倒勢。顯拂袖便行。勇曰。且來。顯曰。且去。掘窟。勇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偁於眾。待以猶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瑤公遊水磨。顯

偕數衲先在。遂侍端右。瑤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他在此聽話。顯曰。不會帶得標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顏。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個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從古教乘有言。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鑪曰。這個是香鑪。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行。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

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視。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多灼虜者。火絕。得五色舍利。併靈骨北歸。所執僧尼悉聽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至沔漢。

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
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
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霞於翌日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
臨溪水。寒祖師。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
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
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便出。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
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
誦數千言。十一得度。十八遊方。至汝州謁成枯木。甚器之。

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諾諾。即造丹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廉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在。且去。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師。

趙公令諷。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王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

江州圓通德止禪師。歷陽金紫徐閎中之季子。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既成童。強記過人。爲文多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日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

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眾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名利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眾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咦。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卽

契悟。蘿湖野錄云。成指偈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詩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處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

吉州青原齊禪師。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個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個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後徧參至石門印契。示寂日。說偈。

旨司錄

卷二十八

青原齊如菴主法海

遺眾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碎千山與萬山。

天臺山如菴主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逼請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領旨於一公。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將示寂。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屈明坐脫。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卽洞明。出住資福。履滿戶外。蔣山佛鑑勸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值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菴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

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誑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

平江府萬壽如瓚證悟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卽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眾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寺。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偈曰。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筍輿。乃書偈告眾曰。道。

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參問。勉眾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個落在甚麼處。眾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大覺法慶禪師。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處者曰。古人甚奇怪。師謂侍者曰。吾化後。汝可喚之。若能回來。是有道力也。後預知時至。乃作頌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颺却。免占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坐逝。侍者記昔約。遂喚師。師應曰。作麼者。曰。和。

尙何裸跣而去。師曰：來時何有者？欲強穿衣。師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曰：七
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鐵牛踣跳過新羅。撞破
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

臨安府廣福院惟尙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
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
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
錐。覲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鷗鷺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

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
弓便出。指月錄雲門宗止於師

指月錄卷之二十八終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大覺慶

廣福尚

三

卷二十八（隆興黃龍悟新禪師）

臨安廣福惟尚禪師

指月錄

抄月金

卷二十一

四

1954

指月錄卷之二十九

六祖下第十五世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個。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潯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惟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結茅青

旨引錄

卷之二十九 禾山方

普菴主二

龍野吹鐵笛自娛。多賦詠。有警眾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又山居偈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屠戮。師爲賊所得。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我死必矣。能一祭我乎。賊奉肉食。師如常出生畢。乃曰。孰爲文。賊笑。師索筆大書一文。其詞旨超達。遂舉箸飫餐。餐罷笑曰。劫數旣遭離亂。我

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大駭。羅拜。衛師而出。烏鎮悉免焚掠。有僧見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堊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尙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鼈。去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眾。眾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堊。一省柴燒。二省開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

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流而下。眾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屏水而回。眾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眾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跏坐。顏色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塔于青龍。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

觀有省乃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二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叅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甯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個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

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甯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立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示寂時書偈。跌坐而化。有明心錄行世。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

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
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
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誠篤。告以須是大
徹。方得自在也。未幾。因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
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
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擲鄰案僧一掌。卽
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

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扣靈源。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

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

東京天甯長靈守卓禪師。上堂。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麼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劑。已透關者。更請辨看。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上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舍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初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

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霞器之。師自以爲礙。棄
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
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爲印可。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
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
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
門。潭卽呵之。師擬問。潭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中。
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
領悟。乃大笑。潭下禪牀。執着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

復拓開。潭大笑。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娠。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人大異之。旻出家。徧叅。後至泐潭。一見器之。師陳列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

潭首肯。

慶元府二靈知和菴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
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
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
麼作禪師。鸞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
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
然之。幻寄曰。可憐萬劫繫驢橛。棲雪竇之中峰。棲雲兩菴。逾二十年。
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
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個在。曰。卻請菴主道。師卻

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目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眾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

指月錄

卷二十九

知和

端仙

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過向氏。向先一夕夢神告云。接相公。公至。向遂約以女。女公既第。遂娶向氏。公一日見藏經。裝潢嚴麗。怫然曰。人之崇事聖人書。乃不及此。欲著無佛論。向氏曰。既是無佛。何論之。

有須者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後訪同列見維摩經。適讀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歎曰。胡人之言亦能爾耶。乃借歸閱次。向氏問讀何書。公曰維摩經。向氏曰可熟讀此。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因深信佛乘。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總。總詰所見與已符合。因印可。且令往見其弟子玉溪慈古鏡。公按部分甯。諸禪迂之。首致敬于慈。聞龔德莊嘗言兜率悅聰明。因問悅曰。聞公善文章。悅笑曰。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

少曰三十里。問堯率曰五里。乃過堯率。先是悅夢手搏日輪。覺語首座曰。日輪運轉之象。張運使且過此。吾當深錐痛劖之。首座曰。士大夫惡拂己者。或起別釁。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詩擬瀑軒有云。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意譏悅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未後句。是有耶。是無。

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授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直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叅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甯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

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疏。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答之。燈錄武庫皆不載其頌。公嘗云。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法輪。是真實義。法華會上。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牕上。聲如雷震。眾視之。已薨矣。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

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養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卽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

隆興府雲巖天游典牛禪師。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眾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

旨司錄

卷二十九

鑒法師法

十

兩角指天。四脚踏地。拽斷鼻繩。牧其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嘗於池之天甯。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徧謁諸方。後到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

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匝。滹曰：「不是這個道理。」師趨出。一日，滹爲眾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滹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滹喝之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滹曰：「也祇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胸築之。滹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一日，普說罷，召眾曰：「諸子且末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

座倚杖而逝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少爲進士。有聲書畫。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至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眾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個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懃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于海會。出問。未知關楨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楨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

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圍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謂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猫有歆血之功。虎有起屍。

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人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叅。復以領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尙無恙。師再侍之。故名聲藹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

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滌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

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
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
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
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
前栢樹子。聾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
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鷄香
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
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
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

旨曰錄

卷二十九 佛果

古

首宗門武庫云圓悟和尚嘗參五祖室中平生所得一句用不著久之無契悟下同上圓悟和尚初在潯山一日真如和尚問曰如何悟云起滅不停如日可知是博地凡夫老僧三十年在裏許踐履祇得個相似次見晦堂堂曰我在院十二年不會如今方會脚尖頭也踢出個佛悟後住昭覺有長老問劉鐵磨到潯山問答并雪竇御街行頌未審此意如何悟曰老僧更參四十年也不到雪竇處長老歎曰昭覺和尚猶如此說況餘人耶師語錄中小參有云山僧頃日問五祖和尚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他道汝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參來參去忽因聞舉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忽然桶底脫庭前栢樹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過也是睦州擔板也是不落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教二六時中眼裏耳裏乃至鐘鳴鼓響驢鳴犬吠無非這個消息又云五祖嘗云諸方參得底禪如琉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一莫教老僧見將鐵椎一擊定碎也山僧初見他如此說便盡

心叅他嘗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會山僧便喝或
下語總不契他云須是情識淨盡計較都忘處會山僧明
日便即於無計較處胡道亂道轉沒交涉後來徹悟實見
實用如鏡當臺明珠在掌又云老僧往日爲熱病所苦死
却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遂驚駭
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脚尋訪有道知識體究此事初到大
滄叅眞如和尚終日面壁默坐將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
年許忽有個省處然只認得個昭昭靈靈驢前馬後只向
四大身中作個動用若被人授著一似無見處只爲解脫
坑埋却禪道滿肚於佛法上看卽有於世法上看卽無後
到白雲先師處被他云你總無見處
自此全無齟齬分下載悟緣同此

問古人道。榔標橫

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
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
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僧

問譬如擲劍揮空有一人劍亦無虛空亦不揮時如何師
曰大眾見你敗闕曰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放行師曰
莫謗叢林好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藏身露影曰今日
捉敗師曰果然僧問九旬禁足三月護生只如花猫取
斷南泉分身兩段斑蛇適會赤眼就地一鉏未審是持是
犯師云破戒也不知進云大用不拘今古楷模師云依舊
分身兩段進云若然者玉箸撐開虎眼睛金鞭擊斷那叱
臂師云你向甚麼處見南泉歸宗進云只在目前師云重
言不當喫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

曰。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如何。是中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現成公案。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盡未來際一時收。僧問東禪嶽。如何。是初日分。苗辨地。因語識人。如何。是中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嶽曰。從築著。磕著。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曰。向下文。長付。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威音。參見在來日。甚麼人。師曰。參見無面目底僧云。只如無面目人。復見阿誰。師云。狂狗趁塊。僧云。爭奈拄杖子在學人手裏。師云。你試用看。僧云。到這裏。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師云。只得七成。僧云。可謂師承不立。遞代相傳。師云。一刀截斷。僧云。

既然如是和尚何用更覓白雲。師云。你道威音樓至佛卽
今在什麼處。僧云。一串穿却。師云。頂額上更添一隻眼始
得。祈雨上堂。僧問。萬里不挂片雲時如何。師曰。老僧也
怪伊。曰。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師曰。行遣早遲也。曰。過
在甚麼處。師曰。彼此住山人。更不重註破。僧曰。好雨下時
却不下。不末晴處却天晴。師曰。適來你向甚麼處去來。曰。
乍卷乍舒去也。師曰。脚跟下更與你一棒。直得雨似盆傾。
曰。總不與麼時如何。師曰。捩轉鼻孔。曰。忽然應時應節。又
作麼生。師曰。山前禾麥熟。盡唱太平歌。又示眾云。通身

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
心鑑不出通身卽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
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
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甚麼人。徑山果云。惜乎徑山當時
不在。若在。無一把火照看。
這老漢面皮厚多少。卽今莫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也
是普州人。又作麼生。卽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
出。示吳教授。祖佛以神道設教。惟務明心達本。況人人
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迴。
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爲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爲此
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韞大根利

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爲。妙圓真心。不爲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爲侶。常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卽心卽佛。更不外求。惟了自性。頓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探究此事。要透生死。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叅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趨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救火。其燄益熾。直到臘月三

十日茫然謬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
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教人。叅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
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惟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
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
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凜然全體現
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
虛瑩徹。無一法可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
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
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

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
去古廟香爐去。永嘉云。體卽無生。了本無速。業業兢兢。
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
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
人間世上。有如許叅涉交互。應須處之綽綽然有餘裕。始
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鬧
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纔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示
張持滿。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無雜。纔有是非紛
然失心。若踏正脉。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

底行高高峰頂立。始得不驚羣動眾。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粗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哉。示論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真。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刹刹塵塵。皆在自己。大圓鏡中。愈綿愈密。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向上全提底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沒欲人全身擔。

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嚴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
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
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本末
者。皆爲自欺。此旣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
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卽猛自割斷。令不相
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有高低。僧愛違順。揀擇於
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古
人以牧牛爲喻。誠哉所謂要有長久之功耳。直截省要。最
是先亡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一切法。

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斷。便自會作活計也。佛見法見。尚不起。則塵勞業識。自當冰消瓦解。又云。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莫作限量也。示韓朝議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不必盡要會。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示方清老。胸次空勞。

勞不留毫髮洞然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智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無邊莫測莫量大機太用在倘留些能所墮在緣塵則卒急未相應示尼修道者直下發明從本以來元自具足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目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正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尙覓他起念處不得況其餘耶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大宗師爲

人雖不立窠曰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是窠曰蓋以無窠
曰爲窠曰無露布作露布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兔
才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究竟佛亦不立喚甚作眾生
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脩然永脫應時納祐欲得親
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休歇到一念不生
處卽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
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
運出自己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似大死人已
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

頃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
間物物斯照。示信侍者。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
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
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
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約實而能。但於開闔處。
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
不廢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
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
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

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個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卽是念念徧參。無量無邊大善知識也。示良爐頭。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惟此一大機。阿轉轉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脚跟下實確確地。只是個良上坐。直下契證。如水入水。示蔣待制。每接

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只以塵勞爲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別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即正卻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個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肖。是何

待撥剔卽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變化成清
淨。無爲清涼大道場也。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
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
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
和尚。設千百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
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
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略。亦不依他言語指示。不受他
欺謾。從朝至夜。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極是省要。
只爲各各當人。自違背此事。向六根門頭認光認影。不得

快活却云爭奈某甲疑何。且道疑從什麼處來。又道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只你這道不得底是什麼。爲你不能回光直下承當。祖師有言。自己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是自在。一切眾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解制小參師云。收因結果。慎末護初。一段因緣。此時周備。聖賢窠窟。生死根株。一鎚擊碎。一刀截斷。若是通方作者。舉著知歸。後進初機。如何湊泊。祇如生佛未分。空劫已前。威音王那邊。還有結制解制也無。雖然。

到這裏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目眩口呿。那邊卽目置。只如今燈燭交光。坐立儼然。高者是天。厚者是地。山是山水。是水。有是有。無是無。長是長。短是短。正當恁麼時。與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別。若向個裏。徧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說甚麼結制解制。一鎚擊碎聖賢窠窟。一刀截斷生死根株。設使臨濟德山。文殊普賢。乃至無量無邊。具大解脫。有大威神。無數河沙。浩浩地來。不消一捏。且憑個甚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

誤殺李將軍。示眾。天堂地獄。草芥人畜。六類四生。纖洪近遠。無不皆真。但爲未徹根源。底居常生心動念。皆在塵勞業識中流轉。未曾回光返照。所以枉受輪迴。不得受用。示眾。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命。捨却見聞覺知。捨却菩提涅槃。真如解脫。若淨若穢。一時捨却。令教淨裸裸。赤灑灑。自然一聞千悟。從此直下承當。却來反觀佛祖用處。與自己無二無別。乃至鬧市之中。四民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風鳴鳥噪。皆與自己無別。然後佛與眾生爲一。煩惱與菩提爲一。心與境爲一。明與暗爲一。是與非爲一。乃至千

差萬別。悉皆爲一。方可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都盧渾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喫飯是喫飯。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較。而隨處現成。示許庭龜。多見聰俊。明敏。根浮脚淺。便向言語上認得轉變。卽以世間無可過上。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逞言語快利。將謂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是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嘗徧。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詣。示隆知藏。

有祖以來。惟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
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
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
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授之際。靡不覲面提持。如倒
利竿。盪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
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
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又云五祖老師平生孤
峻。少許可人。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
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個沒滋味鐵酸餡。劈

頭拈似學者。令齧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煉。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肯住處。便契乃祖以來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卽是本家道流也。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尙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但恣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

露目前些子。個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構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拄雪峰。毘毘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元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卽須與本分草料。如七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未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令。全是此個時節。惟踏著上頭關。候子底便諳悉也。示

李嘉仲若能蘊宿根本從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到底脫却炙脂衲襖。赤條條淨裸裸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出。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紅鑪上著一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惟許最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證。截生死根。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厭喧求靜。棄彼取此。一真一切真。一了一切了。示眾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苟或時節未至。理地未明。便乃業識茫茫。無

本可據敢問諸公卽今是什麼時節。莫是黃昏時節麼。莫
是小叅時節麼。莫是坐立儼然時節麼。莫是說禪說道時
節麼。莫是萬象交叅時節麼。莫是心境一如時節麼。若與
麼儻侗。且喜沒交涉。今夜諸公在此權立片時。山僧不惜
眉毛。確實評論這一段時節去也。只如諸公在此聽山僧
鼓兩片皮。用作時節。正墮常情。須知山僧不會說一字。諸
人不曾聞一言。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
迴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各不相知。各不相到。透聲透色。
超佛超祖。若能退步就已脫却情塵意想。記持分別。露布

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譬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手作。同一體相。非惟與諸聖同。亦乃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同。下至四生六道。醯雞蠅蠚。無不皆同。不被前塵所惑。知解所撓。不畏生死。不愛涅槃。放曠平常。隨時任運。動靜施爲。無非解脫。能轉一切境界。能使一切語言。非惟諸人分上如此。至於古人無不皆由此。個時節得入。豈不見趙州初參南泉。悟平常心是道。後來有問西來意。便對道。庭前栢樹子。以至鎮州出大蘿菔頭。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非惟趙州德山得此時節。

入門便打。臨濟得此時節。入門便喝。睦州得此時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一指頭上。用此時節。鳥窠吹布毛處。見此時節。以要言之。古來宗師。無不皆用此個時節。只如法眼曾舉叅同契云。竺土大仙心。遂云無過此語也。向下中間。也只是應時應節說話。至最後謹白叅元人。光陰莫虛度。乃云。住住。恩大難酬。設使粉骨碎身。亦報此恩不得。豈不是知此時節。方恁麼說。如今若有未發明去處。只虛度光陰。若叅得徹底分明去。二六時中。管取無絲毫許落虛。非惟二六時中。至百千億劫。盡未來際。悉不落。

虛只如山僧說恁麼時節。還得諦當也未。復云。夢也未。曾夢見在。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若善參詳。只這一句亦不虛設。示眾。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鞠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授。到這裏不妨。諸訛處直是諸訛。綿密處直是綿密。師云。父母未生已前。淨裸裸。赤灑灑。不立一絲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後。亦淨裸裸。赤灑灑。不立一絲毫。然生於世。墮在四大五蘊中。多是情生翳障。以身爲礙。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空寂。五蘊本虛。

知四大五蘊中。有個輝騰。今古迴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脚跟下淨裸裸。赤灑灑。六根門頭。亦淨裸裸。赤灑灑。乃至山河大地。窮虛空界。盡無邊香水海。亦淨裸裸。赤灑灑。怎麼說話。莫是撥有歸無麼。且喜沒交涉。若撥有歸無。杳杳冥冥。墮在豁達空撥無因果處。則永劫出他地獄三塗。因果不得。若真實徹證到真淨明妙實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悉於是中流出顯現。所以孚上座問鼓山晏國師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卽今生也。在什麼處。孚上座不肯云。你

問我來。山如前問。孚但搖扇。大凡叅請。叅須實叅。見須實見。用須實用。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孚上座只搖扇。莫是弄精魂麼。須知尚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空相。善財初生。湧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裸裸。赤灑灑。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墮在空空寂寂處。豈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於生處見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於天地。自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若逢雲門大師。尚不以爲奇特。直行衲僧正令。後來老宿云。雲門知恩。方解報恩。旣知了。方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順。

境界中行。且道還當得麼。若是平展商量。則有向上事。若據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文錢。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師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祇恁麼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一個回合。祇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祇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祇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看他小叅語錄。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眾祇管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曰。事不如此。

如龍得半盞水。便能興雲起霧。降注大雨。那裏祇管大海裏。輓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人。持一條鎗。纔見賊馬。便知那個定是我底。近前一鎗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始得。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眾。投筆而逝。茶毘舌齒不壞。舍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卅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志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

而去。及悟還。待五祖得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叅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尙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尙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掌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和尙問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山曰。白月卽現。黑月卽隱。寺曰。何不呈似。

錄

卷二十九 佛鑑

老僧山义手近前云。慧寂。昨到滬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悟顧師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無語。忽一日。謂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懨懨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何如。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的語麼。師曰。是甚麼。

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拷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政和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不住不破。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舍利。塔于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師不能答。遂徧參至太平。見五祖。旋丐於

廬州。偶雨。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祖卽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鑪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相與甚善。話次。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源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

遊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
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鑪見火如豆許。恍
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闕几上傳
燈錄。至被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被衣終
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談誰能和。
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搬柴話
驗之。青林師虔禪師得法洞山凡新到令搬柴三轉然後
叅堂有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卽不問三轉外如何虔
曰鐵輪天子寰中旨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
僧無語。虔便打趁出。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

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
 人句也。宗門武庫云。佛眼禪師在五祖時。圓悟舉臨濟三
 指曰。此是第二句。第三句已說了。便走。悟舉似祖。祖曰。也
 好。咽喉。乃辭別五祖。歸宗。真淨和尚去。後祖謂悟曰。歸
 宗波瀾。濶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抵
 悟曰。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贊。日聞
 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
 山。眾請秉拂。却說心性禪。祖曰。遠却如此說禪。莫管他
 師語錄云。山僧初叅勝和尚。教某看如何。是佛法大意。楚
 王城畔。汝水東流。又令某看風幡話。及至下來。叅老和尚
 乃請問古人聲色。純真老和尚。干說萬說。祇是理會不得
 後來。又令看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遂却歡喜。蓋為
 有。個撮摸處。遂常看云。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獨自
 思量云。我道什麼來。我道奇特事。又不見有奇特處。看三
 年。不會。遂去游浙中。途回來。却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戲悔
 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雲門云。露這公案。一似熱鐵一

團在。心中。七年。喫盡。辛苦。

示眾以迷心故。山林中來見善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功夫最第一。示眾。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眾。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云。大眾。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卽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

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
聾不聩。如何得無人喚。者個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
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繫絆。若能行生死斷。
萬兩金終不換下座。示眾。我且問你。適來因甚。問訊
聖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麼。還肯諾你麼。若道印證你。他
是土聖僧。豈解印證你。若道肯諾你。豈解肯諾你。既不解
印證肯諾。問訊作麼。莫是仁義道中麼。莫是覩相生善麼。
若是仁義道中。衲僧家豈有仁義。豈有覩相生善。莫是事
不獲已。隨眾問訊麼。又成何道理。到這裏。須一一明始得。

不見長沙大師。一日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身。本身非見。亦非真。若將本體同真體。歷劫迢迢受苦辛。諸人還會此個道理麼。珍重。上堂。今日七月二十。解夏來。又是五日也。你禪僧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何。祇對有底師僧道。何不問本分事。這個是世間日月。大眾。那個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管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便明。取恁麼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眾。那裏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大安樂底人。終不作這般去就。

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有人明得麼。
古人云。世間事明不得。佛法太遠在這裏。若分疎不下一
切處礙塞殺人。還知麼。大火聚中難著手。清涼池內易安
身。下座。師作示道三偈。一曰隨流。千聖靈蹤百草頭。
卓然放去號隨流。從教萬古無人識。笑殺滄山水牯牛。
二曰合轍。水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
鐵火星飛。燒著指頭名合轍。三曰雙唱。坐斷千差古
路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羣象。善唱無聲作麼
求。問僧。癩狗因甚無毛。代云。已被和尚道了也。問六

祖不識字。爲甚墜腰石上題龍朔三年老盧記。代云更須仔細。宣和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塔於龍門靈光臺側。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叅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歷三載。一日入室罷。祖

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着。師卽剖面陳之。
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
好卽好。祇是未得。老僧說話在。齋後。汝可來祖爺塔所。與
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
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鞭
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
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
尙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腰。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

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鉗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密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師因五

祖垂語云。身之一字也。大難說。教中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據老僧所見。亦未是在。有人道得。老僧大展坐具。禮他三拜。師云。某甲道得。請和尚禮拜。祖提起坐具。師便趨退。祖擲下坐具。師揭簾而出。云。賊過後張弓。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眾。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

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廬。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叩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拜謝。紹興乙卯秋七月。山中大雨雪。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于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堀口。解院留遺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毘日異。香徧野。舌本如故。

舍利五色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

師之法嗣護聖居靜禪師嘗謂眾曰

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未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佛種須盡此綱要方得坐這曲象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人天眼目載此去先南堂三字指為南堂語而以後頌為護聖語今從燈錄考定附載于此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參五祖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參洎入

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聲。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麼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會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翁。翁。輓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眾曰。和尚試輓一輓看。祖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立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

新州五祖表自禪師。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尙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羅湖野錄載此。又曰。自從圓悟指示。未幾有省。及遷圓悟監總院務。卽舉自爲座元。圓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轍。大法未明在。須更煅煉。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

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人之圓悟。往撫存。遂于言下大徹。嘉州九頂清素禪師。聞五祖舉首山西來意話。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世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

破。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眾曰。木人
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
趨寂。

元禮首座初參五祖。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
疑之不已。一日祖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
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
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
素明矣。

法闍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

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闕卽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闕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武庫作宣秘度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花繞度禪牀一匝。背手插香鑪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乃令師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花插香鑪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金陵俞道婆。市油餚爲業。常隨眾叅問瑯琊。瑯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油餚投地。夫曰。你顛耶。婆掌

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個。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真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眾中躍出。以身一掇。便歸眾。悟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珣問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

你則個。玃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人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大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私幸觀之。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義虎也。對眾問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八五。

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方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

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原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

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叅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

口而出。聞者靡不歎仰。

建甯府開善道瓊首座分座曰。嘗舉隻履西歸。語謂眾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本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

目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杭州淨慈慧暉禪師。初叩真歇。微有所證。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同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

明州瑞巖法恭禪師。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櫬欄葉。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外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
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路。
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
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指月錄曹洞宗止于師。

指月錄卷之二十九終

指月錄

持人金

一
三
二
一
一

四
三

指月錄卷之三十

六祖下第十六世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首眾報恩室中。惟有矮楊。餘無長物。宣和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楊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曾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誇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七口目

卷三十一 法常

范冲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停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卽差。公豁然有省。○又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曰。某往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卽揮扇。通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

末後句。通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又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個是觀音經。那個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個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卽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又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鑪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又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個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鎗是鐵鑄。公頓首謝之。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初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

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時板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將示寂。陞座別眾。囑門人等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

頃泊然而逝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

慶元府育王端裕禪師。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忽然有省去。謁諸名宿。皆以類邁見推。晚謁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師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舌齒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數。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翹誠哀請。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

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因僧讀死心小叅語云。既逃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逃。逃中悟。逃悟雙忘。却從無逃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拓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事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聲頭元侍者。悟自題肖像付之。有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叅圓悟。直入

室。纔踵門。悟曰。看腳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

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依靈巖徽。有省。既謁圓悟。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眾。眾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喝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

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內翰曾開居士。久參圓悟大慧之門。紹興辛未。值師領光孝。開來謁。問曰。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開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師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師曰。向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遂擬議。師震聲便喝。開擬對。師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師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開猛省。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師曰。也祇得一橛。知府葛剡。志慕禪宗。久無

證八。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云。非
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
跳入金毛窟。謁師求證。師云。居士見處。祇可入佛。未得入
魔。在葛禮拜。師曰。云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葛乃頓領。
乙未秋。示眾曰。淳熙二年閏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
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
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
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示微疾。果
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拘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

先鷄飛不度。留七日。顏色如生。

建康府華藏安民禪師。初講楞嚴有聲。謁圓悟。聞舉國師三
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
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
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經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
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
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元談。方舉問君心即作何顏。
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
鉗錘。師則罔測。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

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大釋然。蘿湖作悚然。悟出蜀居夾山。師侍行。夜叅次。悟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草。師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後謁佛鑑。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

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個道理。師曰。無人奪你茶鹽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成都府昭覺道元禪師。謁大別道。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在這裏。道譽之。往叅佛鑑。佛眼皆蒙賞識。次謁圓悟於金山。悟不肯。悟遷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梗膺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叅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凌曰。草賊大敗。師卽徹。

證。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

此師曰。

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百眾。

潭州大滄佛性法泰禪師。圓悟住蔣山時。師爲座元。有僧仲安者來謁悟。因扣師。遂領旨。及師住德山。遣安至蔣山。通嗣書於悟。時悟坐於丈室。安捧書趨前。悟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悟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悟曰。背後底。安便度書。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眾書於僧堂前。首座問曰。元沙白紙。

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却曰。火
 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座便喝。安曰。作家
 首座。座又喝。安打一書。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
 沉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悟與佛眼立於法堂。盼其作略。
 悟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馬廐踏有甚憑據。安
 曰。說甚官馬廐踢。正是龍象蹴踢也。悟曰。喚來喚來。安復
 至法堂上。悟曰。我五百眾中首座。你爲甚麼打他。安曰。和
 尙也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佛眼曰。未在。乃顧安而
 問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說甚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多少人疑著。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蔣山坐夏。悟使分座接納。秋辭歸。悟曰。子何所須。安曰。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悟以頌嘉賞之。安後出世於鼎州靈巖。

源不

深流不長。安公得法于佛性。其爲專使。藉甚于叢林。佛性所詣。可知矣。嗟乎。昔何林林。今何寥寥也。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本名圓覺。郡守填牒。誤作袁。以師族姓袁。戲謂曰。一字名可乎。師曰。一字已多。守異之。徧歷諸方。後依佛性。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曰。直待我豎起頭時。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舍何者爲火。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時圓悟在雲居。師往通所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臨安府中天竺中仁禪師。諦窮經論。於宗門未契。圓悟居天

甯。凌晨謁之。悟方爲眾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幼聰慧。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脰上。五年。醫莫能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嘗講于千部堂。詞旨宏放。眾皆歎服。適南堂靜禪師至。謂曰。觀

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離文字相耳。尙能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于鍾阜。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逃悶。後於廬山。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疏親。豈有桺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悟曰。出

門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眾曰。覺華嚴徹矣。

平江府明因曇玩禪師。當詔僧爲德士時。入頭陀巖。食松自全。後依圓悟。因舉桴擊鼓。頓明大法。後凡有所問法。皆對曰。莫理會。故人亦稱爲莫理會長老。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坐。初見圓悟。於卽心卽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眾入室。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眾皆眙愕。悟聞。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

省月錄

卷三十一 曇玩祖首座徐師川

趨寂。

樞密徐俯字師川。每侍其父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及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請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個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鉅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

大笑。靖康初爲尙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甯寺。之擇水堂。力叅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顙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鰲。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叅圓悟于鍾阜。公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謁大慧。慧聞。令擊

旨司

卷三十一

趙令衿李侍郎范縣君

三

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起攔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爲甚麼不悟。公擬對。慧掀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遠普現居士。參圓悟。一日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甯。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及遷吏部。方在壯歲。遽乞辭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一日示微恙。索湯沐浴。

畢。遂趺坐作偈曰。漫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授
倒須彌。說甚上向一路。擲筆而逝。

成都范縣君。發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
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却是個甚
麼。人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
却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個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近。
那。宗門武庫。至和尙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有個方便。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范於此有省。乃云。元來得恁麼
近。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習惟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

旨月錄

卷三十一 文殊道

卷三十一（嘉興報恩法常首座——無爲治父道川禪師）

三

惟心。萬法惟識。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遂徧參扣抵太平。聞佛鑑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却門。師曰。和向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搗破牕紙。鑑卽開門。搗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得法佛鑑。後謁黃龍死心。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轍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坐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上堂。舉死心小叅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淫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瘡癰。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

旨司錄

卷三十一 龍牙才

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
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
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
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花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
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
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
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居龍牙。遷雲溪。以清苦泣。
眾。衲子敬畏。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眾付寺事。仍書偈曰。

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尙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眾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眾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眾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輾然而逝。

安吉州何山佛登寺珣禪師。參佛鑑。隨眾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

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之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

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
悟大稱之。待制潘良貴依師久不契。謂師曰。某祇欲死
去時如何。師曰。好個封皮。且須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
便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幸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
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師曰。你祇管
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
師復曰。不意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
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
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講他。亦可笑也。公唯唯。師嘗

謂眾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衲。師逐出院。師每日。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甯。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鄞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

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

温州龍翔士珪禪師。醉心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晚至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遂大悟。

南康軍雲居善悟禪師。在龍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旣是龍門。爲甚却被蛇咬。師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隆興府黃龍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礪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掩耳而出。已而禮辭。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相羊山水。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翦。衣敝不易。故禪會呼爲忠道者。死心禪師住黃龍。學者奔湊。至無所容。因於季春結制限之。師見心抗論不可投。以偈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

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迫暮持白木
劍造死心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心擬對師。卽
揮劍。心引頸而笑。師擲劍於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
有請師住勝業疏。略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
內。容慧劍以相揮。時以爲實錄云。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
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恒
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

晉庵印肅禪師。袁州宜春余氏子。師將生。隣里望其室。祥光
燭天。蓮生道周。或現肝陌。及生。卽善世言。蓋政和五年乙

未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及長。一夕夢一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母黃氏。視胸有赤點。如含桃。因遣師壽隆賢。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元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于道。賢甚器之。聞牧庵道風。遂謁于湘之瀘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庵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年二十九矣。使牒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化檀那。枉作釋子。楮衣糲食。脅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

流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眾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以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庵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合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卽生

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見前。卽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舉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相顧笑云。未達。明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看來。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亡。乘便強占二詞。謂曰。解佩令。明眼人前覩著三十拄杖。不饒爲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

用商量血脈。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栢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而千圍。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揩磨鏡。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祇得一櫬。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庵迴然寂滅。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旣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頌而別。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與。鬼神莫能測其變化。諸異跡不可勝紀。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

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於方丈之西壁云。仁雨仁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跏趺而逝。幻寄曰。忠道者父子悟處。與諸方等耳。其神用乃能爾。假令黃檗而在其脛。懼不免。黃檗十二傳而得忠。十三傳而得肅。養子不及父。悲夫。至謂天竺神通不傳真丹者。又何嘗夢見忠父子。矢溺氣耶。肅之呪世間盛傳。至被管弦而臨終一偈。乃類雲門。是可異矣。

衢州烏巨道行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

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跣趺而逝。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徧叅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辨。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契所未契。卽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

南康軍歸宗正賢禪師。習經論過目成誦。義亦頓曉。大慈秀
稱爲經藏子。出蜀扣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
勤。抱得梅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逗漏了也。
安吉州道場明辨禪師。至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闕
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津。楊花愁殺蕩舟
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
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
拳曰。這個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
於是頓去知見。室中垂問。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
虛堂
湛頌

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又曰。板鳴因甚。

麼犬吠。雲峰潛頌云。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又

曰。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圓極峯頌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葛待制勝攜客造師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

一馬滾滾不已。師若不聞。葛疑而問曰。師謂何如。師笑而

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師曰。天地一指萬物。

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尙始得。臨終登座。拈拄杖于左

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

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

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

逝。

蘿湖野錄載師悟緣。自聞僧舉至默。有所契下。乃云。卽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舉前話問之。師擬對。佛眼以

手托開。師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佛眼拽杖逐之。與燈錄小異。附志於此。

世奇首座。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板響。急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板也。師恍然。詣方丈披露。佛眼曰。豈不見羅喉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板響。覺來蝦蟇啼。蝦蟇與板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叅究。洞達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面自

煅煉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眾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歲徧參。後依佛眼一。日同佛眼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眼拊公背曰。好聾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生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闕。慧曰。盡大地是個果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

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叅石頭馬祖得悟。因緣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嚧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嚧哩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十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

已問降階。望間肅拜。請漕使攝印事。著僧衣履。據高座。囑諸官吏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泊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公以建炎後名。刹教藏多殘燬。施印凡一百二十八藏。有語錄頌古行世。

台州釣魚臺石頭白回禪師。世爲石工。從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投大隨供。灑掃。令取崖石。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隨見而語之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如何折合。師因

設禮求究竟法。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欣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授以僧服。俗呼爲回石頭。

常德府梁山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至人之明鑒佛法之正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非

唱者甚一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卽未是。若恁麼祇作個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一一須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惟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旣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洗。澡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却多少處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

原

卷三十

師遠

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磳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莫將尙書字少虛官西蜀時謁南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處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南堂大隨別號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

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無爲軍治父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給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卷。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役。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豎起春梁了辦個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遊方。至天封。躡庵。語與鋒投。庵稱善。歸憩東齋。道俗尊事之。座下學者詰。金剛般若經。因章爲之頌。盛行於世。

指月錄卷之三十

指月錄卷之三十一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師宣城奚氏子。其母夢一僧黑頰隆鼻。神人衛之。造於臥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身。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十日巳時誕師。白光透室。舉邑稱異。年十六出家。燈錄作十二非此從年譜十七落髮。卽喜宗門中事。徧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性俊逸不羈。十九遊方。初至太平。杯度菴菴。

主迎待恭甚。曰：夜夢伽藍神告以雲峰悅師來。戒令肅候。杯度老宿因以悅語示師。師過目成誦。人遂謂雲峰後身。既謁宣州明寂瑤禪師。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瑤不假一言。令自見自說。師輒洞達微旨。瑤歎曰：杲必再來人也。過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師周旋三公會。下甚久。盡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念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之。矜言傳授而不自證自悟者非也。若無傳授而空言自證自悟亦未必是須善會之。徧歷諸方。嘗至奉聖初和尚處。值初上堂。師出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

垂。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初曰。金蓮從地湧。寶蓋
自天垂。師曰。鸞鳳不棲荆棘樹。燕雛猶戀舊時窠。初曰。三
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師曰。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今
朝和尚。又作麼生。初便喝。師曰。這一喝。未有主在。初回頭
取拄杖稍遲。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歸衆。已
而叅心印珣公。珣令至寶峰。依湛堂準公。師始至。機辯縱
橫。一日湛堂問曰。你鼻孔今日因甚無半邊。對曰。寶峰門
下。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甚
麼。對曰。姓梁。堂姓梁堂以手自摸頭曰。爭奈姓梁底少個幞

頭對曰。雖無幞頭。鼻孔髣髴。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麼經。對曰。金剛經。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曰。你做得個座主。使下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爪曰。想東司頭籌子。不是汝洗。師承訓。卽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月。普按說云。某自聞湛堂和尚此說。終身不養瓜甲。纔長一菽。不剪湛堂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一日堂問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叅普說。你也做得。祇是有一事未在你還知麼。對曰。什麼事。堂曰。你祇欠這一解在因。若你不得這一

解我方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湛堂疾亟。師問曰。倘和尚不復起。某甲依誰可了此大事。堂曰。有個勤巴子。我雖不識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若見渠不了。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叅禪。及堂化後。師往荆南謁張無盡求塔銘。張問曰。公祇恁麼著草鞵遠來。師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年多少。師曰。二十八。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師曰。兩個。又問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相公。張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又

問遠來有何事。師趨前曰。泐潭和尚示寂茶毘。眼睛牙齒
數珠不壞。舍利無數。求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張曰。有
問問公。若道得。卽作塔銘。師曰。請相公問。張曰。聞準老眼
睛不壞。是否。曰。是。張曰。我不問這個眼睛。曰。相公問什麼
眼睛。張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面
張曰。若如此。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
謝。張遂著銘。銘有云。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已來。舍利
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世間粗心。於
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
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令復謁靈源草堂諸大老。咸被
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復謁靈源草堂諸大老。咸被

賞識。與洪覺範遊。覺範嘗見其十智同真頌云。免角龜毛。
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巍。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
下灰。歎曰。作怪我二十年做工夫也。只道得到這裏。又過。
無盡。無盡與論百丈再參馬祖因緣。語具百丈章中。無盡亟賞之。
促師見。圍悟及悟住天甯。師往依之。自惟曰。當以九夏爲。
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爲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
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宏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
世不失爲佛法中人。旣見悟。晨夕參請。悟舉雲門東山水。
上行語令參。師凡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悟一日陞座。舉。

雲門語曰。天甯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以自悟。悟。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却坐淨裸裸處。語師曰。也不易。你到這個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這個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悟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閒話。入室日不下三四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經半載。念念不忘於心。一日同諸客。

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曰。這個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鎗。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悟曰。你喻得極好。這個便是金剛圈栗蓬也。一日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當時須對眾問。如今說亦何妨。悟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語。訛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師旣大徹。反於數

禪客有疑。乃以問悟。悟云。我這裏禪如大海相似。你須將個大海來傾去始得。若只將鉢盂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個得到你田地。往時只有個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會女真之變。欲取禪師十數。師在選獲。免趨吳虎丘。閱華嚴至入地文。洞徹昔所請問。湛堂歟。崛奉佛語救產難因緣。初師以此請益湛堂。堂曰。正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師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個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師曰。望

和尙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師茫然。至是讀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人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

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覺悟。既覺悟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尙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因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圓悟詔住雲居。師往覲。悟卽請爲首座。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睂間挂劍時如何。

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固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師每入室。圓悟時來聽其語。一日入室。罷上方丈。悟云。或有個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云。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個肥漢。副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授得我上壁也。悟又問達摩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此是第二句。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叅禪。如今早見逗漏出來。佛鑑下有一

種作狗子叫。鵲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師曰。契證卽得。第恐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

勘辨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來云。

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個悟處。特來求首座印證。師云。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見道處。爲甚麼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僧慙懣而退。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了我也。卽今因甚麼瞋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

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
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
人拜遶禪牀。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僧擬
進語。師便打趁出。時罕有善其機者。有僧問舉奪却你篋
師曰奪却竹篋我且
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
奪更饒你。道個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
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
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長老云。
某甲看和尚竹篋子話。如籍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家
納物事。師曰。你譬得極妙。我真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
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方始死得死了却。
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則歡喜。喚你作賊漢。則惡
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
後再蘇。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篋子話。又僧聞舉

日請和尚放下竹篋。卽與和尚道。師放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卻驚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又舉問彌光。光曰。枉撰長老。如麻似栗。師曰。你是第幾個。光曰。今日捉敗這老賊。師深肯之。近禮侍者。久侍師默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師曰。你是個福州人。我說個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剝了。送在你口裏。祇是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卻卽禍事。師後復問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禮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人。被語脈裏轉卻。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卻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個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卻

是你會老僧意。師纔見僧入。便云。你不會出去。僧便出去。次一僧入。師亦云。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云。適來兩個上座。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放。你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別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出。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珍重。便出。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問僧。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個師。

僧恁麼道。打出去了也。僧擬議。師便打。問僧香巖上樹話。你作麼生會。曰。好對春風。唱鷓鴣。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卽不問。未上樹。道將一句來。又作麼生。曰。適來對和尚道了也。師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擬對。師便打。僧問某參禪不得。病在甚處。師曰。病在這裏。曰。某因甚卻參不得。師曰。開眼尿牀。漢。我打你去。問僧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魚行水濁。師曰。莫尿沸。僧無語。便打。問僧馬祖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作麼生。曰。隨家豐儉。師曰。好個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曾。僧擬議。師便打。僧請益夾。

山境話聲未了。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曰。某甲不敢道。師曰。你爲甚麼不敢道。曰。怕染汚。師高聲曰。行者將糞箕筓帚來。僧茫然。師便打出。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作麼生會。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某但恁麼會。師曰。抱取貓兒來。僧無語。師便喝出。問僧。還記得話頭麼。曰。不記得。師曰。你來這裏管甚麼事。便打。問僧。五祖道。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如何。曰。風行草偃。師曰。你也不得亂說。卻作麼生會。

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便打出。師纔見僧入。便云。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云。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個。僧纔入。師便曰。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你是一個無狀賊漢。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陀耶。問侍者曰。幾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侍者曰。某甲只管看。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便行。師打一竹篋曰。且道是賞你罰你。

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甚麼處去。師曰。你道只今是生耶死耶。僧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曰。知。師亦打出。問僧。巖頭纔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禮拜。意作麼生。曰。好個消息。師曰。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曰。你這一喝。未有主在。出去。問僧。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曰。總得。師曰。拋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問僧。你道禪還受教也無。曰。萬里一條鐵。師曰。爭奈觀音院裏有彌

勒僧擬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曰法如。師曰。僧堂法殿。如否。曰如。師曰。老僧被你勘破。僧擬議。師便打。烏龍長老訪馮濟川。問云。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何姓。聖云。姓何。官云。住何國。聖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曰。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遂致書於師。乞斷此公案。師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後同到明菴。見壁間畫髑髏。濟川頌云。尸在這裏。人今何在。始知一靈不居皮袋。師不

肯。自頌云。卽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張子韶至上堂。僧問大顛爲韓文公趁卻首座。意旨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一日一千里。進云。學人未了。乞師慈悲。師云。要第二杓惡水在。進云。只如首座也扣齒三下。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扣齒處。進云。莫謗他首座好。師云。你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進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師云。你莫謗徑山好。進云。今日侍郎或問和尙春秋多少。又且如何。師云。向他道百二十歲。進云。喚作謗徑山得麼。師云。你又謗侍郎也。僧問古人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

枝脚不踏樹。未審還有答話分也無。師云。答話了也。進云。學人問樹上話。和尚爲甚麼向樹下答。師云。只爲你在樹下問。進云。謾得大衆眼麼。師云。灼然謾不得。進云。只如樹子未生。消息未動。香巖向甚麼處得這話頭來。師云。向你漆桶裏得。來進云。如和尚道。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恁麼則成虛設。師云。虛設。乃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他則喪身失命。不答又違他所問。是時香巖纔恁麼道。便有個旁不肯底。喚作虎頭上座。出衆云。

樹上卽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師云。險。香巖呵呵大笑。師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一險。料掉沒交涉。還有揀得出者麼。若揀得出。非惟親見香巖。亦使虎頭上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徑山將現成公案。爲你諸人下個注脚。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酬答法要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佛。乃自覺。聖智之境界也。決欲知此境界。不假莊嚴修證而得。當淨。

意根下無始時來客塵煩惱之染。如虛空之寬曠。遠離意識中諸取。虛僞不實妄想。亦如虛空。則此無功用妙心。所向自然無滯礙矣。下李獻臣

又云。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頑然無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諸法。一切處蕩然無障無礙。無所染污。亦不住在無染污處。觀身觀心。如夢如幻。亦不住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真無心。且非口頭說底無心。若未得真無心。只據說底。與默照邪禪。何以

異哉。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語。言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顛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示黃伯成。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滄山問嬾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真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从从自純熟矣。示李獻臣 又云。他已

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爲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自旦至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不可忽也。又云。昔道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時人謂之鳥窠和尚。白居易侍郎鎮錢塘。特入山中謁之。乃問禪師坐處甚危險。師曰。老僧有甚危險。侍郎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今欲省心力。莫管他三

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也著。請思之。又云。世人現行無明。矯而爲善。善雖未至。豈不勝寡廉鮮恥。託善而爲惡者。教中謂之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苟能直心直行。直取無上菩提。可謂真大丈夫之所爲矣。塵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會得塵劫來事。卽時瓦解冰消。如今不會。更經塵劫。亦只如是如是之法。亘古恆然。未嘗移易一絲毫許。又云。世間塵勞之事。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便省。爲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

臘月三十日。卒著手脚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
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處。顛錯。欲臨命終時。不
顛錯。無有是處。又云。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晚
間縱口業罵詈人。次日依前禮佛懺悔。卒歲窮年。以爲日
課。此乃愚之甚也。殊不知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
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意。學
道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學道人十二時中。心意識常
要寂靜。無事亦須靜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動搖。久久習熟。
自然身心甯帖。於道有趣。向分寂靜波羅密。定眾生散亂。

妄覺耳若執寂靜處。便爲究竟。則被默照邪禪之所攝持矣。梵語般若。猶此云智慧。未有明般若而貪嗔癡愛者。未有明般若而毒害衆生者。作如此等事底。與般若背馳焉。得謂之智慧。以生死事在念。則心術已正。心術既正。則日用應緣時。不著用力排遣。既不著排遣。則無邪非。無邪非。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理隨事變。理隨事變。則事得理融。事得理融。則省力。纔覺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得無限力。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恃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

易入而難於保任。蓋入處不甚深而力弱故也。聰明靈利者。纔聞善知識說著個中事。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者。自作障礙。永劫無有悟時。外鬼作殃。猶可治此。乃家親作祟。不可禳禱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此之謂也。示李獻臣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迴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爲窟宅。行住坐卧。未嘗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一塊。亦不是要作一塊。爲無始時來。行得這一路子熟。雖乍識得破。欲相遠離。亦不可得。故

曰。毒蛇猛虎。尚可迴避。而心意識。真是無你迴避處。示羅

孟彌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得法。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個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究竟此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之椎輪也。昔雪峰眞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主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示人。後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什麼。雪峰於棒下方
打破漆桶。以是觀之。聰明靈利。思量計較。於此個門中。一
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
意識。故知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不
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是具決定志。不到大休大歇大
解脫處。誓畢。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
間塵勞中事。如鈎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

伊作伴侶。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真有意根。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佛。若如是思量。驀然向思量不及處。見得無一物。底法身。卽是當人出生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得心求。便是這個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心裏便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卽問他。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個有五雙。分疏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計較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

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敘事不錄但以博極羣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啐地折。曝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個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個是生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搏量卜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節到來。或於古

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
善。若身心散亂。若順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
忽地踏翻。闕捩子。不是差事。示徐敦立。士人博覽羣書。本以
資益性識。而反以記持古人言語。蘊在胸中。作事業資談
柄。殊不知聖人說教之意。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
看讀佛教亦然。當須見月忘指。不可依語生解。古德云。佛
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志之
士。讀書看教。能如是方體聖人之意。少分也。示李獻臣。又云。
近日叢林。以古人奇言妙語問答。爲差別因緣。狐媚學者。

殊不本其實。諸佛說法。性恐人不曾。縱有隱覆之說。則旁引譬喻。令眾生悟入而已。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於此悟入。又有何差別。於此不悟。卽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參禪人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但虛却心。不用向聲名句義上求元妙。求悟入。若起此心。卽障却自己正知見。永劫無有入頭處。盤山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不可忽。淨名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欲徹此法。先須屏除六根門頭。使無少過患。何謂過患。被色聲香味觸法所轉。而不遠離。於經教及古德言句上。求知見。

覓解會者是。苟能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中。不起第二念。直下知歸。則於自境界。他境界。無不如意。無不自在者。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諸方尊宿。喚作劈面提持。直截分付。妙喜喚作第一等拖泥帶水。直饒向一棒一喝下。全身擔荷得。已是不丈夫漢。被他驀頭澆一杓惡水了也。況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覓妙會。乃是不啣溜中。又不啣溜者。示鄧子立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聰禪師。悟臨濟宗旨。有一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妙哉斯言。可以爲光明。

種子發機之助也。又云。佛是眾生藥。眾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存。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眾生未除之病等。病瘥藥除。佛魔俱掃。始於此大事因緣。有少分相應耳。佛是眾生界中了事漢。眾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漢。欲得一如。但佛與眾生一時放下。則無了無不了。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卻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個

是業力。熟處是那個。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
度。但看日用現行處。一個味與不味耳。味卻道力。則被業
力勝。卻業力勝。則觸塗成滯。觸塗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
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
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
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
世閒相遮。個是味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
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
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

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遮個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俱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曰。若取法相。卽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旣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志

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
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只自弄花枝。要識病麼。不是別
物。只是個執難執易。妄生取捨者。遮個病根。拔不盡。生死
海裏浮沉。直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
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分世緣。
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生死。
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定。如
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自然境界。
不可思議。示呂要識法麼。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是要識。

示呂

要識法麼。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是要識。

病麼。妄想顛倒。貪嗔邪見。是。雖然如是。離妄想顛倒。無真如佛性。離貪嗔邪見。無菩提涅槃。且道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存一去一。其病轉深。若不分。正是顛預佛性。儻侗真如。畢竟作麼生說。個除病不除法底道理。有般漢問。恁麼說。便道。卽法是病。卽病是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順真如。則顛倒妄想。貪嗔邪見。悉皆是法。隨顛倒。則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悉皆是病。恁麼見解。莫道我披衲衣。便是作他座主奴。也未得在。何故。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不見古人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

如夢幻。苟能於夢幻中。如實而證。如實而解。如實而修。如實而行。以如實之法。能自調伏。起大悲心。作種種方便。復能調伏一切眾生。而於眾生。不作調伏。不調伏。想亦復不作顛倒想。不作貪嗔邪見想。不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想。不作除病不除法想。不作存一去一分不分想。既無如是之想。則一道清淨。平等解脫。魏缸詩陸座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答會天游

又云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頃。尚能頓忘諸善知識所證三昧。况無始虛僞惡業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爲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個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在面前。或順或逆。亦不須著意。著意

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遮個道理。逆境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迴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在一處。無情之物。尙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個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世間法。強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卽時識得破。作得主。

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
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卽是解脫。若免得
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怎麼
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
昔經歷過底。卽今才只如此修行。願公趁色力強健。亦入
是三昧。答樓樞密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
公冗所奪。於急流中時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
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
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

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溼污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答曾天游乍得身心甯靜。切須努力。不得便向甯靜處躲根。教中謂

之解脫深坑。可畏之甚。須教轉轉。如水。上葫蘆。自由自
在。不受拘牽。入淨入穢。不礙不沒。方於衲僧門下有少親
近分。若只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示空慧臨濟云。汝若
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
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安排處。著一星
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個許居士。認得個門頭。戶口將書
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
萬法。一切原無。直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
戀淨潔處。淨潔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

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示嚴子卿學道人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難。境空而心不空。心爲境所勝。但空心而境自空矣。若心已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境。則是此心未得空。復爲境所奪。此病不除。生死無由出離。不見龐公呈馬祖偈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心旣空矣。心外復有何物而可空耶。思之。示黃伯成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卽此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

三界之處。佛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真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隨順塵勞。定爲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強說道理。謂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如此之流。邪魔惡毒。入其心腑。欲出塵

勞如潑油救火可不悲哉

示真如

又云打得徹了方可說

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清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礙。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作對待耶。此事如青天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欠無餘。如析梅檀片片皆是。生死塵勞。從甚麼處起。收因結果時。向甚麼處

著。既無著處。則佛是幻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得這個田地。佛之一字。亦無處著。佛之一字。尚無著處。眞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傳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人八道因緣上求。半求妙。求奇特。覓解會。不能見月忘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爲可憐憫者。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個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

不來。便屬他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
多妙。把甚麼作菩提涅槃。把甚麼作眞如佛性。士大夫要
究竟此事。初不本其實。只管要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
直饒你知盡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
點也使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心意識
搏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大夫十個有五雙。作
遮般見解。妙喜不得已向他道。你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
船未翻。先要跳出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爲他打
葛藤一上去。只遮怕落空底。還空得也無。你眼若不空。將

甚麼觀色耳若不空將甚麼聽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
臭舌若不空將甚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
空將甚麼分別萬法佛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
香味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乃至聲聞緣覺
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說此法者
聽此法者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了
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薩薩耶喚作聲聞
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作真如佛性耶道我
聰明靈利不受人瞞向遮裏試定當看若是定當得出止

宿草菴。且居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大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躁。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家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了人百萬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恥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趨向。分晝三夜。三孜孜。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

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遮三大老。便是
個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必要去妻孥。
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
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
物。何妨萬物時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
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遮是何
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死事。雖未卽打
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之深異。世出頭來。亦省心力。
亦不至流落惡趣中。大勝耽染塵勞。不求脫離。謂此事不

可容易。且作歸敬信向處。似此見解者。不可勝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大不同。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一瓶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念眼處。無非障道底。冤魂若是個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設個喻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溼污泥乃生此花。若就裏許。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八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

旨司錄

卷三十一 大慧

三

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強。強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雖力有強弱而所乖則一也。示徐敦濟附劉叅政請就天竺陞座僧問高將謂和尚忘却師云你記得試道看進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失師云原來不會進云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分付瞎漢進云臨濟一宗全憑渠力師云且喜不干你事問昔日七賢女游屍陀林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當時齊悟無生法忍如何是無生法忍師云拈却髑髏裏底進云輝騰今古燦破乾坤師云這田庫奴進云四主簿即今在甚麼處師舉起拂子云在這裏進云惟憑這個力念念更無差師云摩竭令行傳萬古乃云拈提要妙掘地覓天就裏明真望空啓告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一微塵徧法界之內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放身命處若識得衲僧放身命處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以

生死爲游戲之場。而不被生死之所留礙。其或不然。未免葛藤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乃顧視大眾云。今日叅政相公。爲亡男主簿。盡七之晨。命山僧陞於此座。爲眾舉揚僧俗交泰。同臨斯會。又是個甚麼。若言是妄。現今說法聽法。歷歷孤明。復是何物。眼若是妄。將甚麼觀色耳。若是妄。將甚麼聽聲鼻。若是妄。將甚麼嗅香舌。若是妄。將甚麼分別眼耳鼻。身若是妄。將甚麼覺觸意。若是妄。將甚麼依真。既無依。一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既不是妄。一真何依。真既無依。一道平等。到這裏。方知主簿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既不曾生。又不曾滅。更喚甚麼作圓明。妙性真妄。名相何處安著。還委麼。騰身一擲。太虛外鼻孔。依前搭上唇。

下座

從來無法與人。但爲人做得指路頭底漢子耳。

古德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

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眾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掃。萬卉齊敷。佛所說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我說法。欲使眾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看他兩人恁麼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爲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各立門戶。造妖捏怪。示曾叔遲以湛然號公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

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念動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卧語默動靜。無不堪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一般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為可憐愍者。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卽是染污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

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怎麼說湛然者。亦無怎麼受湛然說者。許答壽源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眞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覩得遮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永消如來所說一大藏教。亦註解遮一句子。不出。

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轉上頭關。楔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眾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便是

遮個道理也。佛弟子陳惇。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個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伊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獠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個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

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既離弦。無返迴勢。非是強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眾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麼話。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从从淹浸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示陳明仲佛又言。不應於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眾生。見於如來。應徧於一切處。見於如來。佛者。覺義。謂於一切處。常徧覺。故所謂徧見者。見自己本源自性。天真佛。無一時一處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眾生界中。

而不徧故也。眾生迷此而輪轉三界受種種苦。諸佛悟此而超諸有海。受殊勝妙樂。然苦樂皆無實體。但迷悟差別。而苦樂異途耳。故杜順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眾生現時。法身不現也。示李獻臣。又鄭成忠請普說師云。如處起將來。却向甚麼處滅。為復先有世界。為復先有人。若道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惟心所現。萬法惟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甚麼處安頓。遮些子不妨。被他窒礙。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排遣。自然分曉。幻寄曰。吾初讀華嚴十無盡藏品。至菩薩有無記法。而疑之。謂華嚴菩薩具一切智。何獨於此數端。而獨無記。及讀徑山老人語。乃知菩薩之無記。杜人言思。正所以使之深證。後如黃檗被喝處。蓋見無邊沙界于毛端。臨濟喫棒。則括十世古。今于眼睫。若以言思求。必流魔外。又云。善惡皆從自。

心起。且道離却舉足動步思量分別外。喚甚麼作自心。自心却從甚麼處起。若識得自心起處。無邊業障一時清淨。種種殊勝。不求而自至矣。又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却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又云。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心未明了。覺得迷悶沒滋味。如

旨司錄

卷三十一 大慧

三

齒鐵櫛相似時。正好著力。第一不得放捨。乃是意識不行。思量不到。絕分別。滅理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理。分別得行處。盡是情識邊事。往往多認賊爲子。不可不知也。又答授云。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上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上得滋味。舉足動步上得滋味。心思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上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攔柄。可把捉。理路義路。心意識都不得。撈摸不得。轉覺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又答李似表云。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來。

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
不甯帖。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顛處往往學道
人多向這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
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又
云。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喜怒靜鬧處。亦須提撕。第一不得
用意等悟。若用意等悟。則自謂我卽今逃。執逃待悟。縱經
塵劫。亦不能得悟。但舉話頭時。略抖擻精神。看是個甚麼
道理。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
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萬貫錢。
無所從出。心曾煩悶。迴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
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

裏看個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搏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處坐卧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敲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好底消息。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眾生惡業障重。逐日下得牀來。

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
鈎鎖連環。相續不斷。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個門中。著
意思量。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罷休。
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舜元道友卽不然。旣
知缺陷界中。種種虛妄。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
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旣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
歷孤明。與人分別是非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
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向他人口頭受處分。
忽然噴地一發。到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肯。以此

軸來求指示。撥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事不孤起。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得不見昔日子湖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是個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內外。強作內外。無東西。謾應作說東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內外中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旣無一法與人。卽今寫底是個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中間者。又是個

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絲毫者。又是個甚麼。咄。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舜元到者裏。合作麼生。叅。只這作麼生。叅。亦無著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真說。無聞處。是真聞。如是。則妙喜卽是舜元。舜元卽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

苦分明覩見沒可覩

咄示
呂舜元

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

處底心未亡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個話頭僧問
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疑生不知來
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加之心既不行而
疑生來死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廝崖時節因
緣到來驀然噴地一下便了示李
伯和僧問趙州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便是個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
這刀子欄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
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

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又云。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答陳季任老居士所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因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况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事。大小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到。

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都是外
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
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旣辦。隨我心意。無不
周旋。無有少剩。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
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眾生顛倒。迷己逐物。耽少欲
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
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
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
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

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如此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堯

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處。便是當人福
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元說妙說理
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尙屬外矣。况肯作
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尙不肯。豈肯作不好事
耶。若信得此說。卽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
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
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熱熟處已
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
與個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

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不自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爲。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

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卽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

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迴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

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運逍遙。到得這個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個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博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倒。故先聖苦口丁寧。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

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顙。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答張陽叔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這老漢在甚處著倒。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始可說行亦禪。坐亦禪。

語默動靜體安然。未能如是。當時時退步。向自己脚根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棱塌地。歸家穩坐處。示熊叔雅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臥。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卻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

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個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語。什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如是觀者。名

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
喜決定義。無智人前莫說。答汪彥章。眾生日用。現行無明。順
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煩惱。佛菩薩則不然。借無明。
以爲佛事。爲眾生以無明爲窟宅。逆之則是破他窟宅。順
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永
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便是這個道理。
也。示張太尉益之。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
來。卽今受富貴底。異日却向何處去。旣不知來處。又不知
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個

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註解。縱然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眾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矢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眾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

旨司錄

卷三十一 大慧

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矢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矢橛上疑破。則恆河沙數疑一時破矣。答呂隆禮。示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到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云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放下。著這裏疑不破。只在這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答呂居仁云。千疑萬疑。只是上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而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別去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

既辦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惰矣。此中道理。難以質言。譬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

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覷捕我。遽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路頭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個是熟處。五陰六八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這一落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這一落索不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得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他求。不借他

力。自然向應緣處。活潑潑地。未得如此。且將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教看無字話頭。云云答榮茂實。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借。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

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怎麼說話。

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
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個道理也。這個道理。向事上觀
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疏轉遠矣。所以釋迦老
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個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
個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個屠兒。看他這三個成佛底樣
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
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爲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
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
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

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潞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潞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潞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麼。潞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敘事爲立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卧。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舉來舉去。和這舉話底亦
不見有。然後此語亦無所受。驀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
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示趙師重。巖頭云。若欲他
時播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
大丈夫所爲。巖頭之語。非獨發明雪峰根器。亦可作學此
道者萬世規式。所謂曾襟流出者。乃是自己無始時來現
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_比。比量矣。比量是外境莊嚴
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從現量中得
者。氣力粗。從比量中得者。氣力弱。氣力粗者。能入佛。又能

入魔。氣力弱者。得佛境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是噴地一發爲誰的耳。纔得這個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卽真。所謂胷襟流出。蓋天蓋地者。如是而已。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爲胷襟流出也。示會叔遲欲學此道。當於自己脚跟下理會。纔恃秋毫知見。卽蹉過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息通了。種種知見。無非盡是脚跟下事。故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卽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如今。若如今不越一念。向脚

跟下頓亡知見。便與祖師把手共行。未能如是。切忌向知見上著倒。示陳次仲學世間法。全仗口議心思。學出世間法。用口議心思。則遠矣。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蓋心意識乃思量分別之窟宅也。決欲擔荷此段大事因緣。請猛著精彩。把這個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斷。便是出頭時節。正當恁麼時。方用得口議心思著。何以故。第八識既除。則生死魔無處棲泊。生死魔無棲泊處。卽思量分別底。渾是般若妙智。更無毫髮許爲我作障。所以道觀

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得到這個田地了。儘作聰明。儘說道理。皆是大寂滅。大究竟。大解脫境界。更非他物。故盤山云。全心卽佛。全佛卽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須行住坐卧。勿令心意識得其便。久久純熟。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示謝廓然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腳。踢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

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非却不是也。如人
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
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
雖不受。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
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
聖於中往來。答曾天游心火熾然。熠熠不息。貪慾嗔恚癡繼
之。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不覺
被五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不離貪慾嗔恚癡。
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爲護法善神。且非強爲。法如是

目錄

卷三十一

大慧

故。示謝廓然

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不在

日用應緣處。然雖如是。第一不得捨却靜處。鬧處。日用應

緣處。思量分別處。參。忽然眼開。都是自家屋裏事。示聶寺丞

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浸久。自然打成一片。何處

爲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

子聚會時。思量善惡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

千萬記取。示熊叔雅

這個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

裏。開眼處。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處。便道著合口

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十

了也。答劉彥冲

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

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

卧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

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厮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示

聖錫

古德有言。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恐當人信不及於。

日用應緣處。被外境所奪。不能純一做工夫。則成間斷。當

間斷時。未免方寸擾擾。遮卻是個好底時節。佛言。居一切

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

無了知。不辨真實。便是這個道理也。這個道理。說似人不

得惟證悟者舉起便知落處

示謝廓然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

書之後每遇鬧中躲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這躲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却又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躲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此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

量者。悉皆如夢。切忌取躲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會鈍。總不干他利與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事。正當躲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耳。示陳季任 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元妙領略。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

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于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卽有不說時。卽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你道不商量時。是個甚麼。恐人不會。

又自云更是甚麼。答張安國

大凡涉世有餘之士。少膠於塵

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箇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根株猶在。甯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須于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示富季申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放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僧問古德。學人於奈何不

得時如何。古德云。我亦然。僧云。和尚爲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去。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你。這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卽是樓樞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卽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答樓樞密

樞密

與向伯恭論夢覺書

見隆慶閑師章中

示諭臘月三十日

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消隕矣。塵勞之心。旣消隕。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個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眾生。入涅槃底時節。

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劉答高季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眾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炳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

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鈍根。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同光返照。只守鈍根。更增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個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個鈍底。參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矣。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筭後。則仍是空拳指上生實。

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無有了時。答陳季任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闕略。朝夕惟以某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耳。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個汪彥章更無兩個。只有一個汪彥章。更那裏得個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眞個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

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有別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忠彼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卽是人位。卽不是妙喜已。

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個注脚。人位卽是汪彥章。信位卽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伫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答汪彥章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

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個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諾。諾。古來幸有恁麼榜樣。慢向這裏提撕看。是個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這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不得已。應病與藥。略爲居士指個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個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

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個甚麼。只向這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

答李茂嘉

士大夫學道利根者。蹉過鈍根者。難入難入則自生退屈。蹉過則起謗無疑。若要著中。但將蹉過底移在難入處。却將難入底移在蹉過處。自然怙怙地。不作難入。蹉過之解矣。得如此了。却好向這裏全身放下。放下時亦不得作放下道理。古德所謂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陳示

仲次

昏沉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前。但

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怙怙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勝工夫。只這便是工夫也。答富季申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絕。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遏捺。只就瞥起處看個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無正當恁麼時。如紅鑪上一點雪相似。眼辨手親者。一
趕趕得。方知嬾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
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
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答劉彥冲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
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
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
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
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塵情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眾
生顛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本

無差別。迷已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怛怛怛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個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

惑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但只看個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元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處隨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個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即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

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云云。盡是元沙所訶底病。寂照邪禪埋人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詞。如

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廝厓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坡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個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個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個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除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

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却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個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這個道理也。作鈍榜狀元亦不惡。只怕拖白耳一笑。答宗直闕。知迷不悟是大錯。執迷待悟。其錯亦大。何以故。爲不覺故迷。執迷待悟。乃不覺中又不覺。迷中又迷。決欲破此兩重關。請一時放下著。若放不下。迷迷悟悟。盡未來際。何有休歇。示黃伯成。又云。學此道未得個人頭處時。覺得千難萬難。聞宗師舉著。愈覺難會。蓋以取證

求歇底心不除。反被此作障礙。此心纔歇。方知非難。非易。亦非師家可以傳授。欲得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到彌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參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個有筋骨底。纔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劍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

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下。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溪和尚。初參臨濟。濟見來。便下繩牀。驀胸擒住。灌溪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灌溪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如此榜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粗心。灌溪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答曾天游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爲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旣荷至誠。不敢

自外據款結案葛藤少許。只這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爲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自言爲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這三顛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从从自然。不作這個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

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他識得知解起處。旣識得起處。卽此知解便是解脫之場。便是出生死之處。旣是解脫場。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旣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答富季申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道再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

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卽隨人顛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辨。邪正不分。蓋不了此性。此心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爲實。認此心此性爲真。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

藏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
卽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爲非。以妙明不
滅不生爲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爲
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爲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
曰。一切二世惟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中無有依處。一
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絕。則此
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寬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
照徹十方。覩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自然與此
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今本無悟。悟卽迷。迷卽

悟向卽背背卽向。性卽心心卽性。佛卽魔魔卽佛。一道清
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
既得恁麼。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爲實。若以爲實。
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
期。到這裏無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
來看馬大師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趙州庭前柏樹子。雲門須彌山。大愚鋸解秤鎚。嚴陽尊者
土塊汾州莫妄想。俱胝豎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
方便也。妙道思之。示妙道禪人。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

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矢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

異。答呂隆禮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能。無別無

同。但知能行者。卽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

水底坐。叫渴。飯籬裏坐。叫饑。何異。當知禪語卽佛事。佛事

卽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

答樊茂實

擔荷此段大事。因

緣。須是有決定志。若半信半疑。則沒交涉矣。古德云。學道

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欲知到頭

處。自境界他境界。一如是也。

示李獻臣

又云。趙州和尚云。老

僧十二時中。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是

這老和尚真實行履處。不用作佛法禪道會。無常迅速。生死事大。眾生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若不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腳亂。如落湯螃蟹時。方始知悔則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示聶寺丞欲學此道。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搖。方有趣向分。佛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又云。信能超出眾魔路。示現無上解脫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耶。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

境遇緣心生疑惑。乃是於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滅煩惱本。遠離諸難。是皆由於無決定信。被自己陰魔所撓故也。若能一念緣起無生。則不越此念。卽時超出魔路。所謂魔路。亦非他物。乃是昧卻此心。於此心外妄生差別諸見。而此心卽隨差別妄念流轉。故成就魔境。若能直下信此心。決定本來成佛。頓忘諸見。卽此魔路。便是當人出生死菩提路也。示鄧子立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尙能畱形住世。不被寒暑所侵。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

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若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答會天游 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著。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浪將去。作善多。作惡少。則隨善業生人。

天十善之家去。既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
精進堅固不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月三十
日。善惡兩路。拘執我不得。示鄭兩府宅。

指月錄卷之三十一終

指月錄卷之三十二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酬答法要之餘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
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
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
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
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

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奈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黃面老子曰。不取眾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卽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卽波旬說。山野平昔有大誓願。甯以此身代一切眾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暗一切人眼。公旣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著

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并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卧。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

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此舉水潦見馬祖。鼓山見雪峰。慧明大庾嶺見六祖。三師悟緣見于三師章。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會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時面稟之語。請書于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

是事。答李漢老李又具書云，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
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
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
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師
又答書云：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
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
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公旣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割其正性，除
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
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惟一
真實在。又如桺檀，繁柯脫落盡，惟真桺檀在。斯違現業，除
助因，割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
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師又與江少明書云：承連日去，與叅政道話甚善，甚善，此
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覩見古
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

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

卽曰蒸溲不審燕

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真個作得個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熱碗鳴聲。公旣於此個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

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得個瞥地處。卻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答劉彥修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爲功名所移。不爲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強爲。亦法如是故也。大率屬

學爲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爲道。只管如博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性卽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峰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今看來。這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

性之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卽背此性。作有義事。卽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卽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峰所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

之所能哉。所以云爲學爲道一也。

答汪聖錫

予雖學佛者。然

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示成機宜季恭又云。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卽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汙矣。又云。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

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便是
這個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未有孝於親而
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
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
了。爲學爲道一也。爲學則學未至於聖人。而期於必至。
爲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示莫潤甫
又云。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爲先。心術既正。則造次顛沛。無
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爲學爲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
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老氏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

省曰錄

卷三十二大慧

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忘指。得魚忘筌。爲第一義。則不爲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士大夫不會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爲空寂之教。戀著個布袋子。聞人說空說寂。則生怕怖。殊不知只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

密密助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術。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原不會說留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爲爲自然歸宿之處。自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示張大尉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外外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示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

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答珪和尚。既已承當個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塲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敎，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向未扃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

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爲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答逮長老。又云。衲子到室中。下刃要緊。不得拖泥帶水。如雪峰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個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旣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眾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掇筆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

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這個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說。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示李獻臣。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雖則一期應病與藥。未免操生招箭。而今未了底。聞此語而

不疑。則大珠空費老婆心。已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心與物俱是乘法。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示空慧四則右一既有個趣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漫捉。擗則個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峰道底。二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遂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汝問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多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三國師三喚侍者。請瑞巖喚主人。公話睦州擔板漢話。投子漆桶話。雪峰毬毬話。風穴佛話。

這六個老古錐。各欠悟在。妙喜怎麼道。大似掉棒打月旁。觀看之。不爲分外。四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個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叅前輩。於宗門中有真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個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個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

來便打眠。管甚無生話。這三個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見得冷地看看。
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
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禪
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禪裏。在不開不合處
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禪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
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禪裏。要出三老圈禪。則
易。要出妙喜圈禪。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
了女。卻緩緩地來。爲你說破。因記得古德一偈。并書其後。

庶幾快然不在中途躲根。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個問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婚女嫁。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儘在外邊走。亦怪妙喜不得。示羅快然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花。忽然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潞山和尚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道。永無退失。又雪峰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得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尊宿所見。

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一人以從緣而得爲是。一人以從緣而得爲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人。咦。鵝王擇乳。素非鵝類。知立禪人。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不知。雲門直爲你說破。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段不同。收歸上科。示知立禪人。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也。逗漏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

誰云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咄。雪竇亦逗漏不
少。或有人問。只如會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
同別。雲門卽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
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室者。咄。亦
逗漏不少。答曾天游石頭和尚云。謹白衆人。光陰莫虛度。
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著。狂亂
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
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答劉彥冲古德云。句能刻意。意能刻
句。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又云。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如

招慶問羅山云。巖頭和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遂喚大師招慶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便作禮而去。三日後復來問。前日和尙意旨如何。山云。我盡情向汝道了也。慶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如是。據你疑慮。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又禮謝而去。後有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又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帶角。欲了從上來事。當以此段因緣。時時在念。然不得著意穿鑿。穿鑿卽錯。示黃伯成。僧問趙州。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

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栢樹子成佛。看此話。不得作栢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虛空落地時。栢樹子成佛。栢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定也。思之。示聶寺丞梁武帝問達磨。朕造寺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之隨形。雖有而非實。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契。達磨遂渡江之魏。如今要見。

真功德。不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取。若透得此二字。一生
參學事畢。示謝機宜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
不能卽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個中人。想當亦
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
迴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
麼生迴避。曰。眾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
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居
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
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

也。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眾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上還信得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秘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答劉季高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

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親切於無了知不

辨眞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琴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答林少瞻

室中垂示

師云。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我是。昔雲蓋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憇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

是個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還本住雲蓋。若以本較智則太遠。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寶峰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元爲五斗。蓋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得一轉語。武庫又云。師在寶峰時。元首座極見喜師。嘗乞假訪李商老。歸元見遽云。噫。野了也。無常迅速。師不覺汗下。可見其人矣。今時人只解順顛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卽心是佛。却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是佛云。燈籠緣壁上。天臺便道是奇特。豈不是順顛倒。嚴陽尊者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云。土塊如何是法云。地動也。如

何是僧。云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云前面江裏。師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真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瘡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籬根下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師一日云。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去。便罷。叅乃云。今時一般宗師。爲人入室三五遍。辨白他不出。却教他說悟處。更問你見處如何。學人云。

某見處說不得。却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恁麼地。如何爲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間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師繼得臨濟示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子。那裏便是見他處。須是如此始得。山僧待人志誠。須是資質是始得。此是一超直入如來地。參禪須是直心直行。直言直語。心言直故。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僧問雲門。如何

是佛門云乾矢橛。擬議思量已曲了也。何況脫空耶。今時兄弟知見情解多。須要記閑言長語來這裏答。大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被人問你。手中是甚麼。却放下拈起一個土塊。可煞癡若恁麼。衆到驢年也不省。我這裏無法與人。祇是據款結案。恰如將個琉璃瓶子來。護惜如什麼。我一見便爲你打破。你又將得摩尼珠來。我又奪了見你恁地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且道。旣稱善知識。爲甚麼却要殺人。你且看他是什麼道理。而今兄弟做工夫。不省

這個過在何處。只爲要去明他。且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是你將一轉語。便去明得麼。若明他不得。古人忒煞直截。你不肯去直截處行。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師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予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却云。你恁麼方始是徹。後頭却恁麼撒矢撒尿。却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却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予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

是無此藥。師云。切忌外人開此粗言。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

普說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麼作法。到這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會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個個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

旨旨錄

卷三十二大慧

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未有世界先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會動著一絲毫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默照邪禪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甯帖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鑪去冷湫湫地去將這個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這個獼孫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

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
佛出世。不通懺悔。彼中有個士人鄭尙明。極聰明。教乘也
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故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
妙喜室中。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
與和尙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
歇處。和尙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尙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
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
不是佛默然。毘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
維摩詰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

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遊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麼却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妙喜曰。尙明。你問我得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你三拜。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卽就你屋裏說。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會讀莊子麼。曰。是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

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註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個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個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

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個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個座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

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個道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才辯用一點。不得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利利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爲眾生根性狹劣。不到三

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爲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劒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王家。尙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尙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來入室。乃問他今年幾歲。曰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篋劈脊打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尙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

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個肉團心。分別不行。有個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既你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個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

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
 知。卽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教他不坐在無言無說處。
 肯來這下做工夫。答曾天遊云。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
 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這兩句。一生參學
 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猶但
 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
 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
 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
 一向虛生浪死。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
 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
 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又云。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
 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
 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
 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
 教惡覺現前。遮個又是認著。觸體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
 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

爲實則生死心矣。遮個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答劉彥修云。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向閭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答張安國云。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誑人以悟爲建立。自旣不會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嘗爲衲子輩說世間工巧伎藝。若無悟處。尙不得其妙。况欲脫生死。答榮茂實云。有一種唱邪說爲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第二頭。殊不知爲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爲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爲山疑誤。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黃德用請普說。德用黃端夫子端夫初懇吳元昭撰疏乞分楊岐一枝至其家庵開法。師遣彌光應。

其請時端夫卒德。德用毘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用毘仲請師普說。普說舉揚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喚甚麼作宗旨。宗旨又如何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各設奇特。逐旋捏合。疑悞後毘。不可勝數。叅禪者既不具擇法眼。爲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卽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個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他。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

問入室卽時將渠悟入處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引萬行品中錯證據處。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來。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是無。爲是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爲非想。爲是行。爲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更爲渠說而

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固緣。妄生穿鑿。或者以良久默然無言。無說爲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不是真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卧。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爲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

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他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主。牽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處。凡通入處。未不由見物而悟者。未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粘定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是福州人聯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

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眾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有僧出眾云。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尙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眾。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特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自

是和尙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鋷。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牯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他自問牯牛。牯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鋷。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答云。在心內。古德云。你著甚死急。心內著一片石。眾中商量云。不合以內外答他。若以內外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尙還識羞麼。或。

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瞠却眼。如小兒患天吊。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努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句證據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柏樹子洗鉢。孟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個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添得個瞠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巴鼻。莫謗他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

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卽大瞠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以爲把得定。作得主。不受轉喚。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卽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瞠眉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不可瞠眉努眼。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禪也。學

人見雲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這般底。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說著佛法。說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亦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凡有問答。一一具實。祇對平常無事。天是天地。是地。露柱是木頭。金剛是泥塑。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真淨和尚云。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事。毒者却以此言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話。一應

應過謂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這僧致得偈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卽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卽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遮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

執著若不執著。便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卽真。更有甚麼事。或問他父母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祇對和尚。將個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連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與別人。直是耐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尙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

中只問渠個狗子無佛性話。便去不得。方始知道叅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叅不得。後世叅。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驀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叅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菔。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

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眾且道。說個甚麼。咦。疑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個不說道理。如檀越執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個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又恐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矢溺。道在穉穉。道在瓦礫。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眞塵盡是本來人之頭。渠看此語。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

曰。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個悟處。遂連作數
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寥廓強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
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
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
曰。羶羊過後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絃彈一曲。
清風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
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疎。山僧向渠道作得
頌也好。說得道理也是。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作一頌。
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遮一櫬掃除。大家都

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這個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矢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卽心卽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旣不可如此。須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慙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法。

無人情乃相信。既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矢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曝地。若以渠作從官。捨財。叔庵置莊田。供眾。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參禪分也。非但失却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他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這個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個

有五雙眼。皺瞞地。縱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個領字。或來手中奪却竹篋。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無一個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八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千万萬了也。既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眾。蓋黃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往彼住庵。亦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普說。亦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昭。既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

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下座。秦國

夫人請普說。

夫人計氏法真張魏公浚母也。少寡居屏去

爲夫人指示。夫人問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因舉

承當等語。且令暫輟禮誦。專意看話。得透話頭。則禮誦皆

妙用。夫人遂諦信。一日忽洞然。因自述悟緣及數偈呈師。

偈有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

新師見而肯之。以誕辰請師普說。章首問答敘事不錄。

今日是秦國夫人計氏誕辰。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

說些禪病。且與秦國結大眾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

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

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

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卽心是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有甚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矢橛。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個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

女答曰。舍利弗。汝既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眾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怎麼問。月上女怎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參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

人每日上來下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行。益長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矢。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卽心卽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這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旣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嗅。同一舌嘗。同

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卻被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一時紆曲了。且那個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這個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旣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黃檗道。汝等諸人。盡是墮酒糟漢。恁麼行腳。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檠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個話頭。便是個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眾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噯酒糟便是齧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瀉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鵝類。瀉山云。此實難辨。只如瀉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這裏。須是個人始得。既不會這個。

定將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鋸解秤鎚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這個道理。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南嶽和尚道。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馬祖聞舉。豁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

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和尚知其不凡。故將磚去他庵前磨。祖云。和尚磨磚作甚麼。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南嶽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卽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他時節已至。卽向他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

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他家計。卻更要他納物事。教他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個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個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這馬祖便是掠子也。馬祖旣得法。直

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通個消息來。遂囑一僧曰。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他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眾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個。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師。卻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

眾曰。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勅。塞下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爲山僧註解云。這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個阿師。卻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

會這個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會有個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板。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卻成擔板。晦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一喚便回。爲甚不成擔板。這兩個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若是個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這裏打之透。既不會這個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祖師云。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個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作麼生。這裏豈容貶眼。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眾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生是

望州亭相見。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歸堂。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這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底麼。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驢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惟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

遷。此頌分明爲你說了也。旣不會這個。定又錯會。沙道。諸方總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眾云。要識。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麼生接。山僧

向他道。齧人矢。概不是好狗。又卻去不得。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平沙一坑埋卻。山僧昔年曾請益。一個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卻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腳。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尙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爲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個道理。是甚麼道理。

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踢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個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別卻一雙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繆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問頭。

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相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卻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又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巖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真。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卻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生叅學事畢。旣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瀉山五峰雲巖云。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瀉山云。卻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峰云。和尚也須

併卻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眾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賊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怎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上。當怎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

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閹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眾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卻又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這僧若是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他既不能。卻被德山道。未踢船舷。好與三十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且喜沒交涉。參禪若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

語生解。解註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怎麼解註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卻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這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栽荆棘。掘矢窖。或若有個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這裏栽荆棘。掘矢窖。也不是。卻作麼祇對。山僧有個推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偈國不錄秦喝一喝下座。

示眾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江。似波隨眾水。且那個是無分別底大智。那個是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是粗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掀倒禪牀。喝散大眾。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壅之類。是大智麼。若作這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鞋。挈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證實悟。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證自悟處。指似人。瞎卻人眼。況無證悟。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大人。到這裏無插足處。你小根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卻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這般底喚作地獄。滓十方施。

主。一粒米一丕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
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成。如何消得。你諸人決欲繼。
紹此個門風。須知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
怎麼事。便閉目藏睛。作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這個。
儘你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真個心境一如麼。直須啐地。
折。噪。地。斷。拈。卻。欄。腰。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
不著差排。你不見嚴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你。
諸人一生在叢林。叅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間多。
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非。向古。

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爲窠。曰於經教中聲
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曰於古人公案上得滋
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語爲窠。曰於心
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窠。曰於寂默無
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睛。威音那畔。坐在黑山下。
鬼窟裏。不動爲窠。曰於日用動轉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
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曰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
不在舉動施爲處。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
石火閃電光爲窠。曰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所重。若

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不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暗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暗。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心無所起。於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重。則自然赤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在你卽今。便要恁麼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作眾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此心。朗然獨脫。纔覺恁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

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麼田地亦不得采顧著若采顧著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個道理惟證者方知。諸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真出家兒。若心不證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草。此心廣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名立字。一切與伊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顛倒著個名字喚作真如佛性菩提。

涅槃強立種種差別異號爲你眾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故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何差別。你若不悟。求奇特解會。不實證實悟。不悟此心決定是佛。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喻而顯示。終無有喻能喻此。說個廣大已是限量他了也。況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這蠡中之水。未入蠡時。卽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

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只有許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蟲。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心。蚊蟲阿修羅。喻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心外更有什麼實底物。爲你作障礙。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爲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卻不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卻不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卻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住處。

只我亦自不知住處。他人又如何尋得。這個是活底門戶。死卻現行。方可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我立地看你究取。卽不會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纔成卽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麼道了。便撥無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

作無佛法知見。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無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個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悟。不覺失聲云。噫。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來竟有過無過。而今卻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什麼。便恁麼道。臨濟於大愚肋下。捏兩捏。愚遂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庵和尚頌云。資糧更不著些些。歧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

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
夫兒豈自乖。脅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又端和
尙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
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據這兩個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
作他兒孫。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不著些
眼腦。看是個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麼遮障。諸
方有奇特差別。海蠡兒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討他那語。
又是識破這語。又是不上他鉤線。不入他圈穢。這語又是
偏正回互。這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擡頭。又有一種以楞

嚴宗鏡。龍濟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之腳跟下事。謂之基趾。謂之懸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爲心。既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句。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現。盡大地是個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之類。配爲體中。予函蓋乾坤句。以三腳驢子弄蹄行。

鋸解秤錘。火裏蛆螻吞大蟲。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
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凡語言注解不得處。便道
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如此之類。謂之句中。截斷眾
流句。如踢著秤錘。硬似鐵。踢破草鞋。赤腳走。饑來喫飯。困
來打眠。山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
二十九。如此之類。謂之句中。隨波逐浪句。豈不見汾陽
和尚頌云。三。三。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
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子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
髓。卻來逐句下解注。謂三。三。三要事難分。是總頌。得意忘

言道易親。是體中。一句明明該萬象。是句中。重陽九
 日菊花新。是。此是前輩中負大名望。有真實悟處。
 而太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此。瞎眾生眼。其餘裨販之流。
 不待言也。想汾陽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三
 要事難分。得意忘言。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
 菊花新。怎麼道了。更將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
 才。有大智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這般去就。正好捉來
 活埋。免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眾盲。問著三要。卻注解
 不得。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百丈野

狐歸宗斬蛇。大隨燒畚。趙州勘婆子。勘庵主。睦州擔板陳
操。尙書勘僧。多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山道。卽太煞道。只
道得入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
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
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
追盡神通。呈盡伎倆。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
待舉立僧住院。密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
魔說。又有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隨
燒畚。趙州勘婆子。勘庵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

事貴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麤人雲居卻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道濕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卻云不濕是觸諱而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以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卻來白處說黑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

更引洞山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兒爲偏中正。卻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消息。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

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妙挾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亦是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種諸雜萬象。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眾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無偏。故云虛平要道。無著真宗。從

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平。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真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耶。又引浮山作大陽真讚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乎。唱道也。似這般說話。須教你燒頂鍊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

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這般茶飯麼。我且問你。臘月三十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時。還著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時。欲觸諱作粗人。亦不可得。況能敵他生死耶。又有商量。洞山示眾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作麼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云。

不得色。如何是功。功云不共。向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有功勲而間斷也。奉時作麼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勲之所立。纔向卽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旣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卽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勲也。功時作麼生。功卽用也。答曰。放下鉏頭時作麼生。把鉏頭是用。放下鉏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勲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其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

個無用底。無用卽用也。若作一色。卽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勲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越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勲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旣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個注腳。也要諸方點檢。不見

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
法。又道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
雖是垂慈。皆在未屢已前著到。如三平三要。四種料揀。十
智同真。亦是這個道理。妙喜怎麼道。不是貶剝諸方。且要
個中人辨明。縑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
古人公案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乎妙上。也不在有無
得失邊。如火相似。觸著便燒。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卽真。信
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是得便
宜。似這般底。只是弄個業識癡團。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

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功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寃有頭。債有主。又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卻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

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尙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慚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這般人。我與你說這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這般人。我當面換卻你眼睛。謂之奪卻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

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惟自謗。亦乃謗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螵兒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我這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卻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是強爲。法本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趁色力強健。猛著精神了取。莫愛他奇特。奇特處賺誤人。雜毒在心識裏。他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脫。更說甚麼敵他生死。世間無明煩惱。都有限量。一念識破。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眼。使

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因。返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方識得破。不被他作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腳折。若是個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汗我耳目。你若不是個手腳。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多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佛子。真心無定。真智無邊。我

若縱這兩片皮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
斷。亦不借他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
子不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眾生失
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會得。失亦不會失。得失在人。
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
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你禪和家個
個念得。還會略著意理會麼。祖師安個名字。謂之信心銘。
只要諸人信此廣大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
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

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信此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使好向這裏放身命。若放不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立。喝一喝。下座。到雪峯普說有云。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既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來。一句去。道我答得。不答得。妙學者。不識好惡。聖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這般不材不淨。蘊在胸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又錢計議請普說有云。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法眼。下。瀉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不緊。老漢在眾中時。嘗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爲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這個作有語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倘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這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花不似他我如此說時你便會得了卻濟得甚麼事這般底不要學大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又示黃伯成云古人入門便棒使喝惟恐學者承當不性燥況切惛惛惛惛說事說理說妙草裏輓耶近年以來此道衰微據高座為人師者只以古人公案或褒或貶或密室傳授為禪道者或以默然無言為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為禪道者或以眼見耳聞舉覺提撕為禪道者或以猖狂妄行擊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一切撥無為禪道者如此等既非卻那個是著實處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具眼者舉起便知右皆指斥邪解警語而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又最警策也無厭葛藤

被機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初依圓悟。次謁佛心。既謁師。師問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舉佛心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師曰。汝意如何。光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注腳。師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光毅然無信可意。師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忽憶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恍然無滯。趨告師。師以舉道者見瑯琊及乎沙未徹語詰之。光對曰。師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

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談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師問汝還疑否。光曰。無可疑者。師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師令究有句無句。師過雲門庵。光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某處。師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能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因益疑。後入室。師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師

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卽大悟。師搥鼓告眾曰。龜毛拾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頌曰。一桺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福州西禪鼎需禪師。幼與進士年二十五。偶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在期難之。需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爲比邱。一錫湖湘。得叅名宿。結庵於羗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眾於大乘。嘗問學者。卽心卽佛因緣。師方庵于洋嶼。光

公與需友善。因謂曰。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需不答。光以計要之。至會師方爲眾入室。需隨眾在列。師問卽心卽佛話作麼生會。需下語。師詎曰。你見解如此。敢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處。悉排爲邪解。需自惟繆戾。涕淚交頤。默計曰。我之所得。既非。則西來不傳之旨。果如何哉。一日師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師拈竹筴劈脊連打。需於是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師又打一下。需禮拜。師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之以偈。

玉泉曇懿禪師與育王遵璞禪師偕叅

圓悟自謂不疑。懿出世蒲之祥雲。璞佐之法席。頗盛。師入
閩。知其所見未穩。恐誤眾。致書令來。懿猶豫。師小叅。痛斥
其非。懿乃破夏來見。師鞠其所證。曰。汝恁麼見解。敢承嗣
圓悟老人耶。懿歸。遂退院。偕璞同依師席。一日。師問璞。三
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個老漢。還有出
身處也無。璞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你這一拳。爲興化出
氣。爲三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師劈脊與一棒。且曰。你
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又一日。聽別僧入室。師問僧曰。德
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

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八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這四似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師曰。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忽有省。懿一日入室。師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懿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師喝出久之。師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懿亦有省。聞善道謙禪師初依圓悟。既從師庵居泉南。及師領徑山。令謙往長沙通紫巖居士書。謙自謂我叅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復廢歲月。意欲無往。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格便叅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行。在路

泣語元曰。我叅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中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曰。你但將諸方叅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會理。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謙曰。五件何事。元曰。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馳個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領旨。及謙通書歸師於半山亭。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謙聞曰。老漢驗人處。應不讓釋迦。謙示眾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卻此四個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個路頭。

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矢橛。管取呵呵大笑。瑩仲溫極賞此語。

薦福悟本禪師。久依師不見印可。遂欲發去。師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我已識也。既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個不會。本語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茲益銳志參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師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師遽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本尋過謙公于建陽庵中。謙適舉保甯頌五。

長月錄

卷三十二大慧

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閒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本曰。因甚麼卻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友朋琢磨之益。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駭然可使後世想望風采。唐中舍文若於道自謂有所入。每聞僧言師有未語。已前之驗。未之信。師自梅還時。薦于舟次。見師。師見便曰。莫是子西之後否。唐曰。家大人也。師曰。尊翁在無盡策。相從甚久。不如公有個無師自得底道理。但未喫得徑山手裏竹篋在。唐俛首感嘆。炷香致敬。連檣而之。鄂渚勤扣請焉。育

王佛照德光禪師。初依光化吉禪師。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腳在。拈棒劈脊。便打出。光於是有省。既謁諸名宿。終不自肯。適師領育王。光依法席。師室中問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師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雁山能仁。祖元禪師。初謁雪峰。預佛心才。皆已契機。及依師於雲

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個。師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卻惺惺。饑飡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蔣山善直禪師。初叅師于回雁峰下。一日師問之曰。上座甚處人。直曰。安州人。師曰。我聞你安州人會搯撲。是否。直便作相撲勢。師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直打筋斗而出。師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年三十許。謝世。

緣而徧參名宿正信已具。及師住徑山。總依結夏。聞師陞堂。舉藥山參石頭馬祖語。豁然頓徹。師下座。馮濟川隨師至方丈。曰。某理會得適來和尚所舉公案矣。師曰。居士如何。川曰。恁麼也不得。蘇。噓。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噍。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噓。噍。哩。娑婆訶。師舉似總。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謂卻是莊子註郭象。師見總語異。因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燒。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俱。拋。卻。羸。得。莊。周。蝶。夢。長。師。休。去。川。疑。總。所。悟。未。實。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

六個不遇知音。祇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如何理會。總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川大驚。一日師挂牌。次總入室。師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卻去莊上喫油糞。總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個消息。師曰。我放你過。你誠道看。總曰。妙。總亦放和尚過。師曰。爭奈油糞何。總喝一喝而出。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則心慕楊文公呂微仲之學。謁寶印明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公。問此

事人人有分。個個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個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則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正提柏樹子話。聞蛙聲。釋然契入。述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腳痛有玄沙。禪林類聚云。公謁胡文定公。問修己治心之道。胡曰。公但熟讀孟子。將他言仁義處。類作一處看。一日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有省。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不覺大屈。明謁法印。一公機笑。汗下被體。遂述偈同上。錄以博異。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王僧惟尙纔見。乃展手。

公便喝。尙批公頰。公趨前。尙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
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尙又作麼生。尙舉馬祖陞堂百丈卷。
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尙大呼張學錄殺人。公
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尙曰。祖禰
不了。殃及兒孫。尙大笑。公呈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
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紹興癸
丑魁多士。復謁尙于東菴。尙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
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
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蟇窟裏果沒蛟龍。公

一日訪規首座。纔相見。規便問。承聞學士因蛙鳴。有個入處。是否。公曰。那裏得這消息來。規云。現成公案。諱作甚麼。公厲聲云。火發也。規顧視旁僧。公云。燒到你腳跟也。規云。將謂你有長處。元來只在這裏。又一日。同規圍爐坐次。規驀拈火抄云。不得喚作火抄。畢竟喚作甚麼。公乃掣火抄。踢倒湯瓶而出。師董徑山有傳。師語要至。公公閱而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逮庚申。造徑山。一日與馮濟川諸君議及格物。師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師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師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

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象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掣其首。時閬守在陝西。首忽墮地。公頓領微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師肯之。又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復理會。臨濟四料揀。則甚議論。師曰。公之所見。祇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耶。公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師曰。余則不然。公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州城。殺卻吳元濟。公于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踢而開。或與聯輿接。

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某了末後大事。實在老人處。此辦香不敢孤負他也。辛酉公丁父憂。過徑山。飯僧。秉鈞者謂公與師議及朝政。遂竄師于衡陽。公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放還道次新淦。而師適至。相見。惟劇談宗旨。未嘗一言及往事。時公甥于憲侍次。公令甥拜師。憲曰。素不拜僧。公曰。汝試扣之。憲遂舉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問師。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

賢鑿破否。師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公顧憲曰。子拜何辭。公與三川道人論不愁念起。惟怕覺遲。公頌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搃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遼東隴西。撒手便到。何慮何疑。神劒在山。鏐冷光寒。魑魍魎。莫之敢干。此名真覺。秦時轆轤。師磨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太虛遼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轆轤。何時作。公後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

供其二回食以飯糍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盃悉爲乳。公述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倘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鶴子便到新羅國。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師排默照爲邪禪。心疑且怒。過師。

觀聽。值師方示眾舉趙州柏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士忽領悟。謂師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此生。後有書與師諮詢錄于前士病將革。以偈寄教忠彌光禪師曰。曩歲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公答曰。胡牀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入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士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變。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昔

矣。

履略

師三十七歲而悟道。庵居者十餘年。及主徑山。法席之盛。冠於一時。既以子韶與當路相左。貶於衡陽者十年。復移梅陽五年。梅乃瘴癘之地。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憧憧不絕。歸領育王二年。復領徑山四年。退老於明月堂三年。隆興元年癸未七月十二日示疾。十四日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八月九日。訓勉四眾曰。吾翌日行矣。至五鼓。親書遺奏及紫巖居士書。侍僧了賢請偈。師厲聲曰。無

偈便死不得也。援筆曰。生也恁麼。死也恁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塔全身于明月堂之側。語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年譜作六十卷。年譜所載書問。法語普說之目。今藏本多不具。不知此三函者何人所節畧。續燈謂從師得法。如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沒。語錄世不覩全本。弟子之超卓。又蚤世。不久開法。俾法嗣廣布。爲人天眼。甚哉末。○原本止此。破山法之可悲也。係續刻附加也。

破山海明禪師。蜀之大竹縣人也。姓蹇氏。父諱宏。母氏徐。娠師十有五月。生於萬曆丁酉正月二十一日午時。形貌端正。天資過人。成童娶妻生子。年十九。忽厭世務。詣本郡佛

恩寺禮大持律主爲師。命名海明。號旭東。因聽慧然禪師講楞嚴經。至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終日疑悶。每閱古人公案。如銀山鐵壁。遂出蜀。見數耆宿。罔決其疑。住楚之破頭山。刻期取證。以七日爲限。至第五日。發急。到萬丈懸巖。誓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將及未時之際。人境雙忘。眼前惟見一平世界。舉足經行。不覺墜於巖下。跌損左足。頓覺從前礙膺之物。泮然冰釋。遂高聲云。屈屈。自此出山南行。遍參尊宿。聞天童密雲和尚赴金粟。請師徑造焉。機鋒相契。遂

職充西堂。後辭粟暫住茗溪。己巳冬。嘉禾紳衿請主東塔。學者歸之如雲。壬申春回蜀。卓錫於萬峰古刹。凡十餘年。及至甲申兵起。有李鶴子者。殘忍好殺。師寓營中。委曲開導。李一日勸師食肉。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命。於是暴怒之下。多所全活。壬辰癸巳間。蜀難漸平。師於梁山之金城寨開雙桂堂。四方學者復歸之。師隨其一知半解。輒有付囑。多所裁就焉。總制李公國英聞師名。敦請師至渝城。相得甚歡。李公享以牢醴。師擱筯曰。山野昔遇惡魔而開齋。今逢善友而止葷。從茲不御酒肉矣。遂辭而

歸其開學業禪堂緣起云。蓋聞佛法無主。要假人宏。得人則興。失人則廢。所以逢人不可無也。是人也。非生而知之者也。吾教建叢林。立規矩。意在養育賢才。陶鑄後學。繼往開來。如日月大明乎天下也。奈何海內叢林。悉忘此意。予不得不犯天下所忌。敢以古今興廢。試一論之。上古叢林聚眾。朝夕激揚。使悟本心。冀各爲一方眼目。輾轉傳化。續佛慧燈。以故古時穎脫者。不知其數。此佛法得人。所以興也。邇來叢林。雖在古法。盡忘招賢宏教。杳絕無聞。自愚愚人。輾轉蒙昧。致使初學有志者。無處棲泊。無人薰陶。蹉跎

白首不知佛義。此佛法失。人所以廢也。不思叢林者何所
取義。如來無量劫中修行。難得無上菩提。演布三藏。欲後
人講誦參討。自見本心。古人知此。所以建禪堂以安學者。
身心使用。方於此。卽知是中代出高人。如林內具諸棟木。
故以叢林立號。豈如今日驅賢養愚。忘本務末。以了叢林
之事。此非木之叢。實草之叢也。況諸施中。法施爲最。如來
爲法降生。爲佛子者。不知本末先後。謂之倒置。致佛日不
明者。誰之咎歟。故知達人必出叢林。興廢關乎主者。唯主
人權柄在手。指呼是從。蒞是位不行是道。佛祖甯不皺皮。

耶。明自參學以來經歷多載。見今思古。每自傷嘆。何今古相反若是耶。古亦人也。今亦人也。古人何增。今人何減。特因昧本忘恩。不思不行而已矣。若海內叢林一一皆能體佛心而行佛事。則天下咸成佛國。何今古之間然。況今教禪律人各執一邊。互相矛盾。鮮窺大全。豈知無上妙道。出於口爲教。運於心爲禪。軌乎身爲律。三法本一人行。今乃分疆自畫。去佛法遠矣。明不揣薄劣。憂佛道之不行。慮人心之忘古。欲於通津大郡。建一學業叢林。集有志縉流。究性相之深詮。窮離文之妙旨。破目前之堅礙。消歷劫之因。

執融五教十元於毛孔之中。會六相五宗於揚眉之處。通變自在。迥異常情。達摩不向東來。釋迦未曾出世。以斯先覺復教。後覺內外典籍。貴以貫融。罷參者休心無事。初進者勵志向前。不計歲月。以徹爲期。圓性達人。必從此出心。包法界體。合真空。卽一切非一切。雖度生而無生可度。佛卽我。我卽佛。雖成佛而無佛可成。佛法之興。安有涯量。故曰佛法興。莫先於得人。得人莫先整叢林。以教後學。捨此而欲佛法興者。吾莫知也。繇是觀之。無賢主。則不出達人。無達人。則不興佛法。反覆推尋。主人爲最。此位任大。毋自

抑小宜去高去慢。虛心待物。視此身爲天下學人之父母。視天下學人皆我一家之子弟。內則爲之聚糧辦衣供油。以資其歲月朝夕之需。外則爲之請出世名宿以作模範。薰之陶之。日益日損。方不失爲主人之實。雖然。明更有說焉。如來昔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誠有見於末法之弊。非主持世道者。不能宏揚吾教。願今舉世宰官達士。世道旣平。亦宜傍興佛法。蓋三寶乃世間福田。下得一種。收得一斛。世諺云。山中無老僧。朝中無宰相。安知滿朝文武。非昔修行苦行僧耶。惟冀不忘前因。各出手眼。共報佛恩。使天

下叢林。俱興佛法。賢者進而愚者化。佛教則煥然一新。王道亦不教而善。此二教兼化。并行而不悖也。願與同志共遵之。無負靈山之付囑也已。其他著作甚多。有破山語錄行世。丙午三月初十日。師示微恙。上堂垂語云。初開却運九開鑪。七十年來志不輸。每見隙駒難度尾。常聞老蚌易生珠。云云。遂出源流六張。分付眼耳鼻舌身意六人。復囑諸門人曰。吾今老於雙桂堂矣。棺槨衣衾。寔如俗人禮叢林規範。依舊行持。至十六日亥時。忽聞迅雷疾風甘霖四及。師趺坐端嚴。指燭而逝。門人不違面命。依鄉紳體制。

塔於艮龍山麓焉。住世七十年。坐臘四十夏。

指月錄卷之三十二終